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猩 紅 文

(下)

霍 桑 著

傅 東 華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文 紅 猩

(下)

著 桑 霍
譯 華 東 傅

著 名 界 世 譯 漢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分

冊 二

The Scarlet Letter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 E六七四

徐

原著者

Nathaniel Hawthorne

譯述者

傅東華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沐賡恂)

十一 一個心的內部

自從上面敘述的那一樁事發生之後，那牧師和醫師的交際雖然表面上還是一樣，實際上卻已跟從前的性質不同了。羅澤爾·乞林渥斯的智力，現在已有一條充分明白的路徑放在面前。這，確乎並不就是他當初給自己計劃的那條路。他那時表面上雖然平靜、溫和，並不興奮，但我們恐怕這個不幸的老頭兒實有一種惡意藏在他的深處，從前是潛伏的，現在是活躍了，因而他就設想了對他的仇敵施以一種空前未有的直接報復法。那就是，把他自己裝成一個信任的朋友，而使得別人把所有的恐懼，所有的慚愧，所有的痛楚，所有無效的懊悔，所有不能擺脫的疚心，都對他和盤托出。所有犯罪的煩惱，對於可以憐憫可以恕宥的世界的寬大的心都已隱匿過了，而對於不能憐憫不能恕宥的他，則不得不洩露一切祕密的寶藏，都得要毫無吝惜地濫費在那人身上，因為除此之外，這筆冤債是無法可以清償的！

那牧師的羞澀和敏感的沉着，曾經阻撓了這個計劃。然而羅澤爾·乞林渥斯對於目前的事態也並不覺得不能滿意，以爲上天爲他自己的目的而利用着報復者和他的犧牲，也許在最該處罰的地方卻饒恕了，而拿這來代替他那黑色的計劃的。他差不多可以說，一個啓示已經允許給他了。就他的目的而說，無論這啓示來自天國，或來自任何其他的世界，是沒有多大關係的。由於這個啓示的幫助，在以後他跟丁米司兌爾先生的關係中，不但後者的表面狀態逃不過他的眼目，就是他最最深奧的靈魂也似乎已提放在他的眼前，使他對於它的一舉一動都可以看見，可以理會。從此以後，他已不但是個旁觀人，卻在那可憐牧師的內在世界成了一個主要演員了。他可以隨心所欲的去指揮操縱他。他要在他心內引起一陣痛楚嗎？那個犧牲者是一徑都在拷問臺上的；只消知道那控制機器的彈簧就成了；而這是那醫師知道得很清楚的！他要拿一個驟然的驚恐去嚇他嗎？那就只消像魔術家的魔杖那麼一揮，就會躍起一個猙獰的幻影——躍起一千個猙獰的幻影，

口 | 模樣種種不同，有的是死，有的是可怕的羞慚，大家圍到那牧師的身邊來，拿指頭指着他的胸

這一切都做得十分巧妙精微，以致那牧師雖然常常恍惚覺到有一種惡勢力在監視他，卻終不能明瞭它的實在的性質的。確，他是懷疑地恐懼地，——甚至有時懷着恐怖和憎恨，——在看那老醫師的醜惡形狀的。他的姿勢，他的體態，他那花白的鬚鬚，他那輕微的毫不在意的舉動，乃至於他的衣服的樣子，在那牧師的眼中都無不覺得討厭；這在不言中是證明了牧師胸中存有一種極深的反感，深到連他自己都不肯承認的了。因為，他對於這樣的懷疑和憎惡既然沒有指出一種理由的可能，丁米司兌爾先生就覺得有一種病毒是在傳染他自己整個的心，而認為他的一切預感都沒有其他原因了。他自覺對於羅澤爾·乞林渥斯的感情惡劣，因而深自痛責，並且將由這種惡劣感情之中應該取得的教訓置之不顧，卻竭力要想剷除這種感情。這一層雖然沒有辦得到，他卻抱定了主意，要把他跟那老頭子之間向來的交誼繼續維持下去，因此就使那可憐孤寂的甚至比他的犧牲者還要淒慘的復仇人常有機會可以完成他的目的。

正當這樣一面害着肉體上的疾病，一面被靈魂中一種祕密的煩惱所侵蝕磨折，且又一任他那不共戴天的仇人在那裏擺佈的時候，這位丁米司兌爾牧師在他的神聖職務上，卻獲得了燦爛

的聲名。他之所以能夠如此，確實大部分是由他的煩惱而來的。他的知識上的才能，他的道德上的見解，他的經驗和傳達情緒的能力，都因日常生活上所受到的激刺和痛苦而一逕維持在一種非常活躍的狀態中。他這聲名，雖正是方興未艾，卻早已掩蓋了他的那班同業，那怕他們是怎樣傑出的人材，相形之下都不免要覺失色。那其中有一些學者們，他們在那神聖職業上孜孜力學的年數，已經比丁米司兌爾先生的年齡都還久些，因而他們的造詣，應該比他們這位年輕的兄弟要深得多。還有一些人，比他具有更剛強的心地，更慧黠，堅硬，似鐵，似花崗岩的智力，倘使相當地混入適宜分量的教養，就可以成爲極可尊敬，極有效能，而不至於軟化的一種牧師的。又有一些，可以說是真正聖潔的長老，平時博覺羣書，妙思玄想，飄飄然與那較好的境界有着精神上的往來，因其一生純潔無瑕，即使還穿着人世的衣服，也幾乎可以進入那境界中去的了。他們所缺乏的，就只是當五旬節落在那些得意門徒頭上的那種火燄舌頭的才能；（註一）不過那所象徵的似乎並不是用別國的不懂的語言說話的能力，而是用人心本有的言語去向全體同胞說話的能力。而那班長老之所缺乏的，就正是上天用以證明他們能夠勝任的那最後也最難得的一種證據，火燄的舌頭，除此以

外，他們是有使徒資格的。他們倘使曾經夢想憑那種熟習的文字和意象的最低微的媒材，以期表達最高崇的真理，那他們一定是徒勞的。他們的聲音，只徒然遙遠而不分明地從他們所習慣居住的上層高處傳下來罷了。

從丁米司兌爾先生的人格的許多特質上看來，大概他自然是屬於後面一種人物的。他本可以爬上信仰和聖潔的高峰去，只無如被犯罪和痛苦的負擔所阻撓，而被註定了在那底下蹣跚掙扎。就因了這樣的負擔，他纔不得不滯留在最低的平面上；真可惜他那樣一個具有靈虛賦性的人才，要不是如此的話，他的聲音是天使們也肯來聽受肯來回答的呢！但也正因有這重負擔，他纔對於人類中有罪的同胞具有一種親切的同情，以致他的心能夠跟他們的心起着共鳴，能夠把他們的痛苦容納到自己心內，並且憑他那種淒楚動人的演說，將他自己心中的痛陣去輸送進其他無數人的心。他的演說，大多數的時候是動人的，但也有時候是可怕的人家並不知道所以能使他們這麼感動的那一種力的由來。他們都把這位青年牧師看做一種神聖之奇蹟。他們想像他是替上帝傳達智慧和譴責和愛的傳聲筒。在他們眼中，連他所蹂躪的一片地面也是神聖的了。他教堂中

的處女們，在他周圍時面色都要變白，因為她們本是愛慾的犧牲者，而愛慾裏面浸潤了宗教的情操，以致他們就把她們的愛慾想做宗教的全部，因而公然的在她們那暫白的胸中帶了來，作為他們放在祭壇前的最堪容納的祭品了。至於他的信徒中的高年分子，雖則他們自己也已經老態龍鍾，但看見丁米司兌爾先生的體格那麼虛弱，都相信要比他們先上天去，因而囑咐他們的兒女，說他們的老骨須得葬在那青年牧師的聖墓旁。而在這段期間，每當可憐的丁米司兌爾先生想起他自己的坟墓時，他或者不免要問起自己，究竟那上面是否會得長草，因為照他想起來，那坟墓裏所埋葬的，一定是一件被詛咒的東西！

所以大家對他這般的尊敬，反使他感到難堪，這其中的苦痛實是難以設想的！他的真正衝動，就是要崇拜真理，就是要把一切東西都看成陰影一般，以為其中若沒有像生命中的生命一般神聖的本質，那就都是全無重要全無價值的。那末他自己是什麼呢？——是實質嗎？——或是最最依稀恍惚的陰影呢？他恨不得能從他自己的講壇上說了出來，用他的極高的聲音，對人說明他到底是什麼。「我，你們看見穿着這套牧師的玄服，——我，現在爬上這神聖的講壇，把我這蒼白的面孔

朝着天，負責在替你們跟那至高全知之神通消息，——我，你們在我的日常生活裏看出了以諾一般的聖潔，（註二）——我，你們以為我們腳步沿着我在人間的路途留下一道光，可以引導得來的善男信女進入那祝福的境界，——我，曾經把我的施洗禮的手放在你們兒女的身上，——我，曾經傾吐送別的禱詞給你們的臨終的朋友，曾把微弱的『亞們』的聲音從他們已經訣別的世界送了他們去，——我，你們所這麼尊敬這麼信任的牧師，其實全然是一團污辱，一場說謊！

不止一次，丁米司兌爾先生爬上他的講壇時，就抱定了主意，非等說了上面那番話決不爬下臺階來。不止一次，他清過了他的喉嚨，吸進了一口深長而顫抖的氣，預備再吐出時便要載着他靈魂中那點黑色的祕密而出。不止一次——不，簡直不止一百次——他會實在說出口來過！說出口來過！但是怎麼樣說的呢？他曾經告訴他的聽衆，說他是完全污穢的，一個比最污穢者更要污穢的侶伴，是最惡的罪人，是一件可憎的俗物，一件邪惡到不可思議的東西；可異的只是他們不曾看見他那可憐的身體因全能神的如火的憤怒而當着他們面前萎縮起來！還能有的比這再明白的說話嗎？難道那些人還不會由於一個一致的衝動從他們坐位上一齊驚起，而將他拖下那個受他污辱

的講壇來嗎？不會的，的確是！他們是統統都聽見了，但是反而愈加尊敬他。他們一點兒也猜不着這套自責的話語裏面潛伏着怎樣關係重大的用意。「這神聖的青年！」他們自相議論說。「真是人間的神聖者呢！唉，在他自己那麽潔白的靈魂裏面，而且看出了這樣的罪孽，那末在你和我的靈魂裏不知要看到怎樣可怕的情景呢！」那牧師原是個十分深微而卻深自悔恨的偽善者，所以明知道他這番恫恍迷離的供認是會被人怎樣看法的。他會努力把一種罪孽的自覺招供出來，藉以欺騙過自己，然而所獲得的並沒有一點暫時受騙的安慰，卻只有另外一種罪孽，和一種自己也承認的羞愧罷了。他所說的本來是確然的真實，卻已變成了一套全虛的虛偽。然而他的性情是愛真實而惡虛謊，簡直沒有幾個人能夠這樣過。於是乎他之厭惡他的可憐的自我，比其他一切東西都更甚了！

他的內在的煩惱，迫使得他的實踐不去依從他所生長於其中的那個教會的較好的光明，卻去依從那古舊腐敗的羅馬教。（註三）丁米司兌爾先生的密室中，在嚴扁深鎖之下，就會在那裏實行一種鞭笞流血的刑罰。往往，那位新教徒和清教徒的牧師要將鞭子打在自己的肩膀上，一邊打

一邊苦笑，而因那苦笑，就打得愈加殘酷。他還有一種習慣，是其他許多虔誠的清教徒也都有的，就是絕食；但是他並不像他們只用絕食的方法來清洗肉軀，以期更適於天國靈光的燭照，卻是嚴酷地實行，直要弄到雙膝顫抖纔止，以爲一種自己懲罰的行爲的。他又實行坐夜，一夜連一夜的，有時在完全的黑暗中，有時有昏暗的燈光相伴，又有時拿極強的燈光照着，看着鏡中自己的面孔。這樣，他表示着一徑都在實行內省，而結果是徒足以自苦，並不足以自滌。在這樣長時間的坐夜中，他的腦筋往往要震盪起來，並似乎有種種幻影打他面前飛過，有時模糊影響，在房中的暗隅，憑它們自己的微光照着，有時則比較分明，就在他自己身邊，映在面前的鏡裏。時而是一羣惡魔的形象，對着那慘白牧師露齒狞笑，招招手叫他跟他們去；又時而是一隊光明的天使，彷彿身上載着悲哀，沈重地向上飛去，但是愈飛得高愈變輕靈。有時來了一批已死的他的青年時的朋友，以及他的白鬍子的父親，帶着一副神聖的憂愁面目，還有他的母親，走過時把面孔朝了開去。是一個幽靈樣的母親，——是一個最瘦弱的母親的幻影，——照我想起來，是應該對她的兒子投過一個憐憫的瞥視的呢！然後，穿過那間已被這種鬼魅思想弄成這般可怕的房間，最後滑過的赫絲脫·普林，身邊帶

着了小珠兒，穿着她那件猩紅的衣服，伸出了她的手指，先指了指她自己胸前的紅字，這纔又指指那牧師的胸。

然而這一些幻影，並沒有一個能夠完全造成他的幻覺。無論何時，憑他志意的努力，他總能通過它們那樣模模糊糊的沒有實質而辨別出實質來，相信它們的本質並非實體，不像那邊那張雕刻的橡木桌子，或是那邊那本大而方的皮裝而銅夾的神學書。但雖如此，它們從一種意義上說，卻又正是那可憐牧師當時所處理的最真實最真實的東西。原來在他這樣虛偽的一種生活裏面，真有一種說不出的苦惱，而因這苦惱之故，所以凡是上天放在我們周圍以供我們作精神上的快樂和營養的一切現實，都被盜去了精髓和實質了。對於一個非真誠的人，全個宇宙都是虛偽的，——都是不可觸摸的，——都要在他把握之中縮成無物的。而他本人呢，從他拿虛偽的態度與人相見的程度而言，也已成了一個陰影，或者實在是並不存在了。如今丁米司兌爾先生所以還能繼續算是人世上的一個真實的存在，那就只爲了他最內在的靈魂裏那一點的苦痛，以及他神態上那一點無矯飾的表情而已。他要是一旦有能力可以微笑，可以裝出一張與彩的面孔，那末天底下

就沒有這個人了！

就在我們曾經微微給以暗示而卻不敢加以盡情描摹的這樣一個醜惡的夜晚，那牧師忽然從他的椅子上驚躍起來。一個新鮮的思想打動了他了。在這裏面，也許會有一刻兒的安寧的。於是他就彷彿要到公衆場中去做禮拜的那麼仔細那麼樣子的穿着起來，輕輕悄悄的走下樓梯，開了門，出外去了。

(註一) 新約使徒行傳第二章一至四節：「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忽然從天上有聲響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又有舌頭如火燄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着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

(註二) 舊約創世記第五章二十四節：「上帝與以諾同行。」

(註三) 羅馬教的修道注重苦修。

十二 牧師的熬夜

彷彿在夢中行走似的，又像真的害着一種夢遊病，丁米司兌爾先生走到了離今好久以前赫絲脫·普林在那裏經歷最初的公衆羞辱的那個地方。那同一的刑臺，經了七年來的風雨剝蝕和日曬，已變成了黑色，而且被在這期間走上牠的許多犯人的腳踏得有點耗損了，如今依舊豎立在會議廳前的露臺底下。牧師走上了那梯子。

這是一個晦暗的五月初旬之夜。一重毫無變化的雲幔掩蔽着整個天空，從天頂直到地平線上。如果當日目擊赫絲脫·普林受刑的羣衆現在能召集攏來，他們在這夜半的灰暗中也不能在那臺上看到什麼人的面孔或人體的輪廓。但此刻全鎮的人都睡着了。絕沒有被發現的危險。牧師儘可以站在那裏，如果他喜歡的話，直到東方發紅，也不會有什麼危險，只除了潮濕而陰寒的夜氣將鑽到他的體內去，使他的骨節因風濕症而發僵，喉嚨因黏膜炎和咳嗽而發生障礙，以致明天來

聽他講道說教的會衆將失望而返罷了。沒有一只眼睛會看到他，除了那永不闔閉的曾在他的密室中看見他把自己鞭打得血淋淋的一只。那末，他爲什麼要到這裏來呢？不是只是一種虛偽的懺悔呢？不錯，那確是一種虛偽的懺悔，不過在其中的靈魂跟他自己開着玩笑！對於這種虛偽的懺悔，天使們要臉紅而哀哭，而惡魔將高興得縱聲狂笑！驅使他到這裏來的，乃是到處追逐着他的「悔恨」的衝動，牠的同胞姊妹和結不解緣的伴侶是「卑怯」：每當前一種衝動逼迫得他快要把一切都宣布出來時，後者就用她那戰慄的緊握把他拉了回去。可憐的，不幸的人呀！像他這樣優柔寡斷的人怎麼可以使自己負荷罪惡的重擔呢？只有堅毅如鐵的人纔可以犯罪：他們或者是忍受着這重負，或如果逼得太緊時，就會向好處運用他們的兇猛野蠻的力量，把牠立刻就拋脫！這個柔弱的、極敏感的人，這兩件事都做不到，只是試試這一件，又試試那一件，牠們纏成了一個解不開的結，其中糾纏着違反上天的罪惡和徒勞無益的悔恨的苦悶。

就這樣，站在刑臺上，作此無益的贖罪表演時，丁米司兌爾先生心中感到了一種極大的恐怖，彷彿整個宇宙都在注視着他的赤裸的胸前，正在他的心臟之上的一個猩紅的符號。在這塊地方，

真的，從很久以前起，就感覺着一種毒齒咬噬着的肉體上的痛苦。不由自主，不能自禁地，他突然高聲絕叫了一聲；這喊聲在靜夜中隆隆地響着，在那些房子上撞來撞去，又從後方的山上迴響過來；彷彿有一羣魔鬼，在其中發現了如許痛苦和恐怖，就把這聲音當作了一件玩具，在把牠拋來拋去。

「完了！」牧師雙手捧着臉，喃喃地說。「全鎮的人都將驚醒了奔出來，而發見我在這裏！」

但是實際上並不如此。那一聲絕叫，在他自己的受驚的耳朵聽來，也許比實際上響得多。鎮上的人並沒有驚醒過來；或者即使驚醒了，那些神思昏昏的渴睡者也誤認這喊聲爲他們夢見的可怕事物或是妖女們的聲音；因爲她們的聲音，在當時的居留地或孤寂的農村中，是時常可以聽到的，當她們跟着撒但在空中飛過的時候。所以，牧師並沒有聽到什麼動靜，就把兩手從眼前拿開了，向四周看着。貝林罕州長的府邸站在離此一段距離的另一條街上；在牠的一間寢室的窗戶中，牧師看到那老行政官現了出來，手裏拿着一盞燈，頭上戴着一頂白的睡帽，身上裹着一件長的白袍子。他活像一個鬼，不合時宜地從坟墓裏被召了起來。那喊聲顯然驚醒了他。在同一座房子的另一扇窗口，又出現了州長的姊妹喜賓司夫人，也拿着一盞燈，雖在這麼遠的地方，燈光也使她那乖

戾而不滿意的面部表情顯露了出來。她從窗格子裏探出頭來，熱切地向上望着。毫無疑問，這位老婆婆已聽到了丁米司兌爾先生的喊聲，而把牠和那許多迴聲反響當作惡魔夜妖們的喧噪了——大家知道她是常常跟這些妖魔們到森林中去同遊的。

這老太婆看到了貝林罕州長的燈光，立即就吹熄了她自己的燈，而不見了。也許她是飛到雲端裏去了。牧師已不再能看到她的行動了。那州長對着暗中仔細看了一會兒——雖然他在其中所能看到的，比在一塊磨石中所能看到的多不了多少——就從窗口退隱了。

牧師逐漸安靜了一點兒。可是他的眼睛不久就看到了一點小小的、閃爍的火光，正在遠遠地從街上移過來。牠在這兒照見一根柱子，在那兒照見一道圍籬；在這兒照見一塊有格子的窗玻璃，在那兒照見一個抽水筒跟牠的滿槽的水；又在這兒照見一扇穹形的橡木門，跟一個鐵的敲門錘，和一段充作階石的粗木頭。丁米司兌爾牧師一邊注意着這些微細的事物，一邊深信他的末日正在他所聽到的足音中悄悄地走近來；再過幾分鐘，燈籠的亮光就要照射在他身上，而把他那隱藏了好久的祕密揭露出來了。當燈光逐漸移近時，他就在那光圈中看到了他同輩的牧師——或者

說得更正確些，他職業上的老前輩和極受敬重的朋友——威爾遜先生；他，據丁米司兌爾先生推測，是從某一個垂死的人牀前祈禱了回來。事實上也果真如此。那位良善的老牧師剛從溫塞勞伯州長的死室中出來，後者已在這個時辰內脫離了塵世，升上天去了。目前的威爾遜牧師，好像古時的聖人那樣，被一圈輝煌的靈光圍繞着，在這罪惡的昏夜中照耀着他，——彷彿那位逝世的州長已把自己的榮光遺傳了給他，或者是當他仰首看那勝利的巡禮者進入天國的大門時得到了遼遠的天國的光輝，——總之，目前的威爾遜牧師正在走回家去，帶着一只燈籠幫助自己走路！這燈籠的微光竟使丁米司兌爾先生發生了上面的那些奇想，因此他對他微笑着——不，幾乎笑出了聲音來，——接着又懷疑他有沒有發瘋。

當威爾遜牧師在刑臺旁邊經過時，一只手把他的日內瓦外套緊緊地裹在身上，另一只手在胸前提着燈籠；這時候丁米司兌爾幾乎禁不住要開口了。

「祝你晚安，可敬的威爾遜神父！請你到這兒來，跟我暢敘一會兒吧！」

天哪！丁米司兌爾先生究竟有沒有說這些話呢？在一剎那間，他深信這些話已從他的嘴裏吐

露了出來。但是實際上，牠們不過在他的想像中說了一遍。可敬的威爾遜牧師繼續慢慢地向前走，小心地望着面前腳下的泥濘的道路，對那犯罪的刑臺一次也沒有回過頭來看。當那閃爍的燈籠的微光在遠處完全消失時，牧師幾乎昏暈了過去，他纔發見最近這幾分鐘乃是一個極可怖的憂急的生死關頭，雖然他心裏不由自主地用一種慘澹的嬉戲來解救了自己。

不久以後，同樣瘳惡的幽默感覺又潛入了他思想中的那些嚴肅的幻像中間，他覺得他的四肢因那沒有受慣的夜裏的寒氣而逐漸發僵了，他懷疑自己究竟還能不能走下那刑臺的梯子。天破曉時，他將仍在那兒。附近的人們將逐漸起來，起得最早的人，在朦朧的微光中跑出來，將在那羞辱的高臺上看到一個模糊的人形；被驚駭和好奇的心理弄得半瘋，他將挨門挨戶去敲門，召喚大家來看這鬼魂——他一定會以為這是一個鬼魂，——一個已故的犯罪者的鬼魂。一種朦朧的騷動將鼓着翅膀，從一家飛到另一家。於是——晨光將更其強烈起來——年长的家長們將急急地起來，各自穿着法蘭絨的袍子；那些主婦們，連換去睡衣的工夫都沒有。所有最講究裝飾的人物，一向在公衆地方露面時連一根頭髮也不亂的，這一次卻都將帶着夢魘似的紊亂的神情奔出來。貝

林罕老州長將歪戴着他那哲姆斯王式的縐領，嚴厲地走出來；喜賓司夫人，裙子上還帶着一些森林裏的小樹枝，臉色比平時還要難看，因為她在夜裏飛行後，幾乎一眼也沒有闖過。還有良善的威爾遜牧師，在一個死人的牀前消磨了半夜，正在做着關於那些榮耀的聖徒的夢，不料這樣早就被攪醒了，因此也很不高興。跑到這裏來的，還有丁米司兌爾先生的教堂裏的長老們和執事們，以及那些非常崇拜她們的牧師，以至於已把她們的潔白的胸脯作爲他的神龕的年青處女們；在她們的匆促和昏亂中，她們幾乎沒有時間用手帕來遮住她們的胸脯。一句話，所有的人都將從他們的門檻上跌出來，而在刑臺周圍招起他們的驚駭的、嚇壞的臉孔。他們將在那裏看到誰呢——那額上有東方的紅光照着的誰呢，除了那凍得半死、不勝羞愧、而站在赫絲脫·普林曾經站過的地方的亞塔爾·丁米司兌爾牧師！

被這幅怪可怕的圖畫弄得忘了形，牧師竟不知不覺地縱聲狂笑起來，以致他自己也吃了無限的驚嚇。立即有一種輕快活潑的孩子氣的笑聲應答了牠，他心中戰震了一下，——但他不知道是由於極度的痛苦呢還是由於極度的歡樂，——就在這笑聲中辨出了小珠兒的聲音來。

「珠兒！珠兒！」停了一會兒以後，他喊道；隨即又抑低了聲音喊道：——「赫絲脫！赫絲脫！
普林！你在那裏嗎？」

「是的；是赫絲脫·普林！」她用驚異的聲調答道；接着牧師就聽見她的足音沿着人行道走過來。「是我和我的小珠兒。」

「你從哪裏來，赫絲脫？」牧師問道。「你怎麼會到這裏來呢？」

「我在溫塞勞伯州長的死牀旁邊侍候着，」赫絲脫·普林答道。「量好了他的袍子的尺寸，現在正要回到我的住處去。」

「走上來，赫絲脫，你和小珠兒，」丁米司兌爾牧師說道。「你們倆都在這裏站過，可是我沒有跟你們在一道。再上來一次吧，讓我們三個人站在一道！」

她一聲不響地牽着小珠兒的手，走上了梯子，去站在刑臺上。牧師摸索得了珠兒的另一只手，就握着牠。當他這麼做的一瞬間，就似乎有一股新的、不屬於他自己的生命的激流洶湧地奔入了他的心中，流貫了他全身的血管，彷彿那母女倆正在把她們的生機蓬勃的暖氣傳達給他那半麻

痺的身體一樣。他們三人合成了一個通電流的連環。

「牧師！」小珠兒低聲說道。

「你有什麼話說，孩子？」丁米司兌爾先生問道。

「明天正午時分，你願不願跟母親和我同站在這兒？」小珠兒問道。

「不；這不行，我的小珠兒。」牧師答道；因為跟着這一瞬間的新的精力，那使他的生活苦惱了這麼久的，對於在公衆前暴露的害怕，又完全回到他這裏來了；而且他一想到目前的遇合——雖然帶着一種古怪的歡喜心情——就已經在戰慄了。「這不行，我的孩子。真的，有一天我將跟你的母親和你站在一道，但不是明天。」

「珠兒笑了一聲，就企圖抽回她的手去。但牧師卻緊握着牠不放。

「再等一會兒，我的孩子！」他說。

「那末你答應不答應？」珠兒問道，「明天正午時分來握着我的手和母親的手？」

「那時不行，珠兒。」牧師說道，「要等到另一個時候。」

「究竟哪一個時候呢？」孩子固執地問。

「在最後審判的一天，」牧師低聲說，——說也奇怪，他意識到自己是以宣傳真理爲職業的，所以不能不這樣回答那孩子。「那時候，你的母親，你，和我，就得一道站在審判者的座前。但是這個世界上的日光卻不能看見我們的相會！」

珠兒又笑了一聲。

但是丁米司兌爾先生的話還未說完，就有一道毫光普遍地照亮了整個烏雲密佈的天空。這無疑地是一顆流星所發出來的，這種在廣漠的大氣中燃燒到盡頭的流星是守夜的人時常可以看到的。這道毫光非帶輝耀，竟徹底照亮了隔在天地之間的濃密的雲層。太空明亮得跟一盞極大的燈的圓頂一樣。牠使街上的熟悉的景象都顯現了出來，明晰得跟青天白日一樣，但熟悉的事物經一種不見慣的光照耀出來，卻總帶着一種可怖的氣象。那些木質的房屋，跟牠們的突出的樓房和奇形怪狀的三角牆頂；那些階石和門檻，及其附近所生的青草；那些園地，及其新近墾過來的黑土；那已經有點損壞的車道，甚至在那兩邊生着青草的市場中——一切都顯現了出來，但帶着一

種奇特的氣象，似乎對於這個世界上所有的事物給予了一種牠們一向所沒有的精神上的解釋。牧師站在那裏，一手按在心上；赫絲脫·普林，胸前閃爍着那刺繡的字母；小珠兒，她本身就是一個象徵，是那兩人間的連鎖。他們站在這奇異而嚴肅的白晝似的光輝中；彷彿那就是足以揭露一切祕密的光明，足使一切眷屬復合的曙色。

小珠兒的眼睛裏含着巫術。又當她仰起頭來對牧師看了一眼的時候，臉上帶着那使得牠的表情常常很像一個精靈的頑皮的微笑。她從丁米司兌爾先生的手裏抽回了她的手，指點着街道對面。可是他卻把兩手交叉在胸前，擡眼望着天頂。

在當時，一般人慣于把流星的現象，以及其他比日月的升沉稍不規則的自然現象，都解釋作超自然界的默示。例如，在夜半的天空中看到了一支燃燒着的長矛，一柄火劍，一張弓，或一束箭，那就是印第安人將動刀兵的預兆。瘟疫，大家知道是用一陣紅光來預示的。我們很懷疑，從最初的移民時代起，直到革命的時代，新英格蘭所遭遇的大事，無論是好是壞，有沒有一件，那些居民沒有在事前得到此種性質的警告。有不少次，看到此種現象的人並不止一二人。但是在多數時候，牠的可

靠性卻建立在一個孤獨的目擊者的信心上：那人是先通過了他那着色的、放大的、歪曲的想像的媒介而看到了那奇蹟，然後憑着回想把牠更清楚地形容起來的。這確是一種了不起的見解：民族的命運竟會用這種可怕的象形文字在天頂上預示出來。這樣廣闊的一幅卷軸，用以供「造化」在牠上面描繪一國人民的命運，也算不得過於闊大吧。這種信仰很得我們的祖先們寵愛，因為這表示他們的幼稚的共和國受着上天的特別親嬭而嚴密的監護。但是如果一個個人，在那同一的闊大的紙張上，發見了一種針對着他獨自一人的默示，那我們有什麼話可說呢！在這樣的場合，那只能說是一種非常錯亂的心理狀態的徵候；當一個人被長期的、極度的、祕密的痛苦弄得陷於病態的自省狀態中，把他的自我精神推廣到了自然界全體的時候，他就覺得穹蒼本身不過是一張適於寫他的心靈的經歷和命運的紙張了！

所以，我們把這個完全歸咎於他自己的眼睛和心理上的疾病：當牧師擡頭望着天頂時，在那裏看到了一個用暗紅色的光線組成的極大的字母——A字。只有流星纔能在那個地方的雲幕中朦朧地燃燒着；但決不會形成他那有罪的想像所給牠的這種形象的；無論如何，牠一定是很

不分明，另一個犯罪的人會在那裏看到另一種符號的。

在這一剎那間，還有一種奇特的情形，使丁米司兌爾先生的心理狀態發生了異狀。他雖然始終仰面注視着天頂，但是同時卻明知道小珠兒的手指正指點着站在離刑臺不遠處的老羅澤爾·乞林渥斯。牧師似乎在看到那神異的字母的一瞥之中，就看到他了。流星的光使他的臉跟旁的一切東西一樣，帶着一種新奇的表情；或者也許是這醫生此刻不大謹慎，沒有像平時那樣掩飾着他用以看他的犧牲的那種惡意。實在，如果那流星森嚴可怖地照耀了天地，以末日的審判來警告赫絲脫·普林和牧師，那末，他們也就可以把羅澤爾·乞林渥斯當作魔王，微笑着，蹙着額站在那裏要求他的權利的。這表情非常鮮明，或者是牧師對牠的感覺非常強烈，以致在流星消滅了而街道和其他的事物也都彷彿突然毀滅了以後，這表情似乎依然描繪在那黑暗上。

「那個是什麼人，赫絲脫？」丁米司兌爾先生不勝恐怖的喘息着說。「我見了他就要發抖！你認識這個人嗎？我恨他，赫絲脫！」

她記起了她的誓言，就一聲不響。

「我告訴你，見了他，我的靈魂就要發抖！」牧師又喃喃地說。「他是誰？他是誰？你不能够幫我一點忙嗎？我對這個人懷着一種莫可名狀的恐怖！」

「牧師，」小珠兒說道。「我可以告訴你他是誰！」

「那末，趕快，孩子！」牧師說着，就彎下身子把耳朵緊貼到她的唇邊去。「趕快——說得愈低愈好。」

珠兒在他的耳朵裏喃喃地說了些什麼，那聽起來雖像人的說話，但實際上卻只是些孩子們鬧着玩的無意義的話，有時候我們可以聽到他們喋喋講個不休的。無論如何，其中即使包含着什麼關於老羅澤爾·乞林渥斯的祕密消息，那也不是這博學的牧師所能聽懂，只足增加他心裏的惶惑吧了。於是那精靈似的孩子縱聲大笑了。

「你在嘲弄我嗎？」牧師說道。

「你沒有膽量——你不老實！」孩子答道。「你不肯答應在明天正午時分握着我的手和母親的手！」

「可敬的先生，」此刻已走到刑臺底下的醫生接應道。「虔誠的丁米司兌爾牧師，這難道是你嗎？唔，唔，不錯！我們讀書人，頭腦都埋在書本子裏，是必得有人嚴密地照管着的！我們會得在醒着的時候做夢，而在睡夢中走起路來。來吧，好先生，我親愛的朋友，請你讓我帶你回家去！」

「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呢？」牧師害怕地問。

「真的，實在，」羅澤爾·乞林渥斯答道，「我本來一點也不知道有這回事。今夜我在可敬的溫塞勞伯州長的牀前消磨了大半夜，用盡我所有的拙劣的技倆來使他舒服一點。他回到一個更好的世界去了，我也正在走回家去，卻碰到這奇異的光照射出來了。跟我來吧，我懇求你，牧師先生；不然，你明天恐怕不能盡安息日的職務了。啊哈！你看，牠們把腦筋擾亂得多麼厲害呀——這些書本子——這些書本子！你應該少用一點功，好先生，稍稍找點消遣，不然你這種夜遊病是要加重起來的。」

「我跟你回家去吧，」丁米司兌爾先生說。

好像一個剛從惡夢中醒轉來的人一樣，毫無精神，非常沮喪，他把自己交給了醫生，就被帶走

了。

可是第二天是安息日，他講了一番道，被人公認為他有生以來所講的最充實、最有力量、最富於靈感的說教。許多的心靈，據說不止一二個，都因這番說教的力量而皈依了真理，並在心中立誓，要終身對着丁米司兌爾先生懷抱一種神聖的感激之情。但是當他從講壇上走下來時，那鬍鬚灰白的教堂工役卻走到他面前去，手裏拿着一只黑手套；這個，牧師認得是自己的東西。

「這是今天早晨，」那工役說道，「在作惡者立在那裏示衆的刑臺上找到的。我相信是撒但丟在那裏，想跟您先生開粗鄙的玩笑的。但他還跟他向常一樣，實在是盲目的，愚蠢的。一隻純潔的手是用不着手套來遮掩的哩！」

「謝謝你，我的好朋友，」牧師莊重地說，但心裏卻嚇了一跳；因為他的記憶非常混亂，他已幾乎使自己把昨夜的事看作一場幻景了。「是的，這似乎是我的手套，真的！」

「既然撒但要來偷盜牠，那末自此以後，您先生就得不帶手套，赤手去對付他，」那老工役癡笑着說。「可是您先生有沒有聽人說起昨夜所見的預兆？——天空中出現了一個極大的紅色字

母——A字，我們認爲牠是代表 Angel（天使）的。因爲我們的好州長溫塞勞伯昨夜做了天使，當然應該通知大家一聲！

「不，」牧師答道，「我沒有聽人說起。」

十三 赫絲脫的另一面

在她跟丁米司兌爾先生最近一次奇特的會見中，赫絲脫·普林看見牧師已陷於那樣的境地，心中非常驚駭。他的神經似乎已經完全毀壞了。他的道德力已低落得比兒童都還脆弱。牠無可奈何地匍匐在地上，雖然他的智力還保持着原有的力量，或竟得到了一種病態的剛強，那是只有疾病才能給牠的。她知道其他的人所不知道的一串隱情，所以她能夠立即推定，除了他的良心的正當活動以外，還有一架可怖的機器曾經——而且仍在把壓力加在丁米司兌爾先生的安全和安寧上。她知道這個可憐的、墮落的人本來是怎樣的，因此，當他恐怖地戰慄着求救於她——被人擯棄的女人，——以抵禦他那本能地發見的敵人時，她的全心靈都受了感動。她又斷定，他有求她竭力相助的權利。她因為跟社會隔絕了好久，已不慣於用她自身以外的任何標準來判斷自己的是非觀念，所以赫絲脫覺得——或似乎覺得——她對那牧師負着一種責任，是她對於旁的任何

人或竟全世界，都不用負的。她跟其餘人類的連繫——花，或絲綢，或黃金，或其他任何質料的連繫——都已經破裂了。至於這兒的共同犯罪的鐵的連繫，卻無論他或她都不能夠破壞。也跟其他的一切連繫一樣，牠是帶着牠的義務而來的。

赫絲脫·普林現在所處的地位，已跟她受公衆羞辱的最初數年間略有不同。歲月來而復去。珠兒現已七歲了。她的母親，胸前佩着那在奇形怪狀的刺繡中閃耀着的猩紅字母，是鎮上人早已見慣的了。一個人站在社會上的觸目地位，而卻並不妨礙公衆或私人的利益和便利，終於會有一種普遍的敬意對他發生出來；這是常有的事，而在赫絲脫·普林的場合也是如此。人類的本性有一種好處，就是除了要引起自私心的活動的場合以外，牠的愛人之心總比恨人之心容易發生。憎恨之情，如果那原來的惡感沒有新的因素來加以不斷的刺激，就會逐漸地悄悄地轉變爲愛情。在赫絲脫·普林的事件中，是既沒有這種新的刺激，又沒有討人厭的因素的。她絕對不跟公衆抗戰，只是毫無怨言地忍受着牠的虐待；她並不因她所受的苦痛而向公衆要求任何的補報；她也不希冀公衆的同情。還有，她自從被社會摒棄而陷於不名譽的地位以來，這些年間的生活是純潔得毫

無瑕疵的，這也是使她獲得好感的一大原因。現在，在人類的眼前，既已沒有什麼可以失去，也並不懷着得到什麼的願望，所以曾把這可憐的迷途者領回正路上來的，就只有一種真正的嚮善之心了。

人們又看到，雖然赫絲脫並不要求分享世人所有的任何特權——除了呼吸那公有的空氣，並用她的手的忠實勞動來換取小珠兒和她自己的口糧之外——但每逢可以賜人恩惠的時候，她卻會立刻承認自己是人類的同胞姊妹。沒有一個人像她那樣的樂於把自己所有的一點財物，給予一切求助的窮人；那怕那硬心腸的窮人竟以冷嘲熱罵來報答那常川送他門口去的食物，或經那繡得帝王的錦袍的手指替他做成的衣服。當瘟疫在鎮上大肆猖獗的時候，沒有一個人是像赫絲脫那樣有獻身精神的。真的，每逢遭難的時候，無論是公衆的或私人的，這個被社會摒棄的人立刻就到場來。她並不算是個客人，而是好像那家的一分子一樣，走到那遭難的暗澹的家庭裏去；彷彿那其中的陰暗的氛圍，就是她得以在其中跟她的同胞們相接的一種媒介。那繡花的字母在其中閃爍着，牠那非現世的光芒含着慰藉。在別處是罪惡的標誌，在這裏牠卻是病房中的

小蠟炬。在病人臨終的時候，牠的光輝甚至於會照射到了現世的境界以外去。當塵世的光迅速地暗澹下去，而來世的光還沒有達到他那裏以前，牠照明了他踏腳的地方。在這樣的緊急事件中，赫絲脫的本性表明了牠自己的溫暖和豐富；牠是一個人類的仁慈的泉源，對於無論什麼真實的要求無不能夠應付，即使最大的要求也不會把牠汲盡的。她那佩着羞耻的標誌的胸脯，乃是需要枕頭的人的溫柔的枕頭。她已自己委任爲一個「慈善的女尼」；或者我們應該說，是世人的鐵手委任她的，雖然無論世人或她自己都沒有預期着這個結果。那個字母是她的職務上的標識。她給予人們的助力非常大，——她做事的力量和表示同情的力量非常強，——以致有不少人都不願照原來的意思去解釋那個猩紅的 A 字了。他們說，牠的意思是「能力」(Able)；赫絲脫·普林雖然是一個女子，她的力量卻是這樣強的。

只有陰暗的屋裏，纔能夠容納她。當陽光重新照臨時，她就不在那裏了。她的影子已跨過門檻而消失了。那得力的自家人已經走了，絕不回過頭來接受感恩的酬報，如果那些她這麼熱心地幫助了的人們心中存着什麼感激之意的話。在街上遇見他們時，她也從不抬起頭來接受他們的招

呼。如果他們一定要對她說話，她就把手指放在那猩紅的字母上，默默地走過去了。這也許是傲慢，但卻又非常之像謙虛，因而在衆人的心理上引起了後一種德性所有的一切軟化人的影響。公衆的氣質是很專橫的；普通的公道，如果當作一種權利而向牠要求得過於熱烈時，牠也會得拒絕；但如果照着暴君們所喜歡的方式，完全訴之於牠的寬宏大量時，牠往往就會給你超過公道的酬報。社會把赫絲脫·普林的態度解釋作了此種性質的申訴，牠就樂於對牠以前的犧牲表示一種比她所希求的——或竟她所應得的——更溫和的臉色了。

當地的統治者，以及那些博學多才的人，卻比一般人稍遲纔認清赫絲脫的那些良善德性的感化力。他們和一般人共抱的成見，在他們的心中被一道推理的鐵柵防衛着，所以要打破牠須費更大的氣力。然而日子一天天地過去，他們那些酸刻而嚴峻的縐紋也逐漸鬆弛了，再過幾年之後，也許就會變成一種近乎仁慈的表情。這是那些有地位的人的情形，爲的他們的崇高的職位使他們負着維護公衆道德的責任。至於過着私人生活的人們，早已完全饒恕了赫絲脫·普林的過失；不但如此，他們而且已開始把那猩紅的字母不再看作那椿罪惡的標記，——爲了這椿罪惡，她已

忍受了如此長久的、悽苦的懲罰——卻看作她在這椿罪惡以後所作的許多善行的標記了。「你看見那個佩着繡花符號的女人嗎？」他們往往對外鄉人說，「那是我們的赫絲脫——本鎮的赫絲脫，她對於窮人非常慈愛，對於病人常竭力相助，對於遭難的人常加以慰藉！」接着，固然，人類喜說別人壞話的本性，往往驅使他們把多年前的醜史悄悄地說了出來。雖然如此，在談論這件事的人們的心目中，那猩紅的字母卻具有着修道女胸前所佩的十字架的意味：這也是事實。牠給予了那佩帶者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性質，使她能在各種危險中安全地走來走去。假使她落入了盜賊的手中，牠也會使她安然無恙。據說，而且許多人都相信，一個印第安人曾對着這符號射了一箭，那支箭射中了牠，但卻毫無損傷地落到地上去了。

這個符號——或者應該說，牠所表示的社會上地位——對於赫絲脫·普林本人的心理上的影響，是很有力而奇特的。她的性格上所有的一切輕快而優美的綠葉，已因這熾熱的烙印而枯萎了，而且早已凋謝了，只剩下一副赤裸的、粗糙的骨架；假使她有朋友或伴侶的話，他們見了牠也將遠而避之。就是她的身體上的可愛之處，也經歷了同樣的變化。這大概一部分是由於她故意穿

着得非常樸實，一部分是由於她的態度上缺乏表情。她那些富麗的頭髮也可悲地變了相；牠們或者已被剪去了，不然就是被帽子完全遮住了，以致沒有一股輝煌地出現在太陽光中。一部分是由於這些原因，但大部分是由於旁的原因，赫絲脫的臉上似乎已沒有什麼可給「戀愛」駐足了；赫絲脫的姿態，雖是莊嚴而雕像似的，已沒有什麼能使「熱情」夢想來擁抱牠；赫絲脫的胸脯，已沒有什麼能使牠再做「愛情」的枕頭。某些屬性已離開了她，而她要能繼續做一個女人，卻必須這些屬性之長在。當一個女人遭遇了、經歷了一種特別嚴酷的經驗時，她那女性的性格和身體往往就要得到這樣的命運，和這樣無情的發展。如果她是非常溫柔的，她就要死了。如果她能活過來，這種溫柔就將被排擠得一點不留在她的身上，或者深深地擠壓在她的心中，使牠永遠不能再表現出來——這兩件事在表面上看起來是一樣的。也許後者是最確實的學說。曾經做過女人而現在不再成爲女人的人，無論何時是可以重新變爲一個女人的，只要有那促成這轉變的魔法似的點化。至於赫絲脫·普林以後究竟能不能受這樣的點化，發生這樣的轉變，我們將來再看罷。

赫絲脫所以會使人覺得好像大理石似的冷淡，大半應歸因於她的生活大部分已由熱情和

感情變成了思索。她孤立在世界上——不依賴社會上的任何人，只有小珠兒須得她領導保護，——孤零零的，而且絕沒有恢復她原來的地位的希望，即使她還沒有鄙棄這種希望，——這樣，她就拋棄了那破裂的鎖鏈的碎片。世間的法律，在她的心目中已不成其為法律。在那個時代新近被解放出來的人類的智力，已獲得了一個比以前好多世紀間活潑得多，廣大得多的活動範圍。軍人們已推翻了貴族和帝王。比這些更勇敢的人，已推翻了、改組了——並不是在實際上，而是在理論的範圍內，原來那就是他們的最切實的世界——古代的全部偏見的體系，有不少古代的思想是跟這些連結着的。赫絲脫·普林沾染着這種精神。她取得了一種自由思索的態度，這在當時的大西洋彼岸本是極普通的事，但如果給我們的祖先們知道了，恐怕就要把牠當作一種比那用猩紅字母烙印着的罪惡更其重大的罪惡。在她那寂寞的海濱小屋中，許多不敢進入新英格蘭的其他人家的思想都來訪問她；這些影陰似的客人，對於牠們的招待者是跟惡魔一樣危險的，如果人們能看到牠們在她的門前敲門的話。

說也奇怪，最勇於思索的人，往往會以最安靜的態度去順從社會的外部規律。單有思想就能

滿足了，那種思想不會投身到有血有肉的行動裏去。赫絲脫似乎就是這樣的人。然而，如果小珠兒並沒有從精神世界中來到她那裏，情形或許就大不相同了。那時候，她或許會跟安尼·赫欽生一樣，成爲一個什麼宗派的女教主，而從歷史上流傳下來。在某一個時期，她或許會成爲一個女先知。她或許會因爲企圖破壞清教徒制度的基礎而死於當時的嚴厲的審判官之手；這是很可能的事。但在她的孩子的教育上，那母親的思想方面的熱情獲得了一種發洩的場所。「造化」借手這小女兒，把這女性的嫩芽和花朶付托給赫絲脫，令她在千辛萬苦之中培養牠，發育牠。一切都跟她作對。世人對她含着敵意。就是這孩子的本性中，也含着一些不正當的成分，不住地表示她是錯誤地生下來的，——是她母親的不合法的熱情的流露物，——時常逼令赫絲脫悲苦地自問，究竟生下了這可憐的小東西來，是禍還是福。

實際上，就是對於全體的女子，她心中也時常發生這個難解的問題的。即使她們中間最幸福的人，究竟是不是值得生存的？至於她自己的生存，她早已斷定是不值得接受的，而把這問題認爲已經解決而丟在腦後了。思索的傾向雖然能使女子安靜，正如牠能使男子安靜一樣，但也能使她

悲哀。也許她已看出她面前放着一件這麼沒有希望的工作。第一步，整個社會制度都得推倒了，重新建設起來。其次，男子的本性，或他那已變成本性一樣的有久遠歷史的遺傳習慣，必須加以根本的改造，女子纔得享有一個公平的、適當的地位。最後，在其他的一切阻礙都除去了以後，女子若要利用這些初步的改革，她自己還得經歷一番更大的變化；在這種變化中，她那最真實的生命所寄托的微妙的精髓，也許要蒸發殆盡。一個女子決不能用思想來克服這些問題。牠們是不能夠解決，或僅用一種方法來解決的。如果她的心偶然佔了優勢，牠們就消失了。因此，心已經喪失了牠那正常的、健全的鼓動的赫絲脫·普林，茫無頭緒地在那黑暗的心的迷宮中徬徨着；有時碰到了一座無法逾越的峭壁而改變方向，有時遇見了一個深淵而回頭倒退。她的周圍都是荒涼的、怖人的景色，歸宿和安慰一處也找不到。有時候，一種可怕的懷疑來佔有了她的心靈：她竟想立刻就把珠兒送上天去，而自己又到「永恆的正義」所規定的來世去——這不是更好嗎？

那猩紅的字母還沒有完成牠的職務。

可是現在，在丁米司兌爾牧師熬夜的那一晚，她跟他的會見，卻給了她一個新的思索的題目，

並對她提出了一個目標，爲求達到這個目標，似乎無論怎樣出力，怎樣犧牲都值得的。她已親眼看到了牧師在那底下掙扎的極大的悲慘，或者說得更正確些，他已在那底下停止掙扎了。她看到他已瀕於瘋狂之境了，即使他還沒有陷入其中的話。那是毫無疑問的，無論那祕密的悔恨的刺含着多麼痛苦的效力，其中已被那予以救濟的手混入了一種更致命的毒汁。一個祕密的敵人始終守在他的身旁，冒充着朋友和救助者，時時利用機會去撥弄丁米司兌爾先生本性中的纖弱的彈簧。赫絲脫禁不住要自問，她之讓牧師陷入了一個有如許禍害可以預料得到而沒有絲毫吉利可以期望的境地，究竟是會她自己這方面本來就沒有什麼誠實上、勇氣上、和忠心上的缺陷。她唯一的辯解就是，除了贊同羅澤爾·乞林渥斯的隱匿姓名的計劃以外，她當時實在想不出什麼方法來解救他，使他不致陷於更惡劣於她自己所嘗經歷的破滅之境。在這衝動之下，她作了她的選擇，可是現在看起來，她所選取的卻是兩者之中更壞的一個辦法。她決定要竭盡全力去補救她的過失。她已被多年來的堅苦而嚴肅的磨鍊增強了，自覺已不像那一晚在囚房裏跟他會談時那樣的不堪跟羅澤爾·乞林渥斯對抗了，——那時候，她被罪惡壓倒了，而且新受羞辱，被弄得半瘋了的。自

從那時以來，她已爬到了一個較高的地方。而那老頭兒，卻因為俯身下去復仇，已使自己降低到跟她的平面逐漸相近，或竟在牠以下了。

最後，赫絲脫·普林決定去會見她以前的丈夫，預備盡她所有的力量把那顯然被他緊握着
的犧牲救出來。不久，這個機會就來到了。有一天午後，她正帶着珠兒在半島上的一個偏僻的處所
散步，就看到那老醫生一只臂上套着一只籃子，另一只手拿着一根拐杖，正彎着身子在地上尋找
樹根和藥草去製藥。

十四 赫絲脫和醫生

赫絲脫吩咐小珠兒到水邊去跟那些貝壳和纏結着的海藻玩一會兒，等她跟那邊的那個採集藥草的人講好了話再回來。因此，那孩子就像鳥兒一般飛去了，脫光了她那兩只雪白的小腳，沿着潤濕的海邊拍拍地跑着。有時她站住了，好奇地向着一個水潭裏探望着，這是潮水退去時留下來的，給珠兒當作鏡子照她的臉孔的。水潭裏有一個小姑娘的影像，頭上披着烏黑的、發亮的捲髮，眼睛裏含着一種妖精似的微笑，對她望着；珠兒因為沒有旁的遊伴，就伸出手去邀請這小姑娘出來，跟她賽跑。可是那虛幻的小姑娘也同樣地招着手，彷彿在說——「這裏更好！你到水潭裏來吧！」珠兒就跨了進去，水淹到半腿，在水底下看到了她自己的兩只白腳；同時，在更深的地方，反映出一种斷片的笑容來，在那被攪亂的水中晃來晃去。

這時候，她的母親已在對那醫生說話了。

「我要跟你講一句話，」她說，——「跟我們很有關係的一句話。」

「啊哈！要跟老羅澤爾·乞林渥斯講話的，原來是赫絲脫少奶奶嗎？」他伸直了彎着的身子，答道。「歡迎之至！唔，少奶奶，我在各方面都聽到關於你的好消息哩！就在昨夜，一位知事，一位賢明而正直的人，還在談論着你的事情，赫絲脫少奶奶；而且悄悄地告訴我，他們會議時曾經討論到你的問題。他們討論，如果那個猩紅字母從你的胸前取消了，究竟對於公衆的幸福有沒有妨礙。憑着我的生命說，赫絲脫，我曾懇求那位可敬的知事，立刻就把它取消！」

「那並不在乎那些知事老爺是不是高興取消這符號，」赫絲脫鎮靜地說。「假使我是夠得上取消牠的，那末牠自會跌掉，或變成含着另一種意義的東西的。」

「不，那末，佩着牠吧，如果你覺得佩着更好的話，」他接應道。「在裝飾身體的問題上，一個女人是必得順從她自己的愛好的。這字母繡得很華美，在你的胸前顯得好勇敢！」

在這樣談着話的時候，赫絲脫一直注視着那老頭兒；她看到這七年來他已發生了一種多麼大的變化，就不勝驚駭惶惑。那並不是因為他變得老了；老年的痕跡雖然也可以看到，但就他的年

紀而論，他要算是壯健的，而且似乎保持着一種鋼絲樣的精悍和敏捷。可是她所記得最清楚的，那個富於智力的、用功的人的冷靜而沉着的容貌，卻完全消失了，替代牠的乃是一種熱切的、探求的、幾乎兇惡然而卻謹慎地提防着的神情。他似乎故意要用一種微笑來掩飾這種表情；但是這種微笑欺騙了他，在他的臉上嘲笑地掠來掠去，使人家反而更容易看到他的惡毒。他的眼睛裏，又時時有一道紅光冒出來；彷彿老頭兒的靈魂正在燃燒着，悶在他的胸中不住地冒着黑烟，每逢熱情偶然一煽，就變成了一陣火焰。他往往盡其所能趕緊把這個壓住，而且裝得好像沒有這樣的事發生過一樣。

總之，老羅澤爾·乞林渥斯乃是人能夠使自己轉變為一個魔鬼的顯著的實例；證明一個人只要願意擔任魔鬼的職務，經歷了相當的時間以後，就都能做到魔鬼的。這個不幸的人，由於七年來不住地發展着自己去分析一個充滿着痛苦的心而從中取樂，並且加油在他所分析、所憐視的那些烈火似的痛苦上，已經實現了這樣一種改形換相了。

那猩紅字母在赫絲脫·普林的胸脯上燒灼着。這兒又是一個破滅了的人，這事的一部分責

任是應該歸她負的。

「你在我的臉上看到了什麼，」醫生問道，「要這樣盯着牠看？」

「我看到了些可以使我悲哀哭的東西，如果眼淚能有這樣辛酸的話，」她答道。「但是隨牠去吧！我所要講的，乃是那個不幸的人。」

「他怎麼樣呢？」羅澤爾·乞林渥斯急切地喊道，彷彿他很愛談這個題目，而且樂於得到一個機會來跟他所能信任的唯一的人討論牠似的。「老實告訴你，赫絲脫少奶奶，此刻我的思想恰巧也忙着在這位先生身上。所以坦白地說出來吧，我當答復你。」

「我們前次會談的時候，」赫絲脫說道，「離現在已有七年了，那時你強迫我答應把你我以前的關係保守秘密。因為那個人的性命和名譽都在你的掌握中，我似乎除了遵從你的命令嚴守緘默以外，沒有別的辦法。然而我這樣束縛住我自己時，並不是不帶着重大的疑懼的；因為，雖然對於其他一切人類的責任都已經拋棄了，對他的責任卻依然留存着；有一個聲音悄悄地對我說，當我答應替你保守秘密時，我是背棄了這種責任了。自從那天以後，沒有一個人是像你這樣的接近

他。你跟踪着他走的每一步路。無論睡着或醒着，你總在他身旁。你探查他的思想。你在他的心中挖掘着，搗擊着！你緊扼着他的生命，使他一天天活活地死去；可是他還不知道你是誰。在容許你這樣幹時，我當然對那我還能對他忠實的唯一的人犯了虛偽之罪！

「你有什麼旁的辦法呢？」羅澤爾·乞林渥斯問道。「我的手指一指這個人，就會把他從講經壇上送到牢獄裏去，——從那裏，說不定還會送到絞人架上！」

「還不如這樣！」赫絲脫·普林說。

「我對這個人作了些什麼壞事呢？」羅澤爾·乞林渥斯又問道。「我告訴你吧，赫絲脫·普林，我化在這可憐的牧師身上的心力，即使使用古今的醫生從帝王得到的最大的醫金也是買不到的。如果沒有我的救助，他的生命早已在他和你犯罪後的兩年以內燒燬在痛苦中了。因為，赫絲脫，他的精神不像你的那樣能夠擔當像你的猩紅字母那樣的重荷。哦，我能夠披露一種極大的秘密哩！但是夠了！凡是醫術所能做的，我都對他做了。他現在還在呼吸着，在地上爬來爬去，那全是我的功勞！」

「他不如立刻死掉！」赫絲脫·普林說。

「呀，女人，你說得不錯！」老羅澤爾·乞林渥斯嚷着，讓他心中的慘淡的火焰在她眼前冒了出來。「他不如立刻死掉！從沒有一個人受過這個人所受的苦痛。而且這一切，一切苦痛，都是在他的死仇面前受的！他已感覺到了我。他已感覺到有一種勢力，好像一種呪咀似的一直停留在他身上。他憑着一種精神上的感官，——造物主從來沒有創造過一個這樣敏感的人，——已知道那拉着他的心弦的並不是一只友誼的手，又知道一只搜尋罪惡的眼睛正在好奇地注視着他，而且已搜尋到了罪惡。但是他不知道這只眼睛和這只手乃是我的懷着他們這一夥人所共有的迷信，他以爲自己已被交給了一個惡魔，得忍受可怕的惡夢、絕望的思想、悔恨的刺痛、和對於遇赦的絕望的折磨，算是在坟墓彼端等待着他的折磨的一種預嚙。其實這卻是始終在場的我的影子！——他所曾加以莫大損害的這個人的最密切的接近！——現在這個人只憑着最可怕的復仇的永存的恨毒而存在着！是的，不錯！——他並沒有錯！——他的身旁留着一個惡魔，一個本來有人心的凡人，已變成了一個專門折磨他的惡魔了！」

那不幸的醫生在說這些話的時候，帶着一種恐怖的神情舉起着兩手，彷彿他在一面鏡子裏看到了一個他不認得的可怕的形象篡奪了他自己的影子的地位似的。在這樣的一瞬間——有時候這是數年間纔能發生一次的事——一個人的精神上的容貌忠實地顯現在自己的心眼之前了。說不定以前他從來沒有像此刻這樣地看到過自己。

「你折磨得他還不夠嗎？」赫絲脫說，同時注視着老頭兒的神情。他的債還沒有還清你嗎？」
「沒有——沒有他的債反而增加了！」醫生答道；當他繼續說下去時，他的態度失去了那些兇惡的性質，而變成憂鬱了。「赫絲脫，你還記得九年前的我嗎？就是那時候，我的一生也已到了秋季，而且並不是初秋。但是我的一生，都是誠懇的、用功的、沉思的、安靜的年月合成的，我把這些年月用來忠實地增加我自己的知識，同時並用來忠實地增進人類的幸福——雖然後一個目的不過是前一個的附屬物。沒有一種生活是比我的更和平更純潔的；沒有多少生活是那樣富於天賦的裨益的。你還記得我嗎？雖然你也許以為我太冷淡，但是我不是一個會替別人着想，不大顧到自己的的人嗎？——我不是和善、忠實、公正，且具有不變的雖然也許是不溫暖的情感的人嗎？那時的我不

是這樣的嗎？」

「是這樣的，而且還不止這樣。」赫絲脫說。

「可是現在我已變成了什麼？」他注視着她的臉孔問道，同時讓心中所含的全部惡意都流露在自己的臉上。「我已經告訴過你，我已變成了什麼！一個惡魔！誰使我變成這樣的？」

「那就是我！」赫絲脫戰慄着喊道。「我的罪孽並不小於他。你爲什麼不來向我復仇呢？」

「我已把你交給了那猩紅的字母，」羅澤爾·乞林渥斯答道。「如果這不能替我復仇，我也無能爲力了！」

他把手指放在那猩紅字母上，微笑了一笑。

「牠已替你復了仇！」赫絲脫·普林答道。

「我也這樣想，」醫生說道。「現在且說關於那個人，你希望我怎樣？」

「我必得把那祕密宣布出來，」赫絲脫堅決地答道。「他必得認清你的本來面目。結果將怎樣，我不知道。但是我欠他的這筆洩漏真相的宿債，終於要清償了——我乃是他的禍根。至於他的

名譽和塵世的地位，以及或許他的性命，究竟能不能保全，那是在你的掌握中。那猩紅字母已把我鍛鍊得皈依了真理，雖然這是侵入靈魂中的熾熱的烙鐵的真理——我也並不覺得他繼續過着這樣怖人的空虛生活有什麼好處，所以我也不願屈身來向你哀求。你對他喜歡怎麼辦就怎麼辦吧！這對他並沒有什麼好處——對我也沒有什麼好處——對你也沒有什麼好處！對於小珠兒也沒有什麼好處！我們在這陰慘的迷霧中是沒有出路的！」

「女人啊，我幾乎來哀憐你了！」羅澤爾·乞林渥斯說道，同時卻抑制不住一種欽佩的感動；因為她所表示出來的絕望中，含着一種近乎莊嚴的品質。「你具有偉大的天稟。假使你能早早遇見一個比我更好的愛人，也許這椿罪惡就不會發生。我哀憐你，爲了你所浪費掉的良好品性！」

「我也哀憐你，」赫絲脫·普林答道，「爲了使得一個賢明正直的人變成了一個惡魔的那種憎恨，你現在願意滌除了牠，重新再做一個人嗎？如果不是爲着他，那就加倍爲着你自己！饒恕了他，把他以後的報應留給有權管牠的『上天』去管吧！我剛才說，這對他、對你、對我，都沒有什麼好結果的，我們同在這罪惡的陰慘的迷霧中徬徨着，每走一步，都被我們撒在路上的罪惡絆着腳。其

實並不如此！對於你，只有你，是可以有好結果的，因為你深深地受了損害，你操着饒恕之權。你願意放棄這唯一的特權嗎？你願意擯棄這無價之寶嗎？」

「不要說，赫絲脫，不要說了！」老頭兒帶着陰鬱的嚴厲答道。「我並不賦有饒恕之權。我並沒有你所說的那種權力。我舊日的信仰，本來早已遺忘了，現在又回到我心裏來了；牠說明了我們所做的一切，我們所忍受的一切。你所走的第一步邪路種下了禍根；但以後的一切，都是一種陰慘的必然。得罪了我的你們，並沒有什麼罪孽，除了一種典型的幻覺中；我也並不像惡魔，雖然我從惡魔的手中攘奪了他的職務。這是我們的命運。讓那朵黑花儘量地開放吧！現在，你走你的路，照着你的意思去對付那個人吧。」

他搖搖手，就又從事採集藥草去了。

十五 赫絲脫和珠兒

這樣，羅澤爾·乞林渥斯——一個醜陋的老頭兒，他的臉相逗留在人的記憶中，是揮之不去的——向赫絲脫·普林告了別，彎着身子看着地上一路走去了。他在這裏採了一棵藥草，在那裏掘了一個樹根，放在他臂上的籃子裏。當他爬着前進時，他那灰白的鬚鬚幾乎碰着了地面。赫絲脫在他後面注視了一會兒，帶着一種半瘋的好奇心，想看看那些初春的嫩草會不會在他的腳下枯萎下去，而在那悅目的碧地上現出一道彎彎曲曲的、枯槁的、棕色的足跡來。她很想知道那老頭兒這樣勤勉地採集的，究竟是些什麼藥草。大地會不會因受他的眼睛的感應而發生一種惡意，在他的手指底下迸發出一種從未有過的毒草來迎接他？或者，要是所有的健全的草木，一經他接觸，都變成了惡毒的東西，那就能使他滿足嗎？在各處照得這樣明亮的太陽，究竟是否真的照着他呢？又或者他無論走向哪裏，究竟是否真有一圈不祥的陰影隨着他那醜陋的形體呢？此刻他究竟要走

到哪裏去？他會不會突然沉到地裏去，而在那裏留下一塊坼裂的荒地，經了若干時以後，會有致命的龍葵、山茱萸、菲沃斯（註一）以及其他的能在這氣候中生長的一切惡毒的植物，在那上面可怕地繁殖起來？或者，他會不會生了蝙蝠的翅膀而飛上天去，飛得愈高卻愈見其醜陋？

「不管是不是罪惡，」赫絲脫·普林恨恨地說，一邊仍然注視着他的後影，「我恨這個人！」

她因這情感而責備自己，但卻無法克服或削弱牠。當牠嘗試着克服牠的時候，她就想到很久

以前在一個遠方的國度裏所過的那些日子：那時候，他常常在薄暮時分從他那與世隔絕的書房裏鑽出來，坐在他們家裏的爐火光中和他的嬌妻的微笑中。他常說，他必需在這微笑中溫暖自己，使久埋在那些寂寞的書本中所得來的冷氣，能從他那學者的心上趕走。這樣的情景，從前以為是不能不算幸福的；但現在，透過了她以後的生活的陰慘的媒介望過去，牠們卻列在她的最醜惡的記憶之中了。她奇怪怎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景！她奇怪當時她怎麼會願意嫁給他！她以為她的最該懺悔的罪惡，乃是她竟忍受了並且反應了他那不冷不熱的手的把握，並且還容她的嘴唇和眼睛的微笑跟他的融合在一起。當她的心還不懂什麼的時候，羅澤爾·乞林渥斯曾經勸誘她幻想自

已在他的身旁是很幸福的；他造了這一重罪孽，似乎是比以後別人對他的任何罪孽都更厲害。

「是的，我恨他！」赫絲脫比以前更恨恨地說。「他欺負了我！他害得我比他害我更甚！」

讓人們在向女子求婚時提心弔膽着吧，除非他們能同時求得她心中的最大的熱情！不然，當一種比他們自己的更有力的接觸喚醒了她全部的情感時，他們也將像羅澤爾·乞林渥斯那樣，陷於不幸的命運中，即使他們拿那種恬靜的滿足，那種幸福的大理石像，當作溫暖的現實來欺騙她，也仍將遭受指摘。可是赫絲脫應該早就取消了這種不公正的心理的。這表示着什麼呢？難道長長的七年，在那猩紅字母的折磨之下，給予了這麼多的痛苦，卻不曾造成懺悔之念嗎？

在這幾分鐘間，當她站在那裏注視着老羅澤爾·乞林渥斯的僵僵的後影時所發生的情感，在赫絲脫的心理狀態上照射了一道陰暗的光線，把她平時自己不肯承認的許多心思都宣露出來了。

他走得見了以後，她纔召喚她的孩子。

「珠兒！珠兒！你到哪裏去了！」

活動的精神永不會衰滅的珠兒，當她母親在跟那採藥草的老頭兒談話的時候，正在玩得津津有味。最初，上面已經說過，她異想天開地跟水潭中她自己的影子玩耍着，想招呼那影子出來；後來，因為牠不肯出來，她就想尋找一條通路到那捉摸不到的天地中去。可是不久又發見，她和那影子兩者中總有一個是虛幻的，她就轉到旁的方面去尋求更好的娛樂去了。她用樺樹皮做了許多小船，在船裏裝載了蝸牛壳，就把牠們送到大洋中去；她派遣出去的船隻，比新英格蘭的無論哪一個商人的還要多，可是其中一大半都覆沒在海岸附近。她抓住了一只活的馬蹄和尾巴，捕獲了幾條星魚，又把一條水母晒在暖和的陽光中，使牠逐漸融化。於是她抓起海潮前綫上佈滿的白沫來，拋在風中，隨即飛步趕過去，抓住那些落下來的大片雪花。這頑皮的孩子又看到一羣海鳥，在海邊跳來跳去覓食，她就在圍裙裏檢滿了石卵，從一塊一塊岩石上爬過去，非常敏捷地去投擊這些小的海鳥。有一只白胸的灰色小鳥，珠兒幾乎可以斷定，已被一枚石卵擊中了，鼓着受傷的翅膀逃去。可是這時候，那妖精似的孩子卻嘆了一聲，就停止了她的遊戲；因為她很傷心，她竟傷害了一只跟海風一樣放蕩——或跟珠兒自己一樣放蕩的小東西了。

她最後的事務，是搜集各種海草來替自己做成一條圍巾或披肩，和一種頭飾；這樣，她的樣子就很像一個小人魚了。她是承襲了她母親設計帷幔和服裝的天才的。最後，珠兒又拿了一些海藻來，盡其所能在自己的胸前添上了一種她在她母親的胸前看得極熟的裝飾，算是她的人魚裝束的最後點染。那是一個字母——A字，——可是並不是猩紅的，而是嫩綠色的！她低着頭，怪有興味地端詳着她胸前的這個花樣；彷彿她降生到世界上來的唯一使命，就是要探明其中所隱藏着的意義似的。

「母親也許要問我這是什麼意思哩！」珠兒心想。

正在這個時候，她聽到了她母親的叫聲，就好像一只輕快的小海鳥似的飛到了赫絲脫·普林的面前，跳舞着，歡笑着，指點着她胸前的裝飾。

「我的小珠兒，」赫絲脫沉默了一會兒，纔說道，「這綠的字母，戴在你這孩子的胸前，是沒有什麼意思的。但是你可知道，孩子啊，你的母親注定要戴的這個字母是什麼意思？」

「知道的，母親，」孩子說道。「這是大寫的A字。你已在字母書上教過我了。」

赫絲脫一眼不霎地注視着她的小臉；雖然她的黑眼睛裏帶着那種她時常可以看到的奇特的表情，但是她不能夠斷定究竟珠兒有沒有把什麼意義歸在這個符號上。她發生了一種病態的渴望，渴想確定這一點。

「孩子，你可知道你的母親爲什麼要戴這個字母？」

「我當然知道的！」珠兒伶俐地看着她母親的臉，答道。「這跟那牧師把手放在他的心上是同一的理由！」

「這是什麼理由呢？」赫絲脫一半微笑着問，因爲覺得那孩子的說話是不適切得可笑的；但轉念一想，卻臉色蒼白了。「這字母跟無論哪個心有什麼關係呢，除了我的？」

「不，母親，我已經把我所知道的完全告訴你了，」珠兒帶着比平時說話更莊重的神情說。「你去問你剛才跟他講話的那個老頭兒吧！也許他說得出。但是現在認真說吧，親愛的母親，這個猩紅字母是什麼意思？——你爲什麼要戴牠在胸前？——那牧師爲什麼要把他的手放在心上？」

她雙手握住了她母親的一只手，帶着她那放蕩任性的性格裏很少見的一種懇摯的神情，注

視着她母親的眼睛。赫絲脫想到，這孩子也許真的在用稚氣的信任來求跟她接近，並且在竭其所能和所有的智力來建立一個同情的交點。這使珠兒顯現出了一種難得看到的容貌來。直到此刻，那做母親的雖以全身心熱愛着她的孩子，同時卻訓練自己，不要希望得到的酬報會多於四月裏的微風的剛愎任性；這種微風在輕鬆的遊戲上消磨着時光，有時也會勃發難以理解的熱情，在牠最高興的時候會突然發怒，你如果把牠擁到懷中來，牠給你的冷氣往往多於暖意；爲要彌補這種惡行，牠有時候會有意無意地帶着一種可疑的溫柔來吻你的臉，撫弄你的頭髮，隨即又去幹牠那些旁的無聊的事去了，只在你的心中留下一種夢也似的快感。而且，這還是那孩子的母親對她的性情的評價呢。要是旁的任何觀察者，也許只能看到少數不可愛的性質，而將加以更黑暗的描寫。可是此刻，這個念頭卻強烈地來到了赫絲脫的心中：這樣早熟、這樣伶俐的珠兒，也許已經達到了可以做母親的朋友並儘量分擔母親的悲痛而對於母女倆都不致有什麼損害的年齡。在珠兒的小小的混沌的性格中，也許可以看到現出來——而且也許從最初就存在着——一種不屈不撓的勇敢的堅定的主張，——一種不受約束的意志，——一種堅韌的自傲，這是很可以訓練成爲自

尊心的，——以及對於許多仔細考察起來就會發見其中含着虛偽的成分的事物的痛恨。她也具有情感，雖然直到此刻還是辛辣而不受人歡迎的，好像尚未成熟的果子的最濃厚的滋味一樣。具有着這一切寶貴的性質，赫絲脫心中暗想，如果這精靈似的孩子不會變成一位高尙的婦人，那她從她母親那裏承襲得來的邪惡真是太大了。

珠兒要在那猩紅字母之謎的周圍徘徊的不可避免的傾向，似乎是她生而具有的一種本性。從她有意識的生活的最初期起，她就將這事當作了她被派定的使命。赫絲脫時常以爲「造化」定有一個懲罰報應的計劃，纔賦與了那孩子這種顯著的癖性；可是直到現在，她從來沒有想過，究竟在這個計劃中，是否也含着的一種慈悲的、施恩的旨意。如果把小珠兒不僅當作一個塵世的孩子，同時也當作一個神靈的使者，用信仰和信任來接待她，那末，安知她的使命不是在消除那冷藏在她母親心裏而使牠變成了一個坟墓般的悲痛呢？——並且幫助她制伏那從前是十分狂暴、就是現在也還沒有死滅或睡着、只是被禁錮在那同一坟墓似的心中的熱情呢？

這些就是此刻在赫絲脫的心中活動着的思想，印象鮮明得好像有人在她耳邊對她說了這

些話似的。在她這樣想的時候，小珠兒一直在那裏，雙手握着母親的手，仰面望着，一邊一而再，再而三地問着這些尋究根底的問題。

「這字母是什麼意思，母親？——你爲什麼要戴牠？——那牧師爲什麼要把他的手放在心上？」

「我該怎麼說呢？」赫絲脫暗想道。「不！如果這是那孩子的同情的代價，那我出不起。」於是她高聲說了。

「傻珠兒，這些是什麼問題啊？世界上有許多事情，小孩子是不應該問的。關於那牧師的心，我怎麼知道呢？至於這猩紅字母，我是喜歡牠的金綫而戴牠的。」

在過去的七年間，赫絲脫·普林從來沒有對她胸前的符號虛僞過一次。這也許是一個嚴厲的、苛刻的守護神的符呪，可是這守護神現在好像已遺棄了她，因爲他看到他雖然嚴密地守護着她的心，卻已有一種新的邪惡鑽了進去，或者是一種舊的邪惡始終沒有被趕出去。至於小珠兒，那懇摯的神情不久就從她的臉上消失了。

可是那孩子並不肯就此丟開這個問題。當她的母親和她回家時，她在路上又問了兩三次；在吃晚飯的時候，和赫絲脫放她到牀上去睡的時候，她又問了這麼幾次；最後，當她好像已經睡着了的時候，她又突然擡起頭來，黑眼睛裏露着惡作劇的光芒，問道：

「母親，這猩紅字母是什麼意思？」

第二天早上，這孩子一醒來，就從枕頭上擡起頭，提出了另一個問題，卻被她不知所以然地跟對那猩字母的查究連在一起——

「母親——母親——那牧師爲什麼要把他的手放在心上？」

「閉你的嘴，頑皮孩子！」她的母親帶着一種以前從未有過的嚴厲神情，答道。「不要來戲弄我，不然我要把你關到那黑暗的壁櫥裏去！」

(註一) henbane——一種毒草能殺禽鳥。

十六 林中的散步

赫絲脫·普林始終決意要使丁米司兌爾先生明白那個混在他身邊的人的真相，不管目前有什麼痛苦或將來會發生怎樣的結果。她知道他近來常在半島的海濱或附近有林木的小山上作默想的散步，她就想在這樣的一個時候去跟他交談；可是接連尋求了幾天，她竟找不到這樣一個機會。其實，她假使跑到他的書房裏去訪問他，也不會引起什麼謠言或對牧師的聖潔清白的名譽發生什麼危險的；在那裏，以前已有不少懺悔者自白了也許跟那猩紅字母所代表的同樣深重的罪孽。可是，一部分由於她害怕老羅澤爾·乞林渥斯的祕密的或公然的干涉，一部分由於她那會無端發生猜疑的懷着鬼胎的心，還有一部分由於她和牧師會談時，兩人都需要整個寬闊的世界可供呼吸——爲了這種種原因，所以赫絲脫絕沒有想到在任何比露天稍狹隘的祕密場所去會見他。

最後，在一間曾請了米司兌爾牧師來祈禱過的病室中服務時，她纔得知他已在上一天到那些印第安信徒中間去訪問伊利奧使徒去了。他大概將在明天午後某一個時候回來。因此，到了第二天，將近那個時候，赫絲脫就帶了小珠兒——她是她母親無論到哪裏去時的必然伴侶，不管她在那裏是多麼的不方便，——出發前去了。

這兩個行路人從半島上走到了大陸上以後，所走的道路只是一條小徑。牠彎彎曲曲地伸展到那原始的森林的神祕中去。森林緊緊地把牠夾在中間，兩旁都非常黑暗濃密，上面僅僅露出極不完整的幾線天空，以致在赫絲脫的心目中，這竟好像是她多年來在其中徬徨着的精神上的荒野。這天的天氣，是寒冷而陰沉。頭上有一大片灰色的雲，被微風輕輕地推動着；所以時時可以看到一綫閃爍的陽光，在小徑上孤寂地跳動着。這種瞬息即逝的陽光，始終出現在林中可以遙望到的很遠的彼端。當她們走過去時，那快活的陽光——在這麼陰鬱的天氣和景色中，至多只能些微有點快活的，——就抽身回去了，使牠本來跳舞着的地方顯得更其陰暗，因為她們原希望這裏是很光明的。

「母親，」小珠兒說道，「太陽光不喜歡你。牠逃去躲好了，因為她害怕你胸前的東西。現在你看牠在那邊很遠的地方跳舞着。你站在這裏，讓我跑過去捉住牠。我只是一個孩子。牠不會逃避我的，因為我的胸前還沒有戴着什麼！」

「我希望你永遠不要戴什麼兒啊，」赫絲脫說。

「爲什麼不要呢，母親？」珠兒問道；她本來要開始跑了，現在卻又站住了。「當我長成一個婦人的時候，牠不是自然而然的會來的嗎？」

「跑吧，孩子，」她母親答道，「去捉住那陽光！牠立刻就要不見了。」

珠兒就急急地跑過去；赫絲脫微笑着看她果真捉住了陽光，歡笑着站在牠中間，全體都被牠的光輝照亮了，閃耀着由急速的運動所引起的生氣。陽光逗留在這孤獨的孩子周圍，彷彿牠很喜歡這樣的一個遊伴似的，直到她的母親也快要跨到這迷人的圈子裏來的時候。

「現在牠就要走了，」珠兒搖着頭說。

「看着！」赫絲脫微笑着回答。「現在我可以伸出手來，抓住牠一點了。」

當她正要這樣做時，陽光就消滅了；或者，從在珠兒臉上跳舞着的光輝的表情看起來，她的母親也許會以為這孩子已把牠吸收了進去，而當她們走到更陰暗的處所去時，就會重新把牠放射出來，照亮着她的路徑。在珠兒的性格中，沒有一種旁的性質是像這永不會衰滅的活潑潑的精神那樣地使她母親感覺到新鮮的、非從遺傳得來的活力的；她沒有那種憂愁病，現代的兒童卻差不多全體都從他們的祖先承繼着這種疾病和癩癧症。也許這樣的活潑也是一種病，而不過是赫絲脫在珠兒誕生之前用以抵抗她的悲痛的那種狂暴的精力的反映。這給予了那孩子的性格一種剛強的、金屬似的光澤，確是一種可疑的美質。她需要——有些人終身需要的東西——一種能深深地感動她而使她發生仁愛和同情心的悲哀。但在小珠兒，來日方長哩。

「來，我的兒！」赫絲脫在珠兒曾站在陽光中的地方望着四周，說道。「我們再走一小段路，到林中去坐着，休息休息。」

「我並不疲乏呢。母親，」那小姑娘答道，「但是你如果肯講一個故事給我聽，那你可以去坐着。」

「一個故事，兒啊！」赫絲脫說。「講到什麼的呢？」

「哦，一個講到那『黑人』的故事。」珠兒答道，同時牽着她母親的衣裳，擡起頭來，一半真摯一半惡作劇地望着她的臉。「他怎樣常在這森林裏出沒，隨身帶着一本簿子——一本大的、沉重的、有鐵箍的簿子；還有這醜陋的『黑人』怎樣把他的簿子和一枝鐵筆拿給他在這樹林中遇見的每一個人，而他們得用他們自己的血來寫上自己的名字去。於是他就他們的胸前印上他的標記去！你有沒有遇見過這『黑人』母親？」

「誰講這故事給你聽的，珠兒？」她的母親問道，心中知道這是當時的一種普通的迷信。

「那是你昨夜去幫忙的那一家，坐在灶角裏的老婆婆講的。」孩子答道。「但是當她講着的時候，她以為我已經睡着了。她說，有上千上萬的人在這裏遇見過他，在他的簿子上簽了名，而胸上印着他的標記。那個壞脾氣的老太婆，喜賓司夫人就是其中的一個。而且，母親啊，那老婆婆又說，這個猩紅的字母是那『黑人』印在你身上的標記，當你在半夜裏走到這黑暗的林中來會他時，牠就像紅色的火焰似的放着光。這是真的嗎，母親？你有沒有在夜裏去會他？」

「你夜裏醒來時，有沒有發見過你母親不在身邊？」赫絲脫問道。

「我記得沒有，」孩子說道。「假使你怕敢把我留在我們的小屋裏，你儘可以帶着我去。我是非常高興去的！但是現在，母親啊，告訴我！究竟有沒有這樣的一個『黑人』？你有沒有遇見過他？還有這個是不是他的標記？」

「如果我告訴了你，你肯不肯讓我安靜一會兒？」她的母親問道。

「好的，如果你完全告訴了我的話，」珠兒答道。

「我生平有一次遇見了這個『黑人』！」她的母親說道。「這猩紅字母就是他的標記！」

這樣交談着，她們已深深地走入了林中，不會給偶然的過路人看到了。到了這裏，她們就坐在一堆茂盛的青苔上，這在前世紀的某一個時代本是一棵極大的松樹，牠的根和榦埋在陰暗的陰影中，牠的頂卻高聳在上空裏。她們所坐的地方，乃是一個小小的幽谷，兩邊都有一道逐漸高上去的鋪滿落葉的隄岸，中間有一條小溪流貫着，溪底都是沉溺在水中的落葉。倒懸在溪上的大樹，已投下了一些樹枝來，阻住了溪流，使牠在有幾個地方不得不形成了漩渦和墨黑的深潭；在流得

比較急速活潑的幾段上，溪底呈現着石卵和棕色的、雪亮的沙泥。隨着這溪流望過去，在森林中不遠的地方還可以看到水上的反光，但不久牠就在那些使人迷惑的幹樹和叢樹以及佈滿灰色苔蘚的大石頭中間，消失得影踪全無了。這些大樹和花崗石，似乎故意要使這條小溪的來源不讓人知道；也許是怕那永遠喋喋不休的溪流會把這古老的森林心中的故事悄悄傳出去，或把其中的祕密在一個水潭的平滑的水面上映現出來吧。真的，當牠偷偷地前進時，這小溪繼續不斷地喋喋着，聲調是親切、恬靜、而慰藉人的，但又很憂鬱，好像一個小孩子在幼稚時代沒有遊戲的心情，不知道在悲哀的熟人和陰暗的環境之中怎樣自尋歡樂一樣。

「溪呀！愚蠢討厭的小溪呀！」珠兒在傾聽了一會兒牠的喋喋之後，喊道。「你爲什麼這樣悲哀呢？打起精神來，不要老是歎氣嗚咽！」

但是這條小溪，在牠的短短的一生中，已在那些樹林間經歷了這麼嚴肅的一種經驗，以致牠不能不講着牠，似乎沒有旁的話可說一樣。珠兒有一點是跟這小溪相像的：她的生命之流是從一個同樣神祕的泉源湧出來，所流過的地方的景色是同樣陰暗的。可是不像這小溪，她卻一路跳着

笑着，輕鬆地講着空話。

「這條悲哀的小溪在說些什麼，母親？」她問道。

「如果你自己也有一段哀愁的話，那末這小溪就會把這個告訴你了。」她的母親答道，「正如她在把我的哀愁告訴我一樣！但是現在，珠兒呀，我聽見路上有腳步聲音，和人撥開樹枝的聲音了。我要你一個人去玩去，讓我跟那邊來的人講話。」

「來的是那『黑人』嗎？」珠兒問道。

「你肯去玩嗎，孩子？」她的母親重複道。「可是不要老遠走到林子裏去，而且留心着，我叫你時你就回來。」

「好的，母親，」珠兒答道。「可是如果來的是那『黑人』，你好不好讓我等一會兒，看看他跟他挾着的那本大簿子？」

「去吧，傻孩子！」她的母親不耐煩地說。「並不是什麼『黑人』！現在你已可以在樹林間望見他了。是那位牧師呢！」

「果然是的！」那孩子說。「而且，母親啊，他的手放在心上呢！這是不是因為當牧師在那本簿子上簽名時，那『黑人』在這個地方印上了他的標記？可是他爲什麼不像你這樣，把牠戴在胸前呢，母親？」

「去吧，孩子，等一會兒你可以儘量來戲弄我，」赫絲脫·普林喊道。「但是不要老遠跑開去。留在你可以聽到溪水聲音的地方。」

那孩子就沿着溪流歌唱着走了，企圖用一種比較輕快的調子來混在牠的憂鬱的聲音裏。可是這小溪不願受人安慰，依舊不住地用不可解的言語訴說着這陰慘的森林中發生過的什麼非常可悲的祕事——或是在預先哀悼着什麼將要發生的悲劇。因此，在自己的短短的一生中已有不少暗影的珠兒，就決意跟這哀訴着的小溪斷絕關係了。她就着手去採集紫羅蘭和白頭翁，以及生長在一塊大岩石的罅隙中的猩紅的耬斗菜。

在她那精靈似的孩子走了以後，赫絲脫·普林就向那林中小徑走近了一兩步，但依舊留在那些樹木的深湛的暗影中。她看到牧師獨自一人，正在沿着小徑走過來，手裏拄着一根從道旁割

下來的拐杖。他的樣子是憔悴而孱弱，流露着一種毫無精神的沮喪的神情；當他在鎮上走來走去時，或在任何他認為易於被人家看到的地方，這種神情從來沒有這樣明顯地流露過。但在此地，這與世隔絕的森林中，——這種地方本來也會使人的精神很難受的，——牠卻可哀地顯露了出來。他的腳步也是沒精打采的，彷彿他想不出有什麼往前再走一步的理由，也不願意往前再走一步似的；他此刻的願望，——如果他還有什麼願望的話，——似乎就是投身在最近的那棵樹底下，一動不動地躺着，直到永遠。讓落葉滿佈在他身上，泥土逐漸堆積上去而成爲一個小丘，不管那身體中有沒有生命。說是希求死或是避免死，都是還嫌過對明確的一個目的。

在赫絲脫看來，丁米司兌爾牧師並沒有顯露着什麼積極的、活躍的苦痛的徵候，除了如小珠兒說過的，他把他的手放在心上這一點。

十七 牧師和他的區民

雖然牧師走得很慢，但當赫絲脫·普林沒有能夠喊出聲音來引起他的注意以前，他差不多已經走過了。最後，她纔能喊出聲來。

『亞塔爾·丁米司兌爾』最初她喊得聲音很微弱；接着纔比較響而嘎聲地喊道，『亞塔爾·丁米司兌爾！』

『講話的是誰？』牧師答道。

他好像一個人在不願被別人看到的狀態中突然被看到了似的，立即就振作起來，把身子挺直了一些。他不安地朝發出聲音來的這一方面看去，就在那些樹下朦朧地看到一個人形，所穿的衣服是如此的幽暗，在那有雲的天空和濃密的樹葉所造成的正午時分的灰暗中是顯得如此的不分明，以致他不知道這究竟是一個女人還是一個影子。他一生的旅途，或許也被從他的思想中

鑽出來的一個幽靈這樣地騷擾着，也未可知。

他走近了一步，就看到了那猩紅的字母。

「赫絲脫！赫絲脫·普林！」他說道。「是你嗎？你還活着嗎？」

「活着！」她答道。「正如七年來一樣地活着！你，亞塔爾·丁米司兌爾啊，你也還活着嗎？」

他們要這樣地互相詢問彼此的實在的肉體上的存在，甚至於懷疑他們自己的存在，是毫不足怪的。他們在這幽暗的森林中這樣奇怪地相會，真像兩個在生前有密切關係的鬼魂第一次在墳墓彼端的世界中會面，彼此都害怕地冷冷地戰慄着；因為還沒有熟悉他們的處境，又不慣於跟脫離了肉體的人物作伴。兩邊原都是鬼，可又各自害怕着對方的鬼！他們也對自己發生了害怕的心情，因為這危急的時機使他們回復了他們的意識，使各人在心裏明白地看到了自己的歷史和經歷，這在活着的時候，除了這樣緊急的時光以外，是決計做不到的。在這一瞬間的鏡子中，靈魂看到了牠自己的容貌。戰戰兢兢地，畏畏縮縮地，而且好像由於一種遲緩而勉強的必要似的，亞塔爾·丁米司兌爾伸出他那冷得跟死人一樣的手去，觸着了赫絲脫·普林的冰冷的手。兩人的握手，

雖然是這樣冷冰冰的，但卻取消了這次會見中的最陰慘的事物。現在，他們至少可以感覺到他們是屬於同一個世界的居民了。

一句話也沒有說——並不是由他領導，也不是由她領導，而是出於一種不言中的同意——他們就悄悄地向赫絲脫從那裏鑽出來的樹林的陰影中走去，而去坐在她和珠兒剛纔坐過的那堆青苔上。及至他們能夠開口說話的時候，最先說的只是兩個極普通的熟人見面時所說的那些應酬話，例如天氣好陰沉啦，暴風雨快要來啦，接着又互相問了一回好。他們就這樣並不大膽地，一步一步地談到那深深潛伏在他們心中的題目上去了。他們已被命運和環境分離得這樣久，所以必須要有一些無關緊要的閒話來做先驅，打開了交談之門，然後纔能把他們的真正的心思從門檻上引出來。

過了一會兒，牧師注視着赫絲脫·普林的眼睛，說道：

「赫絲脫，你有沒有得到安寧？」

她悽慘地微笑了一笑，俯視着她的胸前。

「你得到了嗎？」她問道。

「沒有——有的只是絕望！」他答道。「像我這樣的人，過着我這樣的生活，還有什麼可望呢？假使我是一個無神論者——一個沒有良心的人——一個具有粗暴而野蠻的本能的無賴——也許我早已得到了安寧。不，我是根本不應該失掉牠的！但是，照我現在的靈魂而言，我本來所有的無論什麼良好的品質，所有的最精美的天賦，都已經變成了精神的折磨的原素。赫絲脫啊，我是世間最可憐的人！」

「人們很尊敬你，」赫絲脫說道。「你當然在他們中間做着好事，這不能給你什麼安慰嗎？」
「更大的悲慘，赫絲脫啊！——只有更大的悲慘！」牧師苦笑着答道。「至於我看起來似乎在做的好事，我對牠是沒有什麼信心的。這必然是一種誤信。像我這樣的一個破滅了的靈魂，對於別人的靈魂的救濟有什麼效能呢？——像我這樣的一個玷污了的靈魂，對於牠們的清淨化又有什麼效能呢？說到人們的尊敬，我但願牠能變為輕視和憎恨！赫絲脫，你能以為這是一種慰藉嗎？——我不得不站在講經壇上，看到這麼多的眼睛仰望着我的臉，彷彿天國的光正在從那裏射出來似

的——不得不看到我那渴求真理的羊羣傾聽着我的話，彷彿班德高斯脫的舌頭（註一）在講話似的——於是向自己的內心中一望，就看到了他們所崇拜的偶像的醜惡的真相！我時常痛心、苦悶地對着我的表面和我的實際間的對比笑着撒但也對這笑着！

「你在這一點上冤枉了你自己，」赫絲脫溫和地說。「你已經深深地、痛切地悔改了你的罪惡早已遺棄在過去的那些日子中了。你現在的生活，實實在在並不比人們心目中所想像能稍不聖潔。難道這樣用善行來保證，證明到悔悟，其中沒有一點真實性嗎？這爲什麼不能使你得到安寧呢？」

「不，赫絲脫，不！」牧師答道。「其中一點實質也沒有！那是冷而死的，對於我一點也沒有用！說到懺悔，我已幹得夠了！說到悔悟，卻並沒有！不然，我就該老早脫掉了這些虛偽的聖潔的衣裳，把我在受最後的審判時將要現出來的形相顯示給世人看了。你是幸福的，赫絲脫啊，你公開地在胸前佩着這個猩紅字母！我的卻在暗中燒灼着！在受了七年的欺詐的折磨以後，得以這樣注視着一只認識我的真相的眼睛——你恐怕不很知道這是一種多麼大的慰安吧！假使我有一個朋友——

即使是一個死仇也好！——每天當我被其他的人們的讚美弄得非常難過的時候，我可以跑到他那裏去，把真相披露出來，使他知道我是一個最卑劣的罪人，那麼，我想我的靈魂也許還可以活着不死。只要這樣的一點真實，就可以使我得救了！但是現在，一切都是虛偽！——一切都是空虛！——一切都死了！

赫絲脫·普林望着他的臉，但又不肯立刻說出口來。可是，他已這樣猛烈地把他那些長期抑制着到情緒說了出來，他這番說話供給她一個極好的機會，使她可以把她原來要說的話插進去。她克服了她的恐懼，開口說道：

「你剛纔所希求的可以跟他一道哀哭你的罪惡的朋友，你有一個在這裏，那就是共同犯罪的人！」——說到這裏，她又躊躇了一下，但終於努力說了出來。——「你早已有了——一個這樣的仇人，跟你同住在一所房子裏！」

牧師跳了起來，喘息着，抓着他的心，彷彿要把牠從胸膛裏挖出來似的。

「哈！你說什麼！」他喊道。「一個仇人在我自己的屋裏！你是指什麼而說的？」

赫絲脫·普林此刻充分地感到了她對這個不幸的人所釀成的深刻的損害，因為她竟讓他在那毫無疑義地懷着惡意的人的掌握中留了這麼多的年月——其實這是一刻鐘也不行的。只是這個仇人的接近，無論他是戴着怎樣的假面具，已足以擾亂像亞塔爾·丁米司兌爾那樣敏感的人的心境了。以前有一個時期，赫絲脫沒有這樣想到這一點；或者，也許因為她自己所受的苦痛而很厭世，她就讓牧師去忍受那種她或許認為比較容易忍受的刑罰了。但是近來，自從他在刑臺上熬夜的那一夜起，她對他所有的同情就軟化而興奮起來了。現在她更正確地看到了他的心。她絕不懷疑，羅澤爾·乞林渥斯的繼續在身邊——那毒化了他周圍全部空氣的祕密的惡意的毒素——以及他那可以干涉牧師的肉體上和精神上的疾病的醫生的權力——這種種凶惡的機會，都被利用在一個殘酷的目的上了。藉着這些，他使那病人的良心永遠留在煩躁的狀態中；這種傾向並不會用健全的痛苦來醫好他，只會使他的精神上的存在瓦解而崩潰。結果，在塵世上，恐怕不會不造成瘋狂；而在以後，將跟「善」和「真」永遠脫離了關係，就像世間的瘋子那樣。

這就是她所促成的這個人的破滅，而這個人是她從前——不，我們為什麼不該說出來呢？

——現在依舊熱烈地愛着的赫絲脫覺得，如她曾經對羅澤爾·乞林渥斯說過的，犧牲牧師的名譽，甚至於死，實在都比她以前所選取的辦法好無限倍。現在，與其要白白這痛心的錯誤，她是寧願倒臥在那些落葉上，而死在亞塔爾·丁米司兌爾的腳邊的。

「亞塔爾啊，」她喊道，「饒恕我吧！在旁的一切事情上，我都是力求忠實的，忠實是我所堅持的唯一美德，而且無論在怎樣的困難中，都堅持着牠；除了你的安全——你的生命——你的名譽，——被牽涉着的時候，在這樣的一個時候，我贊同了一種欺騙。但是撒謊總是不好的，即使死在另一面威脅着！你想不到我所要說出來的話嗎？那個老頭兒——那醫生——他們稱他爲羅澤爾·乞林渥斯的——他原是我的丈夫呀！」

牧師帶着十分猛烈的激情，對她看了一下；這種激情——以多種形式跟他那些更高尚、更純潔、更溫柔的品質混在一起——實在就是魔鬼所據爲己有並想藉此獲得其餘各部分的他那一部分。赫絲脫從來沒有看到過比這更陰沉或更兇猛的擊盪。在那短促的一瞬間，這竟是一種邪惡的變相。但是他的性格已被苦痛折磨得非常孱弱，即使牠那些低級的精力也只能作一暫時的掙

扎。他隨即跌倒在地上，用兩手捧着他的臉。

「我早就應該猜到的，」他喃喃地說。「我早就知道了！我第一次跟他見面，以及以後每次見他的面時，心中總要發生一種自然的畏縮，這不是已把那祕密告訴了我嗎？我爲什麼不會了解呢？赫絲脫·普林啊，這件事是多麼可怕，你是知道得很少，很少的！多麼可恥啊！——多麼難堪啊！——多麼怖人地醜惡啊，一個有病的、罪惡的心竟這樣暴露在那獐視着他的眼睛之前！女人啊，女人啊，這是應該由你負責的！我不能夠饒恕你！」

「你饒恕我吧！」赫絲脫喊着，就投身在他身旁的那些落葉上。「讓上帝來懲罰你得饒恕！」帶着一種突如其來的、絕望的柔情，她伸出兩臂去抱住了他，把他的頭撇在她的胸上；也不管他的臉恰好貼在那猩紅字母上。他很想脫身，可是卻掙扎不脫。赫絲脫不肯放鬆他，恐怕他再那麼嚴厲地注視她。全世界的人會對她顰眉蹙額，——已有七年之久，大家都對這孤寂的女人顰眉蹙額，——可是她卻忍受了這一切，從沒有一次掉開過她那雙堅定的、悲哀的眼睛。上天也對她顰蹙過，可是她並沒有死。至於這個蒼白的、衰弱的、罪惡的、悲苦的男子的顰蹙，赫絲脫卻受不了，吃當

不住了！

「現在你肯饒恕我嗎？」她重複地說了好幾遍。「你肯不再響聲嗎？你肯饒恕嗎？」

「我饒恕你了，赫絲脫。」最後牧師纔從悲哀的深淵中嘆出了一口長氣來，答道，但並不含着什麼怒意。「現在我完全饒恕你了。願上帝饒恕我們兩人！赫絲脫啊，我們還不是世界上最壞的罪人。還有一個比我這玷污了的牧師更壞的人哩！那個老頭兒的報復，實在比我的罪孽更邪惡。他冷血地侵犯了一個人心的神聖，不可侵犯性。你和我，赫絲脫，從沒有這樣幹過！」

「從沒有，從沒有！」她悄悄地說。「我們所幹的事，有牠固有的神聖性。我們曾經這樣感覺到！我們曾經這樣對彼此說：你忘記了嗎？」

「別響，赫絲脫！」亞塔爾·丁米司兌爾說着，從地上站了起來。「不；我並沒有忘記！」

他們又坐下了，並着肩，握着手，坐在那生滿青苔的橫倒的樹榦上。人生從沒有給予他們一段比這更陰暗的時光；這是他們已經偷偷地走了這麼久而卻愈走愈黑暗的那個旅途的終點了；可是那旅途卻又含着的一種魅力，使他們逗留在那兒不肯離開，挨過一會兒是一會兒，終於還是有個

一會兒的。他們周圍的森林朦朧起來了，而且軋軋地響着，因為狂風正在從其中吹過。樹枝在他們頭上笨重地搖擺着；那些嚴肅的老樹對彼此哀吟着，彷彿在訴說坐在底下的那一對人兒的悲慘的故事，或勉強預告着行將來到的災難似的。

可是他們依舊逗留着。那條通到鎮上去的林中小徑，看起來是多麼陰慘啊——一回到鎮上，赫絲脫·普林又得擔負着她那恥辱的重荷，而牧師又得戴上他的名譽的空虛的假面具了！所以他們又逗留了一會兒。從來沒有什麼金黃色的光，是像這黑暗的森林中的陰暗這樣可貴的。在這兒，只有他的眼睛看到，那猩紅字母就不會燒灼那墮落的女人的胸脯了！在這兒，只有她的眼睛看到，對上帝和人類都虛偽的亞塔爾·丁米司兌爾就可以忠實一會兒了！

他突然想到了一件事，就跳了起來。

「赫絲脫，」他喊道，「這兒又有一件新的可怖之事！羅澤爾·乞林渥林已知道你要宣佈他的真相了。那末，他會不會繼續保守着我們的秘密呢？現在他將用什麼手段來復仇呢？」

「他有一種怪愛守秘密的癖性，」赫絲脫沉思着答道；「他那些隱祕的復仇方法已使這在

他身上生了根。我相信他大概不至於把這祕密宣布出來的。他一定將另尋滿足他那邪惡慾望的方法。」

「可是我呢！我怎能跟這死仇呼吸着同一的空氣，再活下去呢？」亞塔爾·丁米司兌爾喊道；他的內部收縮着，他的手不安地揪在心上——這已變成了他的不由自主的一種姿勢。「替我想看，赫絲脫！你很強。替我想個辦法吧！」

「你決不能再跟這個人同居，」赫絲脫慢慢地堅決地說。「你的心決不能再處在他那邪惡的眼睛之下！」

「這比死還要難過得多！」牧師答道。「但是怎麼避免牠呢？我還有什麼辦法呢？我該倒臥在你把他的真相告訴我時我投身其上的這些枯葉上嗎？我不得不撲倒在那裏，立刻死去嗎？」

「天哪，你已遭遇了一種怎樣的破滅啊！」赫絲脫說着，淚水湧到了她的眼睛裏。「你難道僅僅爲了懦弱，就要死嗎？旁的原因是沒有的！」

「上帝的裁判已落在我身上，」那受良心苛責的牧師答道。「我沒有充分力量來跟牠奮

「上天也會大發慈悲的，」赫絲脫接應道，「只要你有力量來利用牠。」

「你爲我長起力量來吧！」他答道。「告訴我該怎麼辦。」

「世界難道是這樣狹隘的嗎？」赫絲脫·普林喊道；她那雙深滿的眼睛注視着牧師的眼睛。本能地對那渙散頹唐到幾乎已經不能豎立的心靈發揮着一種磁石似的力量。「難道宇宙就被包括在那個市鎮的四境以內嗎？——這市鎮在不多幾時以前也不過是一片佈滿落葉的曠野，荒涼得跟這裏的四周一樣的。那條林中小徑是通到哪兒去的？回到鎮上去的，你說是！不錯；可是也通往前方！牠更深入，更深入地通入荒野之境，愈走就愈不易被人看到，直到離此不多幾哩的地方，那些黃葉上就看不到白種人的足跡了。在那裏，你就自由了！這樣短的一段路程，會把你從一個你在其中非常苦惱的世界中，送到一個你在其中還可以快樂的世界中去！這無邊無際的森林中，不是有充分的蔭庇可以遮蔽着你的心，使牠不受羅澤爾·乞林渥斯的注視嗎？」

「是的，赫絲脫；但只能在那些落葉之下！」牧師悲哀地微笑着，答道。

「那末，還有那寬闊的海道！」赫絲脫繼續說。「牠會把你送到這兒來。如果你願意的話，牠就會送你回去。在我們的故鄉，無論在什麼偏僻的鄉村中或廣大的倫敦——不然，也可以在德意志、法蘭西、或適意的意大利，——你就可以不受他制馭或給他知道了！這些鐵石心腸的人和他們的意見，跟你有什麼關係呢？他們已經把你的較好的一部分束縛得夠長久了！」

「這做不到！」牧師答道；他聽着赫絲脫的說話時，覺得她好像在叫他去實現一個好夢似的。「我沒有力量去苦惱而罪惡的我，已沒有旁的思想，但願留在上天安置我的處所度盡我的殘生了。雖然我自己的靈魂已經完了，我卻還要盡我的力量去為別人的靈魂効勞！我不敢離開我的崗位，雖然我只是一個不忠誠的步哨，當他那淒涼的守望告終時，他將要得到的酬報一定是死和羞辱！」

「你已在這七年來的悲慘的重負之下被壓碎了，」赫絲脫答道，她熱情地決意要用她自己的精力使他振作起來。「但是你得把這一切都拋棄在腦後！你不能讓牠們來絆住你的腳步，當你沿着那林中小徑前進時；你也不能帶牠們到船上去，如果你願意渡海回去的話。把這些碎片殘骸

留在發生牠們的此地，不要再去管牠！一切從新做起！難道你在這一次試驗的失敗上就耗盡了所有的潛能了嗎？並不！前途還充滿着試驗和成功。還有幸福可享哩！還有好事要做哩！把你這種虛偽的生活換作一種忠實的生活吧。去做紅種人的導師和牧師，——如果你的心靈召喚你去擔任這種使命的話。不然，——這更其合乎你的天性，——就在文明世界的最聰明最著名的人們中間做一個學者和聖賢人。傳道著作幹事什麼都做得，只是不要躲下去尋死拋棄了亞塔爾·丁米司兌爾這個名字，替你自己另外取一個名字，——一個響亮的、你使用着不會感到恐懼或羞耻的名字。你爲什麼還要逗留在那些折磨中，不肯立刻就走呢？——牠們已腐蝕了你的生命——牠們已削弱了你的意志和行動的力量！——牠們甚至於將使你無力悔改起來，走吧！

「赫絲脫啊！亞塔爾·丁米司兌爾喊道，他的眼睛裏閃耀着被她的熱情燃起來的一道光，但一瞬間就消滅了，「你在叫一個兩膝發顫的人去賽跑！我不能不死在這兒了！我已沒有力量也沒有勇氣獨自一人冒險走到那廣大的、陌生的、艱難的世界中去了！」

這是一個破碎的心靈的最後的沮喪的表白。他沒有精力來抓住那似乎可以伸手就抓到的

較好的命運。

他又重複說了一遍：

「獨自一人，赫絲脫啊！」

「你不會獨自一人去的！」她深沉地低聲答道。

到這裏，一切都說出來了！

(註一) A tongue of Pentecost —— 參閱第十一章關於「火談舌頭」的小註。

十八 滿眼陽光

亞塔爾·丁米司兌爾注視着赫絲脫的臉，眼光中流露着希望和欣喜，可是其中也夾雜着害怕和對於她的大膽的一種恐怖——她已把他不敢說出口來，只是隱隱地暗示着的話說出來了。但是赫絲脫·普林本來具有着一種天生的勇敢和活潑的心性，而且又被社會隔離了、擯斥了這麼久，所以她所習慣的思想上高度是這牧師完全意想不到的。她曾經毫無規則、毫無引導地在一個精神上的荒野中徬徨過來，這荒野是廣大得、錯綜得、陰暗得跟那尚未馴服的、此刻他們正在牠的陰影中舉行決定他們的命運的談話的森林一樣的。她的心智和心的家鄉，好像在那些荒涼的地方，她在其中自由自在地遨遊着，就像那些野生的印第安人在他們自己的森林中一樣。多年來，她一直從這個與世隔絕的觀點觀察着人類社會的制度，以及牧師們和立法者所建立的種種東西；她批評這一切時所帶的敬意，也比一個印第安人對於牧師的扁帶、法官的袍子、刑台、絞架、

家庭、或教堂所感到的多不了多少。她的命運的趨勢，在使她成爲一個自由人。那猩紅的字母，是她進入其他女子不敢踏進去的境界的護照。羞辱、絕望、孤獨！這些做了她的先生——嚴厲而粗野的先生——他們使她強壯了起來，可是也教錯了她不少。

在另一方面，那牧師卻從來沒有經歷過什麼經驗，會引導他逾越一般人共同接受的法律的範圍的；雖然偶然有一次，他曾經這麼可怕地違犯了一條最神聖的法律。但這樁罪惡是熱情造成的，並不是出於故意或他的主張。自從這不幸的時期以來，他一直都以一種病態的熱誠和精細監視着——不是自己的行動，因爲這些是易於調整的——而是他的每一絲情緒，和每一個心思。當時的牧師們佔着社會上的領導地位，所以他更其受着牠那些規律、主張、以至偏見的桎梏。因爲是一個牧師，所以他那個階級的體制不可避免地把他拘束着。如果是一個尋常人，在犯了一次罪以後，良心因那沒有痊愈的創傷的隱痛而始終活着不死，而且痛苦地敏感，那末，在道德方面，他也許會被認爲比從來沒有犯過罪更爲安全哩。

這樣，我們似乎可以看出來，在赫絲脫·普林這方面，那七足年的被擯棄和羞辱，差不多是在

爲這一刻時候作準備。可是亞塔爾·丁米司兌爾呢！這樣的一個人，假使還要墮落一次，那還有什麼辯解可以提出來減輕他的罪狀呢？什麼也沒有；除了說他已被長期的、劇烈的磨難破壞了；他的心已被折磨着牠的悔恨弄得昏暗而混亂了；他的良心也許很難決定，在公然自認爲罪犯而逃走和留在此地作僞善者這兩件事之間，究竟孰輕孰重；凡是人都想逃避恥辱和死亡之禍，以及敵人的不可捉摸的陰謀的；最後或者說，這個可憐的，病弱無力的巡禮者，在他那淒涼的陰慘的旅途上看到了一線人間的情愛和同情之光，一種新生活，一種真實的生活，可以代替他現在正在忍受的悲慘的命運的。還有，讓我們把這無情的，可悲的真理說了出來吧：罪惡的裂痕一在人的心靈中造成之後，在這一世裏是永不能修補好的。牠雖然可以加以守護和防禦，使敵人不能再侵入這禁城中來，或者在他以後進攻時，不得不在他從前得勝過的地方以外另擇一條路徑；可是那毀壞的城垣依然存在，而在牠附近，那渴想重獲他那沒有忘記的勝利的敵人依然偷偷地躑躅着。

那內心的爭鬪——如果有的話——是不需要敘述的。總之，牧師是決意逃走了，而且並不是獨自一人。

「假使在過去這整整七年中間，」他暗想道，「我能夠記得起有過一刻的安寧或一線的希望，我就會把這當作上天的慈悲的表現而忍耐下去了。可是現在——我既已不可藥救地要滅亡了——我爲什麼不去攫取那被判定了死罪的犯人在行刑前所得享受的一點慰藉呢？或者，如果這確是走到一種較好的生活的路徑，如赫絲脫所要我相信的，那末，我當然並不因走這條路而拋棄了什麼更好的前途！而且沒有她作伴，我已不能夠再活下去了；她有這樣的支持人的力量——有這樣的慰藉人的溫柔！我不敢擡眼看您的上帝啊，您還肯饒恕我嗎？」

「你決意走了吧！」當他跟她的視線相遇時，赫絲脫鎮靜地說。

事情一決定，就有一種異樣的欣喜的光輝閃爍地射照在他胸部的痛苦上。這是一個剛從自己的心獄中逃出來的囚人，呼吸了一個尙未墾殖、尙未基督教化、無法無天的地方的粗野自由的空氣而得的興高采烈的效果。他的精神好像跳了上去，比在一直使他匍匐在地上的悲痛中時更接近地看到了天空。因爲在氣質上原是一個非常虔信的人，他的心情中不可避免地帶着一種虔敬的色彩。

「我又感覺着歡樂了嗎？」他對自己疑惑着，喊道。「我本來以為牠的種子已在我心中死滅了！赫絲脫啊，你是我的更好的天使！病弱的、被罪惡玷污的、被悲哀薰黑的我，似乎已投身在這些落葉上，而變成了一個全新的人，具有着新的榮耀慈悲的上帝的能力，而站了起來！這樣的生活就已經比以前好多了！我們為什麼不早點想到這個呢？」

「讓我們不要回顧吧，」赫絲脫·普林答道。「過去的事已經過去了！此刻我們為什麼還要在這上面流連呢？你看！我要把一切都連着這個符號取銷，就像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一樣！」說着，她就解開了扣住那猩紅文的鈕扣，把牠從胸前取下來，遠遠地拋到那些枯萎的落葉中間去。這神祕的標記降落在小溪這一邊的岸上。只要再多飛幾寸路，牠就要落在水中，使那小溪在牠仍在不住地喃喃訴說着的不可解的故事以外，多添一種哀愁來載送了。這繡花的字母輪在那裏，好像一顆失去的寶石似的閃耀着；如果一個不幸的流浪者把牠拾了去，此後就將永受古怪的犯罪的幻覺、心寒膽落、和莫名其妙的災禍的騷擾了。

恥辱的標記一除去，赫絲脫就深長地嘆了一口氣；在這一聲嘆息中，那羞恥和苦悶的重荷離

開了她的心靈。多麼輕鬆啊！在感到自由以前，她並沒有知道那負荷是多麼的重！隨着另一個衝動，她就除去了那約束着她的頭髮的正式帽子，讓那些烏黑濃密的頭髮散落在了她的肩上來：在牠們的豐盛中含着一種光和影，使她的容貌獲得了一種柔和的美。她的嘴邊和眼睛裏，浮現着一種光輝的、溫柔的微笑，好像是從女性的內心中湧出來的。她的兩頰本來蒼白已久，此刻卻被一陣深紅的紅暈渲染着。她的女性、她的青春、她的全部美麗，都從人們所謂無法挽回的過去回來了；牠們跟她的少女似的希望，和一種前所未有的快樂，一道叢集在這個時光的令人心醉的圈子裏。而天地間的陰暗，也彷彿是從這兩個凡人的心中流露出來似的，隨着他們的憂愁消失了。頃刻間，好像天空突然破顏微笑似的，陽光照射了出來，送了一陣洪水似的光輝到這幽暗的森林中來，使每一張綠葉都現着歡樂的顏色，使那些枯黃的落葉都變成了黃金，使那些嚴肅的老樹的灰色樹榦也發亮了。本來造成陰影的東西，現在都與光明合成了一體。那條小溪的路徑，已可循着牠那快活的閃光一直追溯到森林的神祕的中心去了，——現在這已變成了一種歡樂的神祕。

這就是大自然——從沒有受過人類的法律的征服，也沒有受過更高的真理的照射的、粗野

的、化外的森林中的大自然——對於這兩個心靈的喜悅的感應！愛情，不管是新產生的或是從死也似的昏睡中醒轉來的，必然會創造出一種陽光來，使心中充滿着光輝，且泛溢到外界來。即使森林中依舊十分陰暗，但在赫絲脫的心目中和亞塔爾·丁米司兌爾的心目中，牠也是光明的！

赫絲脫又感到了一種喜悅，就望着他說道：

「你得見見珠兒！我們的小珠兒！你曾經見過她——是的，我知道——但是現在你將用另一付眼光來見她。她是一個古怪的孩子！我幾乎懂她不來！但是你會像我一樣地非常愛她的，而且將教我怎樣去對付她！」

「你以為這孩子會喜歡見我嗎？」牧師帶着幾分不安地問。「好久以來，我見了孩子們總要畏縮的，因為他們往往表示着一種不信任我——不願跟我親近的神氣。我甚至於害怕過小珠兒哩！」

「啊，這是可悲的！」那做母親的答道。「但是她會非常愛你的，你也會非常愛她。她在離此不遠的地方。我喊她來吧。珠兒！珠兒！」

「我看到這孩子的，」牧師說道。「她有在那邊，站在小溪對岸離這兒有一段路的一道陽光中。那末，你以為這孩子會愛我的？」

赫絲脫微微一笑，又喊起珠兒來了；後者正如牧師所說，已遠遠地可以望見了：好像一個穿着鮮艷的衣服的幻影似的，站在一道從交叉着的樹枝間射下來的陽光中。這道陽光往復地顫動着，時來時去，使她的形體時而清晰，時而朦朧，——有時像一個真正的孩子，有時卻像一個孩子的幽魂。她已聽到了她母親的喊聲，就慢慢地從樹林中走過來。

當她的母親坐在那裏跟牧師談話的時候，珠兒也並不覺得時間難過。那陰暗的大森林——對於那些把人世間的罪惡和煩惱帶到牠的懷中來的人們雖顯得那麼的嚴峻——對於這孤寂的孩子卻竭其所能，做了她的遊伴。牠雖是那麼陰沉，但卻用最親切的態度來歡迎她。牠送鷓鴣莓子給她，這種漿果是去年秋天生長起來的，可是要到春天纔成熟，此刻正紅得跟滴在枯葉上的鮮血一樣。珠兒些這些採集起來，很喜歡牠們的粗野的香味。那些林中的小市民，幾乎絕不從她跟前逃避。有一只帶着十只小鷓鴣的老鷓鴣，最初雖然聲勢洶洶地奔上前來，但不久就悔改了她的兇

猛，咯咯地吩咐她的孩子們不用害怕。一只獨自棲息在一枝低低的樹枝上的鴿子，靜候珠兒走到他下面，纔發出一聲半似招呼半似驚駭的叫聲來。一只松鼠從他住家的大樹頂上刮刮地叫着，不知道是在發怒呢還是在高興——因為松鼠是一種非常會發脾氣而滑稽的小動物，他的心境是很難分辨的，——他就這樣對那孩子刮刮地叫着，在她頭上擲下了一個栗子來。這栗子是去年的，已被他的銳利的牙齒咬過一口了。一只狐狸被她踏在落葉上的輕輕的腳步聲從睡夢中驚醒了，就研究地端詳着珠兒，似乎正在猶豫不決：究竟是溜掉好呢，還是繼續在原處睡覺好。一只狼，據說，——可是在這兒，這故事當然已陷入了不近情理之境，——走過來嗅嗅珠兒的衣服，就讓她用手撫拍他那野蠻的腦袋。總之，實際上那慈母似的森林和牠所養育的這些野生動物，都似乎在這人類的孩子身上看到了一種跟他們類似的野性。

而她在這兒，也比在兩邊生着青草的市街上或她母親的小屋裏，更其溫和。那些野花似乎知道這一點的；當她經過時，他們都先後低聲說道，「拿我去裝飾你自己吧，美麗的孩子，拿我去裝飾你自己吧！」——爲要使他們高興，珠兒就採集了一些紫羅蘭、白頭翁、和耬斗菜，以及那些老樹倒

垂在她眼前的嫩綠的枒枝。她用這些裝飾着她的頭髮，和她那稚嫩的腰肢，就變成了一個小水仙，或幼稚的林中小女神，或旁的無論什麼跟這古老的樹林十分和諧的精靈。這樣打扮好了的珠兒，聽到了她母親的叫聲，就慢慢地走回來。

慢慢地，——因為她已看見了那牧師。

十九 溪邊的孩子

「你會非常愛她的，」赫絲脫·普林重複說道，這時她仍和牧師坐在那裏望着小珠兒。「你不以為她很美麗嗎？你看她用怎樣的天生才能使那些簡單的花朵來點綴她自己啊！即使她在森林中拾得了珍珠、金鋼鑽、和紅寶石，牠們也不會比這些更適合她的。她是一個很漂亮的孩子！可是我也知道她生着誰的額角！」

「你可知道，赫絲脫，」亞塔爾·丁米司兌爾不安地微笑着說，「這個老是隨着你走來走去的可愛的孩子，曾使我受了多少驚嚇？我覺得——赫絲脫啊，這是一種怎樣的想，而且多麼可怕呀！——我自己的容貌有一部分重現在她的臉上，而且非常之明顯，人們或許看得出來！其實她大部分是你的！」

「不，不，不是大部分！」那做母親的溫柔地微笑着答道。「再過幾天之後，你就不用害怕去追

究她是誰的孩子了。可是她在頭髮上插着那些野花，樣子是多麼奇妙地美麗啊！好像是我們遺留在親愛的老英倫的那些仙女們中的一個，特地打扮好了來迎接我們似的。」

當他們坐在那裏，眼看珠兒慢慢地走過來時心中所發生的情感，是他們倆以前都從未經驗過的。在她身上，可以看到那連合他們的聯繫。過去七年間，她一直好像一種活的象形文字似的呈現在世人面前，其中宣露着他們這麼蒙昧地企圖隱瞞的祕密——一切都寫明在這象徵上——一切都明明白白地顯示着，——假使有一個先知或魔法師能夠理解熱情的文字的話，珠兒是他們的生命的合一體。不管以前的罪惡是多麼大，當他們同時看到這物質上的結合和他們曾在其中相會且將永遠同住在那裏的精神上見解的時候，他們又怎能懷疑他們的現世生活和將來的命運已結合在一起了呢？這樣的思想，——也許還有旁的他們不承認或不確定的思想，——正在走過來的孩子周圍罩上了一種畏敬的氛圍氣。

「不要讓她感到異樣，——你對她說話時，不要露出熱情或急切的神情來，」赫絲脫低聲說道。「有時候，我們的珠兒是一個喜怒無常、莫明其妙的小鬼頭。她最不能容忍人家對她表示的情

感，當她還沒有充分明白其中的所以然和原因的時候。可是這孩子卻具有着強烈的感情！她很愛我，她也將愛你！」

「你想像不到，」牧師從旁邊警視了赫絲脫·普林一眼，說道，「我心裏是多麼害怕着這次會見，同時又怎樣渴望着牠！但是，老實說，我已經告訴過你了，我是很不容易叫孩子們來親近的。他們不肯爬到我的膝上來，也不肯在我的耳邊喋喋着，或回答我的微笑；他們只是遠遠地站着，古怪地望着我。即使是嬰兒們，當我去抱他們的時候，他們也要哀哭起來。可是珠兒，在她的短短的一生中，卻已有兩次對我表示親切！第一次——你還記得很清楚吧！後一次，是你帶着她到那嚴厲的老州長家裏去的時候。」

「那一次，你替她和我辯護得多勇敢啊！」那做母親的答道。「我記得的；小珠兒也該記着。不要怕什麼！最初她也許有點古怪羞怯，但不久就會愛你的！」

這時，珠兒已走到了溪邊，站在對岸，默默地注視着赫絲脫和牧師；他們仍舊一道坐在那生滿青苔的樹榦上，預備迎接她。正在她站住的地方，那小溪恰巧形成了一個十分平靜的水潭，其中倒

映着她的小身體的形象，把她那點綴着野花和環形的枝葉的漂亮的圖畫似的美麗完全照了出來，只是比那實體更其顯得優雅而縹緲。這個跟那真正的珠兒十分相像的影子，似乎把牠那朦朧的不可捉摸的性質傳達了一些給那孩子。珠兒站在那裏，通過了森林中的幽暗的媒介而一動不動地凝視着他們的神情，看起來是很古怪的；這時候，她自己卻全身被一道陽光照耀着，那好像是被一種交感吸引過去的。在底下的小溪中，站着另一個二而一的孩子，也全身浴着金黃色的陽光。赫絲脫朦朧地、可望而不可即地感到她自己已跟珠兒疎遠了；似乎那孩子獨自在森林中漫遊時，已走出了她和她母親同住在其中的境界，而此刻正在尋找歸路而不得。

這印象有幾分對，也有幾分不對；孩子固然已跟她的母親疎遠了，但這是由於赫絲脫的過失，並不是珠兒的過失。自從後者離開她身旁以後，另一個家人已被容納到那母親的感情的圈子裏來，以致改變了全部感情的形相，使珠兒漫遊歸來時，不能夠找到她原來住慣的地位，而幾乎不知道她有在什麼地方。

「我發生了一種古怪的幻想，」敏感的牧師說道，「覺得這條溪是兩個世界的界線，而你將

永遠不能再同你的珠兒相會了。或者，莫非她是一個精靈，如我們兒時的傳說中所說，是不准跨過一條流水的。請你催促她一下吧；因為這遷延已經使我的神經震顫起來了。」

「來吧，親愛的孩子！」赫絲脫鼓勵地說，同時伸出她的兩臂去。「你來得多慢啊！以前你何嘗這樣迂緩過？我有個朋友在這裏，他也得做你的朋友。從今以後，你將得到兩倍於你母親獨自所能給你的愛了！打溪上跳過來，到我們這裏來吧。你是像小鹿一樣地會跳的！」

珠兒對於這些甜蜜的說話，一點反應也沒有，仍舊站在小溪的對岸。她時而把她那雙明亮的放蕩的眼睛盯在她母親身上，時而盯在牧師身上，時而又同時望着他們兩人；好像要把他們兩人間的關係偵察出來，告訴她自己似的。不知爲了什麼，當亞塔爾·丁米司兌爾覺得這孩子的眼睛盯在他身上時，他的手就用那已習慣成自然的姿勢，偷偷地掩着自己的心。最後，珠兒帶着一種奇特的有權威的神情，伸出了她的一只手來，那小小的食指伸直着，顯然是指點着她母親的胸部。而底下，在那明鏡似的小溪中，那用花圈束着腰，被陽光照耀着的小珠兒的影子，也用她那小小的食指指點着。

「你這古怪的孩子，你爲什麼不到我這裏來啊？」赫絲脫喊道。

珠兒依舊用她的食指指點着；她的眉額鬢髮攏來了——這表情出現在那稚氣的、幾乎嬰孩似的臉上，更其顯得動人。她的母親仍在招呼着她，好像過佳節似的臉上露着一種不常見的笑容。這孩子就用一種更其專橫的神情和姿勢頓着她的腳。在溪中，那縹緲地美麗的影子，也蹙着額，伸直着指頭，露着專橫的姿勢，使小珠兒的樣子加倍觸目。

「趕快來，珠兒；不然，我要對你發脾氣了！」赫絲脫·普林喊道；她在平時雖然已習慣於那精靈似的孩子，這種舉動，但此刻自然盼望她的行爲更合式一點。「頑皮的孩子，打溪上跳過來，跑到這兒來吧！不然，只好我來拖你了！」

可是珠兒一點也不爲她母親的恐嚇所動，正如不受她的甘言軟化一樣；此刻她竟突然大發脾氣了：激烈地指手畫腳，把她的小身體扭成極端歪曲的一團。她並用尖銳的喊聲來陪伴這放肆的發作，使四面八方的樹林都響應起來；所以，她雖然只有獨自一人在發着稚氣的、無理的脾氣，聽起來卻似乎有無數隱藏着的人物在給她同情，替她助威。在溪中，又可以看到那怒氣勃勃的珠兒

的影子，頭上和腰間都飾着鮮花，但卻頓着腳，狂暴地扭動着身體，而在這一切之中，牠那小小的食指依舊指點着赫絲脫的胸脯！

「我知道什麼使這孩子不舒服了，」赫絲脫低聲對牧師說道；她雖然竭力想隱藏住她的不安和煩惱，她的臉色卻不禁蒼白了。「孩子們對於日常看慣的事物的樣子，是不許有一點改變的，——那怕是最細微的改變。珠兒看不到她以前看見我始終戴着的東西了！」

「請你立刻就幹吧，」牧師答道，「如果你有什麼方法使那孩子平靜下去的話，除了像喜賓夫人那樣的老妖婆的惡毒的暴怒以外，」他勉強微笑着，又說道，「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是比一個孩子的這種脾氣更爲我所不要看到的。在珠兒的稚嫩的美麗中，正如在那縐紋滿臉的老妖婆身上一樣，具有着一種超自然的力量。使她安靜下去吧，如果你愛我的話！」

赫絲脫臉上漲得通紅，負疚地對牧師斜視了一眼，又長嘆了一聲，於是再轉臉朝着珠兒；可是在她還未開口以前，臉上的紅暈已變成死灰色的蒼白了。

「珠兒」她悲哀地說，「看看你腳邊看那邊——在你面前——在小溪的這一邊！」

孩子把眼睛朝着所指示的地方望去：那猩紅的字母就躺在那裏，非常接近水邊，以致那些金色的刺繡都映在水中。

「把牠拿過來！」赫絲脫說。

「你自己來拿！」珠兒答道。

「見過這樣的孩子嗎？」赫絲脫轉臉對牧師說道。「哦，我有好多關於她的話要告訴你哩！但是，實實在在，她對於這可恨的標記的意見是不錯的。我還不能再忍受一些牠的折磨——只要再忍受不多幾天，我們就要離開這個地方而把此地當作一個夢境來回顧了。森林是不能夠隱藏牠的！海洋將從我的手裏得到牠，而把牠永遠吞在肚子裏！」

這樣說畢，她就走到溪邊去，拾起了那猩紅字母來，重新把牠扣在自己胸前。不過一分鐘前，赫絲脫還在很有希望地說，要把這致命的符號沉在大海中；但此刻卻這樣地從命運的手中拿了牠回來，她就不禁感到一種無可避免的定命重壓在她身上。她已把牠投入了無邊際的空間——她已呼吸了一個鐘頭自由的呼吸——可是現在這猩紅的慘痛又回來了，在老地方閃耀着！可見得，

無論是不是這樣象徵着，一種邪惡的行爲總是帶着定命的性質的。接着，赫絲脫挽上了她那些濃密的頭髮，把牠們隱藏在她的帽子底下。彷彿那傷心的字母有一種使人衰敗的魔力似的，她的美麗、她的女性的暖意和豐滿，都好像落日的餘暉一樣消逝了；一種灰色的暗影，似乎籠罩在她身上了。

當這悽苦的變化告成後，她又向珠兒伸出手來。

「現在你認得你的母親了嗎，兒啊！」她責備地問，但是聲調卻很低。「現在你肯走過溪來認你的母親了吧，她已把她的恥辱戴在身上了，——她已在悲傷了！」

「是的；現在我肯了！」孩子回答着，就打溪上跳過來，抱住了赫絲脫。「現在你真正是我的母親了！而我是你的小珠兒了！」

在她平時少有的一種溫柔狀態中，她拉下她母親的頭來，吻着她的前額和兩頰。但是隨即——由於有一種必然，老是驅使這孩子在她偶然給人的安慰中混進一陣痛苦去，——珠兒又舉起嘴巴來，在那猩紅文上面也吻了一下！

「這是不好的！」赫絲脫說。「你對我表示了一點愛情，接着就要嘲弄我！」

「那牧師爲什麼坐在那邊？」珠兒問道。

「他在等着歡迎你，」她母親答道。「來吧，去請他爲你祝福！他很愛你，小珠兒，他也愛你的母親。你肯愛他嗎？來他渴想跟你攀談哩！」

「他愛我們嗎？」珠兒說道，同時帶着銳利的機智，擡起頭來注視着她母親的臉。「他肯跟我們兩人攙着手，三個人一道走回鎮上去嗎？」

「現在還不親愛的孩子啊，」赫絲脫答道。「但不久他會跟我們攙着手同行的。我們將有我們自己的家庭和火爐；你將坐在他的膝上；他將教給你許多知識，而且非常愛你。你也將愛他；你肯嗎？」

「那末，他是不是還要老是把他的手放在心上呢？」珠兒問道。

「傻孩子，這是個什麼問題啊！」她的母親喊道。「來請他祝福吧！」

但是，不知道是由於每一個被寵愛的孩子似乎生而具有的對於一個危險的競爭者的妬嫉

心理呢，還是由於她那喜怒無常的天性的流露，珠兒不肯對那牧師表示什麼好感。最後用了武力，她的母親纔得把這賴着不肯走上去，且用扮鬼臉表示她的不情願的孩子送到牧師面前去；這種鬼臉，她自小就會扮好多種，她會使她的顏面變成許多不同的形相，每一種都含着一種新的惡作劇的成分。牧師窘得非常痛苦，但希冀一個吻也許會發生符咒似的效驗，使他獲得那孩子的比較親切的感情，就彎上前去，在她的額上吻了一下。這一來，珠兒就掙脫了她的母親，跑到溪邊去，俯身在溪上，浸洗着她的前額，直到那不受歡迎的一吻完全被洗去而消散在一大段流水中的時候。於是她站在遠遠的地方，默默地望着赫絲脫和牧師；這時候，他們倆正在商量着，並籌備着他們的新處境和就要實現的目的所引起的種種手續。

現在，這命運所繫的會見已經告終了。那幽谷將孤寂地被遺棄在牠那些陰暗的、古老的樹木中間；這些生着無數舌頭的樹木，將久長地低聲訴說着曾在那裏發生過的事。可是沒有一個凡人能夠明白。而那憂鬱的小溪，心中包藏着的神祕本來就已太沉重了，現在又多添了這一段故事，因此牠仍在不住地含糊低語着，聲調絕不比以往的數千年快活一點。

二十 迷霧中的牧師

牧師比赫絲脫·普林和小珠兒先離開那裏；他臨走時回轉頭去望了一望，心中一半以爲他將看到那母女倆的模糊的容貌或輪廓正在林中的薄暗中逐漸消失下去。他一生中的這樣大的一種變化，是不能夠立刻被認爲現實的。但是穿着灰色衣服的赫絲脫，卻明明在那裏，依舊站在那樹榦旁邊；這棵大樹是在好多年前被狂風吹倒在那裏的，上面已佈滿了青苔，使這兩個命中注定的人可以帶着塵世的最沉重的負荷去同坐在那裏，得到一小時的安息和慰藉。而且珠兒也明明在那裏，輕快地從溪邊跳舞過去，佔領了她母親身旁的老位子，因爲現在那闖入的第三者已經走了。足見牧師並沒有睡着了，做了一場夢！

因爲要驅除這異樣地擾亂着他的心情的朦朧的、疑惑不定的感覺，他就回憶着而且更透澈地確定了赫絲脫和他自己所擬定的動身辦法。他們已經決定，那人煙稠密，都市林立的「舊大

陸」是比新英倫的曠野或整個美洲更適於作他們避難和隱居的地方，因為在這邊，只有印第安人的茅屋和疎朗地散佈在沿海一帶的不多幾個歐洲人居留地可供他們選擇。姑且不說牧師的體格是極不適於忍受森林生活的艱苦，就拿他的天賦才能、他的教養和他的充分發展來說，也只有有在文明社會和優雅的環境中，他才能安身立命；程度愈高的環境，他愈跟他相適合。贊助這辦法的，那時港內恰巧停泊着一只船；牠是當時常見的一只形跡可疑的巡航船，這種船雖然不一定是海洋中的不法者，但卻帶着一種顯著的不負責任的性質，在洋面上飄來飄去。這只巡航船是最近從「西班牙洋面」（註一）開來的，三天之後就要開到勃列斯德（註二）去。赫絲脫·普林，由於她那自己委任的「慈善女尼」的職務，已跟那船長和全船船員相熟識了，所以她能夠擔任去弄到兩個大人和一個孩子的艙位，而且可以祕密得超過想望以上。

牧師曾經非常關切地問過赫絲脫，這只船究竟預定在什麼時候開行。據說大概是從今天算起的第四天。「這真是僥倖極了！」當時他曾這樣對自己說。至於丁米司兌爾牧師爲什麼要以爲那是十分僥倖，我們卻不願立刻宣布出來。可是我們一點也不想隱瞞讀者——那是因爲，從今天

算起的第三天，他將要宣講「祝賀選舉的說教」；而這樣的事情乃是一個新英倫的牧師生平所能遇見的一件光榮的事，所以他不能夠得到一個比這更適當的方式和時機來結束他那專門的職業了。「至少，他們將要這麼說到我，」這個可作模範的人暗想道，「我並沒有拋棄了什麼公務不幹，而且幹得並不壞！」這確是可悲的，像這個可憐的牧師那樣深刻銳利的自省，竟這麼悲慘地受了欺騙！我們已經——而且或許還要——講到他的許多壞事；但恐怕沒有一件是這麼可憐地懦弱的；沒有什麼證據是這麼微細而又無可爭辯的：一種奇妙的病症早已在腐蝕着他的人格的本質了。沒有一個人，能夠對自己擺着一付面孔，對衆人擺着另一付面孔，而經歷了相當長的時間以後，仍能不迷惑究竟哪一付是真的面孔的。

丁米司兌爾先生跟赫絲脫·普林會見後，回來時心情非常興奮，使他得到了一種異常的體力，用很快的腳步趕回鎮上去。林中的小徑，似乎比他兩天前出來時更荒蕪、更富於粗野的天然障礙物，更少有人跡了。可是他卻跳過了那些泥濘的地方，鑽過了那些糾纏着人的矮樹林，爬上坡道，撲入凹地，總之，是用一種他自己都驚駭的不會疲乏的活力，克服了路上所有的阻礙。他不禁回

想到，僅僅兩天以前，他在這同一的路上艱難地行走時，是多麼的孱弱無力，曾因上氣不接下氣而停止多少次。當他逐漸走近鎮上時，他得到了一個印象：那些先後呈現在他面前的熟悉的事物都已經改變了。似乎他離開牠們以來，已不止一天兩天，而已有好多天或竟幾年了。固然，街道的樣子跟他所記得的絲毫無二，那些房屋的特點也一切依舊，三角牆尖仍是那麼多，他記得有一只風向雞的地方仍各自有一只風向雞。可是這改變的感覺還是固執地闖入了他的心中。對於他所遇見的那些熟人，以及這小鎮上他所熟知的一切生活狀況，也發生了同樣的感覺。他們的樣子並沒有變得老一點或者年青一點；老年人的鬍子並比以前更白，昨天在爬着的嬰孩今天也並不能立起來走路；究竟他們在哪一點上跟他最近離別時望過一眼的人物有所不同，實在是說不出來的；可是牧師的最深刻的感覺卻似乎在報告他，他們已經改變了。當他在自己的教堂牆下經過時，他特別厲害地感到了這樣的一個印象。這大廈的樣子顯得這麼的陌生而又這麼的熟悉，以致丁米司兌爾先生的心在兩種思想之間顫動着：要末他以前只在夢中見過牠，要末他此刻只是在夢見牠。

這個以多種形式表現出來的現象，並不表示外界起了什麼變化，而是表示那觀察這些熟悉的景物的人心中已發生了一種十分突然、十分重大的變化，以致一日的間隔竟在他的意識上起了好像相隔多年的作用。牧師自己的意志、赫絲脫的意志、和發生在他們倆之間的命運，造成了這種變相。這個鎮跟以前是完全一樣的；可是牧師從森林中回來時卻跟以前不一樣了。他很可以對那些招呼他的朋友們說，——「我並不是你們以為我是的那個人！我已把他留在那個森林中，讓他退隱在一個幽谷中，一條憂鬱的小溪附近，一根生滿青苔的樹榦旁邊了！到那裏去找你們的牧師吧，且看他那消瘦的軀體、他那憔悴的面頰、他那白而重的佈滿痛苦的繡紋的前額，是不是好像一件被拋棄的衣服似的丟在那裏！」無疑的，他的朋友們依舊將固執地對他說：「你自己就是這個人啊！」——可是錯誤的自然不是他們，並不是他。

在丁米司兌爾先生尚未走到家裏時，他那內部的人又給了他許多證據，表明思想界中和感情界中已起了革命。實際上，除了說這內心中的王國已換了朝代，牠的道德律已全部變更以外，什麼都不足以說明那些此刻正在傳達給這不幸的、驚恐的牧師的衝動。每走一步，他都被鼓動着要

去幹一樁什麼古怪的、粗野的、邪惡的事，同時感覺着這是不由自主而又出於故意的；是不能自禁，由一個比那反對這衝動的更其深刻的自我發生出來的。例如，他遇見了自己教堂裏的一個執事。這良善的老頭兒，以他那可尊的年紀，他那正直而聖潔的人格，和他在教會中的地位，所許他使用的父親樣的愛情和長輩的特權來跟牧師招呼；同時，他的態度上又帶着牧師的職務和品質都有權要求的那種深刻的、近乎崇拜的敬意。這真是一個美麗得無以復加的榜樣：年高望重的尊嚴，怎樣可與社會地位較低、天稟較差的人對於較高的人所應有的低首和敬意相調和。且說丁米司兒牧師在跟這位賢明的、白鬚鬚的執事談話的兩三分鐘之內，全靠十分細心地約束着自己，纔得沒有把湧上他的心頭的某些關於聖餐的褻瀆神明的話說出口來。他渾身戰慄着，臉色變得跟死灰一樣蒼白，深怕他的舌頭一掉，把這些可怕的話說了出來，而且冒稱已得到了他自己的同意，雖然他並沒有完全給他。那怕心中懷着這樣的恐怖，他還是幾乎禁不住要縱聲大笑，因為想像着那聖潔的老輩執事聽到了本堂牧師的褻瀆神明的話，將嚇得怎樣的呆若木鷄！

此外又發生了一件同一性質的事。當丁米司兒牧師在街上急匆匆地走過去時，他遇見了

本堂的最年長的女教友；她是一位非常虔信而可作模範的老太太；孤苦伶仃地寡居着，心中充滿着關於她的死了的丈夫和孩子們以及早已死了的朋友們的回憶，好像一個充滿着重疊的墓碑的墳場一樣。可是這一切，本來雖是一種極深重的悲痛，在這老太太的虔信的心靈中，卻已被她三十多年來不斷地用以餵飼自己的宗教上的安慰和「聖經」中的真理差不多變成了一種嚴肅的欣喜。自從丁米司兌爾先生接管她以來，這良善的老婆婆的主要的塵世上安慰——這假使不是同時是一種來自天上的安慰，也決不能成爲安慰的——就是偶然地或故意地跟她的牧師相會，而從他那可愛的嘴唇中吐出一句溫暖的、芬芳的、含着天國氣息的「福音」來，送到她那遲鈍而狂喜地傾聽着的耳朵裏去，使她的精神振作起來。但是這一次，直到丁米司兌爾先生把他的嘴唇放到這老婦人的耳邊去的時候止，他卻依照着靈魂的大敵的志願，始終記不起一句經文來，所能記起的只是一句否認人的靈魂的永生不死性的簡潔有力的，而且他在當時認爲是無法反駁的議論。這議論如果注入了她的心中，這有年紀的女教友恐怕就會倒在地上立刻死去，好像注入了一種極猛烈的毒汁一樣。實際上他究竟在她耳邊說了些什麼話，牧師在事後無論如何都想不

起來。也許他的說話上僥倖發生了一種錯亂，使那良善的老寡婦在理解上得不到什麼明晰的概
念，或是「造化」照着牠自己的方法解釋了牠。總之，當牧師回轉頭來一望時，他看到了一種神聖
的感激和狂喜的表情，彷彿天國的光輝似的照耀在她那佈滿縐紋的、紙灰色的臉上。

此外還有一個實例。跟那位老教友分手之後，他又遇見了本堂的最年青的女教友。她是一個
新近皈依真理的少女，——而且是在丁米司兌爾牧師在刑臺上熬夜後的那一個禮拜日，聽了他
的講道而皈依的，——她甘願捨棄現世的暫時的歡樂，以換取天國的希望；當人生在她的周圍逐
漸暗澹下去時，這希望就會更其光明起來，而在那極度的幽暗上鍍上一重最後的榮光去。她是美
麗得、純潔得跟生長在「極樂園」中的百合花一樣的。牧師很知道他自己被供奉在她那聖潔無
瑕的心中，他的肖像周圍懸挂着牠那些雪白的帷幔，在虔信中含着愛情的暖意，而在愛情中含着
虔信的純潔。這天午後，一定是撒但使這可憐的少女離開了她母親的身旁，而跑出來遇見了這個
受了極端誘惑的，或者——我們是不是應該這麼說呢？——這個迷途的、自暴自棄的人。當她逐漸
走近來的時候，那魔王就悄悄地吩咐他縮成很小的形狀，在她那柔嫩的胸中注入一邪惡的種子

去，使牠不久開出黑暗的花來，而及時結成不祥之果。牧師對於這個如此信仰他的處女的靈魂，感覺着這麼大的支配力，他覺得只要邪惡地看她一眼，就能使她那純潔無垢的心田全部荒蕪，而用一句話使跟牠相反的事物全部發育起來。因此——經歷了一番他從未經歷過的極大的爭鬥以後——他就用他那日內瓦外套遮住了自己的臉，只做不見地匆匆地走了過去，讓那年青的女教友隨着自己的心意去分析他這粗暴行動的原因。她搜索着自己的良心——這是跟她的衣袋或針線盒一樣充滿着純潔無害的小東西的——用盡心思瞎猜了上千種自己的過失，可憐兒啊！等到第二天早上起來操作家務時，她的眼皮都紅腫了。

牧師在還沒有時間來慶祝他對最近這一個誘惑的勝利以前，又感到了一個更可笑而幾乎同樣可怕的衝動。那是——我們說時都要臉紅的——那是想突然站住在街上，用一些非常邪惡的說話去教給一羣正在那裏玩耍的、剛纔會講話的清教徒的小孩子。當他把這幻想認爲跟他的服裝不相配而擯斥了以後，他又遇見了一個喝醉的水手，那是從「西班牙洋面」開來的那只船上的一個船員。這時候，因爲他已經十分勇敢地抑制住了其他的一切邪惡的心思，可憐的丁米司

兌爾先生就渴想，至少得跟這柏油似的無賴漢握握手，用放蕩的水手們所富有的不規矩的笑話和一陣圓滿的、堅實的、絕妙的、侮辱神明的咒罵來散散心！使他安全地逃過這個危機的，並不是什麼更高尚的主張，而是他那天生的優美的趣味，尤其是那已經膠黏住他的牧師的遵守禮儀的習慣。

「這麼騷擾着誘惑着我的究竟是什麼呢？」最後牧師站住在街上，用手擊着自己的前額，這樣對自己喊了。「我瘋了嗎？還是已把我自己完全交給了惡魔？我有沒有在森林中跟他訂了約，而用我的血簽了字？現在他是不是在招呼我去履行牠，所以要提出他那卑污到極點的想像力所能想到的各種邪惡的心思來，引誘我去實行？」

當丁米司兌爾牧師正在用手擊着前額，這樣跟自己密談的時候，據說那有名的老妖婆喜賓同夫人恰巧打那裏走過。她的樣子非常神氣：穿戴着一種很高的頭飾，一件華麗的天鵝絨袍子，以及一個用那著名的黃色漿糊製成的纒領，這製造的祕訣是她的特別親密的朋友，安尼·探納，在因托馬斯·奧佛貝雷爵士的謀殺案（註三）而被絞死之前教給她的。不知道這妖婆究竟有沒有

着破牧師的心思，她竟突然站住了，精明地看着他的臉，狡黠地微笑着，跟他攀談起來了，——雖然她平時是不大跟牧師們講話的。

「唔，可敬的先生，你原來到森林中去過了，」這老妖婆說道，她那高高的頭飾對他點動着。「下次你只要通知我一聲，使我能夠跟你一道去，我就覺得很榮幸了。不用怎樣費力，我的一句好話就能夠使無論哪一位陌生的先生從你所知道的那位有權勢者那裏得到慇懃的招待！」

「我承認，太太，」牧師照着這位婦人的地位和他自己的良好教養所要求的，莊重地行了一個禮，回答道，——「我承認，憑着我的良心和人格說，對於你所說的話的意義，我一點也不明白！我並沒有到森林中去尋找什麼有權勢者；以後我也絕不預備到那裏去，求得這樣的一位人物的歡心。我這次出行的唯一目的，是去問候我那虔信的朋友伊利奧使徒，並且跟他一道慶賀那許多由邪教皈依了真理的寶貴的靈魂！」

「哈哈，哈哈！」那老妖婆呵呵大笑道，她那高高的頭飾依舊對牧師點動着。「唔，唔，在白天我們是不能不這樣說的！你的裝腔作勢，倒很像一個老手哩！可是到了半夜裏，在森林中，我們要談的又

是另一番話了！

她帶着她那年高的莊嚴態度走了過去，可是卻幾次回轉頭來對他微笑着，好像要在他們兩人間看出一種祕密的親密關係來似的。

「我真的已把自己賣給了惡魔嗎？」牧師暗想道，「這惡魔，據人們說，已被這穿戴黃漿糊縐領和天鵝絨袍子的老妖婆選作了她的王侯和主子！」

可憐的牧師啊！他所作的交易是跟這非常相近的，被一種幸福的幻夢誘惑着，他竟破天荒地深思熟慮地接受了一種他明知道是罪該萬死的罪惡。而這種罪惡的易於傳染的毒質，就這麼迅速地佈滿了他的精神上的全體。牠麻痺了一切神聖的衝動，而使全體的邪惡的衝動都活躍地醒了轉來。嘲笑、殘酷、無端的惡意、任意作惡的渴望、對於良善神聖的事物的嘲弄，這一切都醒了轉來。惑他，雖然同時也使他驚駭。而他跟喜賓司老夫人的相遇，如果實有其事的話，不過表明他跟那些邪惡的人們和誤入邪道的精靈們的交感和同胞感吧了。

這時，他已走到了墳場旁邊的寓所裏，就急急地走上樓梯去，躲避在他的書房裏。牧師很快活，

因爲終於達到了這個隱身的地方，沒有先被那些他在街上走着時不斷地被驅使去幹的古怪的、邪惡的怪僻行爲把他的真相暴露給世人看。他走進了那住慣的房間，環顧着周圍的書籍、窗戶、火爐、和牆壁上的舒適的帷幔，心中仍舊帶着那從林間的幽谷中走回鎮上和家裏來時一直在騷擾着他的異樣的感覺。他曾在這兒讀書寫作；他曾在這兒絕食熬夜，弄得半死地活轉來；他曾在這兒竭力祈禱；他曾在這兒忍受千百種的苦痛！那華麗的古希伯來文聖經仍在那裏，摩西和那些「先知們」在其中對他講着話，一切都含着上帝的聲音！在桌上，在一枝沾染着墨水漬的鋼筆旁邊，放着那篇尙未完稿的說教，其中有一句在中途突然斷了，這是兩天以前他的思想中止湧到紙上來的地方。他知道，曾經幹過、忍受過這些事而把那「祝賀選舉的說教」寫到這裏的人，就是他自己——那兩頰蒼白的瘦削的牧師！但他似乎遠遠地站在一旁，以輕蔑的、哀憐的、可是卻含着一半豔羨的好奇心注視着這以前的自己。這個自己已經沒有了。從森林中回來的，是另一個人；是更聰明的一個人；具有着許多隱祕的神祕的知識，是以前的單純的人所決不能知道的。這是一種苦味的知識呢！

正在這樣沈思着的時候，書房門上傳來了一下敲門的聲音，牧師就說道，「進來！」——心中並非完全想不到他也許將看到一個惡鬼。事實上也果然如此！進來的乃是老羅澤爾·乞林渥斯。牧師臉色蒼白，一言不發地站在那裏，一手放在那希伯來文聖經上，一手放在自己的胸前。

「歡迎你回來了，可敬的先生，」那醫生說道。「那正直的好人，伊利奧使徒好嗎？可是我覺得，親愛的先生，你的臉色很蒼白呢；似乎那穿過荒野的旅行，對於你是太艱苦了。要不要我的助力來恢復你的心力，使你能夠宣講你那「祝賀選舉的說教」？」

「不，我並不這樣想，」丁米司兌爾牧師答道。「我的旅行，和跟那位聖潔的使徒的會見，以及我所呼吸的自由的空氣，都使長久禁錮在書房中的我，得到了許多好處。我想我不再用得着你那些藥了，親切的醫生啊，雖然牠們是很好，而且是由一只友愛的手送到我嘴邊來的。」

在這麼談着的時候，羅澤爾·乞林渥斯始終以一個醫生對於他的病人的那種鄭重的、全神貫注的神情注視着牧師。可是，外表上雖然如此，牧師卻幾乎深信這老頭兒已經知道了——或至少已經確信地猜到了——他自己和赫絲脫·普林的會見。當時那醫生也知道，在牧師的心目中，

他已經不是一個被信任的朋友，而是他的最刻毒的仇人了。既然雙方已知道了這麼多的事實，照理就該有一部分表示出來了。可是古怪的是，往往要經歷了很長久的時間，言語纔會把事實表達出來；而兩個要想規避某一個話題的人，往往談到了牠的邊緣上，又會一動不動牠而很安全地退回去。就因為這樣，牧師並不害怕羅澤爾·乞林渥斯會用明白的說話把他們兩人彼此對立的真正狀況說出來。然而那醫生卻照着他那邪惡的慣例，可怕地爬近了這秘密。

「那不是更好嗎？」他說道——「今晚你再使用一次我的拙技。老實說，親愛的先生啊，我們不能不用盡心力，使你在這次祝賀選舉的演講時很強健有力。人們對於你期待很殷哩，生怕明年此時，他們的牧師已不在了。」

「是的，到另一個世界去了，」牧師虔誠地聽天由命地答道。「但願上天使牠是一個更好的世界；因為老實說，我也不大想再在我的羊羣這裏逗留轉瞬即逝的一年了！但說到你的藥品，親切的先生啊，照我目前的體格而論，我實在用不着牠。」

「這使我聽了很高興，」醫生答道。「我那些服用了這麼久不見效驗的藥，現在也許在開始

奏效了。我將多麼快樂，而值得受新英倫全體人士的感激呀，如果我居然醫好了你的病！」

「我由衷地感謝你，時刻關心着我的朋友啊，」丁米司兌爾牧師莊重地微笑了一笑，說道。「我感謝你，我只能用祈禱來報答你的恩德。」

「一個善人的祈禱是最貴重的報酬！」老羅澤爾·乞林渥斯答道，同時就告別了。「是的，牠們乃是『新耶路撒冷』通用的金幣，上面鑄着上帝自己的鑄像。」

他走了以後，牧師就叫了一個僕人來，命他去拿食物；這送到他面前之後，他就以饕餮的胃口吃着。吃畢，他就把那些已經寫好的祝賀選舉的說教稿子塞到了火爐裏去，重新再寫起來；這次寫時，他的情思不斷地噴湧出來，他覺得自己得到了靈感，只是不明白上天怎麼會選取像他這麼卑污的一件樂器來傳達牠的聖諭的莊嚴宏大的音樂。但是他卻讓這個神祕自己去解決，或者永遠不解決也好，他只顧懇切地、狂喜地、急急地趕着他的工作。那一夜就這麼地好像一匹生有翅膀的駿馬似的飛馳過去了，而他就騎在這匹駿馬上；早晨來到了，紅着臉從窗帷間偷望着；最後，初升的太陽射了一道金光到書房裏來，恰巧橫在牧師的暈眩的眼前。他坐在那裏，指間依然挾着那枝筆，

背後放着一大堆不知有多少的寫好的稿紙¹

(註一) Spanish Main —— 指西班牙 Orinoco 河口至南北美洲海岸間的洋面。

(註二) Bristol —— 英國商港名。

(註三) 見第九章註。

二十一 新英倫的節日

在新州長要從人民手裏接受他的官職的這一天早晨，赫絲脫·普林和小珠兒很早就來到了市場中。那裏早已擠滿了鎮上的各種匠人和其他平民，數目很不少；其中還有許多粗野的人物，他們所穿的鹿皮衣服表明他們是屬於環繞着這殖民地小都會的那些森林中居留地的。

在這公共的放假日，正如在過去七年中的其他一切時候一樣，赫絲脫穿着一件灰色的粗布衣裳。除了牠的顏色以外，牠的式樣上也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特點，同等地使她的身體和輪廓變成模糊而看不清楚；同時那猩紅文卻把她從這昏暗的不清晰中送了回來，使她在牠那精神方面的光輝中顯露了出來。那些鎮上人早已十分熟悉的她的臉，表示着他們已在那上面見慣的那種大理石似的恬靜。牠好像一付假面具；或者不如說，好像一個死了的女人的凍結的平靜的面部；這悽慘的相似，是由於在無權要求任何人的同情這一點上，赫絲脫是真的死了，已經離開了人間這事

實——雖然她似乎依然混在人間。

在這一天，她的臉上或許含着一種以前從未見過的表情；但是實在，這種表情在此刻也是不容易看出來的，除非是一個具有超自然的才能的觀察者先看破了她的心事，然後再到她的顏面上去尋找一種相應的發展。這樣的一個心靈透視者或許能夠看到，在過去的悲慘的七年間一直當作一種必要、一種苦行、一種無情的宗教似的東西而忍受着衆人的注視的她，現在這最後一次，卻是自由地、自願地來接受牠的，爲的要把那一向是苦痛的東西轉變爲一種勝利。「對這猩紅文和佩戴牠的人看你們的最後一眼吧！」——那人們的犧牲和他們心目中的終身奴隸，或許在這樣對他們說。「再過一會兒，她就不在你們的掌握中了！再過不多幾個鐘頭，那神祕的海洋就要把你們放在她的胸脯上燒灼着的這個符號吞下去而永遠隱藏起來了！」我們如果假定，當這快要從那已這麼深刻地跟她的存在結合在一起的痛苦獲得她的自由的一刻時候，赫絲脫的心中竟發生了一種惋惜的情感，——這也並不是可歸入人的本性的一種過於不合理的矛盾。她或許發生了一種無法抗拒的渴望，要從那差不多成爲婦人以來她一直在嘗着的盛着蘆薈和艾汁的

杯子裏，最後再屏住了呼吸深長地喝牠一大口——這難道是絕對不會有的事嗎？此後送到她的脣邊來的人生之酒，必須是盛在彫花的金杯裏的非常芳香美味而使人歡樂的美酒；不然，像喝極有效力的興奮劑似地喝過苦味的糟粕的她，就難免要發生一種沒精打采的厭倦感了。

珠兒是打扮得輕盈地美麗。人們簡直猜不到，這個明媚活潑的精靈竟是那一團幽暗的灰色東西生下來的；或是裁製這孩子的服裝所必需的那種豪華而又細緻的想像力，原來跟完成使赫絲脫的簡樸的衣服具有這麼明顯的一種特色的那件也許更困難的工作的想像力是同一的東西。這身衣服是跟小珠兒這麼的適合，牠竟像是她的性格的自然流露或不可避免的發展和外部表現一樣；牠簡直跟牠分不開來，就像蝴蝶翅上的五光十色的光彩，或鮮豔的花瓣上的著色的光輝跟牠們的所有主分不開來一樣。這孩子正跟他們相同：她的衣服是跟她的天性十分和諧的。而且在這多事的一天，她的心情上還有一種奇特的不安靜和興奮的狀態，很像一顆懸挂在胸前的金剛鑽似的，隨着胸部的各種動悸而閃耀着牠的璀璨的光輝。兒童們往往會對於跟他們有關係的人的激動發生一種感應，尤其會感到家庭間的任何種類的動亂或迫在目前的大變革；所以，可

算是挂在她母親的不安靜的胸前的寶石的珠兒，在她的跳躍着的精神上把人們不能夠在赫絲脫的大理石似冷靜的額際看出來的那些情緒都洩露出來了。

這興奮狀態使她好像鳥兒似的在她母親身旁跳來跳去，而並不是規規矩矩地走着。她時時發出放縱的、聽不清楚字句的喊聲來，有時竟刺耳地歌唱着。當她們走到市場中的時候，她看了那個地方充滿生氣的那種騷動和喧鬧，她就更其不安靜起來了；因為在平時，這鎮上的商業中心是很像一個鄉村裏的會議廳前的一片寬闊而寂寞的草地的。

「母親啊，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她嚷道。「爲什麼今天大家都不做工？這是全世界的放假日嗎？你看，鐵匠也在那邊！他已洗乾淨了他那張塗滿煤灰的臉，穿着禮拜日穿的衣服，好像很願意尋歡作樂呢，只要有一個仁善的人肯把方法教給他！還有老獄吏白萊克脫先生也在那邊，對我點點頭，微笑着。母親，他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他記着你做嬰孩的時候，兒啊，」赫絲脫答道。

「就算這樣，他也不該對我點頭微笑的，——這墨黑的、兇相的、眼睛怪難看的老頭兒！」珠兒

說。「他儘可以對你點頭，如果他喜歡的話；因爲你穿的是灰色衣服，又戴着這猩紅字母。但是看呀，母親，這裏有多少的陌生面孔啊，而且還夾雜着印第安人和水手！這些人究竟到這市場裏來做啥呀？」

「他們在等着看遊行的隊伍經過，」赫絲脫說道。「因爲州長和知事們都要打這兒走過，還有牧師們，和所有的大人物和良善的人們；他們的前面還有音樂隊和軍隊引導着。」

「那個牧師也在裏邊嗎？」珠兒問道。「他會不會對着我伸出他的兩手來，好像你把我從溪邊拉到他面前去的時候那樣？」

「他也在裏邊兒啊，」她的母親答道。「但是今天他不會來招呼你的，你也切勿去招呼他。」

「他是一個多麼古怪、多麼可哀的人呀！孩子一半好像自言自語似地說。「在黑夜中，他會叫我們到他那裏去，握着你的手和我的手，好像我們跟他一道站在那個刑臺上的那一晚那樣。在森林深處，只有那些老樹可以聽到和一線天空可以看見的地方，他又會坐在一堆青苔上，跟你講話！他還在我的額上吻了一下，幾乎那小溪都洗不掉牠！但是在這裏的青天白日之下，人羣廣衆之

中，他竟不認得我們了，而我們也不可以認得他！他真是一個古怪的、悲哀的人——他的手老是放在心上！

「別響，珠兒！這些事情你是不懂的，」她的母親說道。「此刻不要去想到那牧師，你可以看看周圍的人們，且看今天大家的臉是多麼快活。兒童們都從學校裏來了，成人們都從工場中和田地裏來了，爲的要來快樂一下。因爲今天，一位新人要開始來統治他們了；所以——照着人類自有國家以來的老規矩——他們要來尋歡作樂；彷彿這個可憐的古老世界，終於將遇到吉利的安樂的一年了！」

正如赫絲脫所說，人們的臉上都放射着一種難得看到的快活的光輝。那些清教徒把他們認爲可以容許意志薄弱的人類享受的全部歡樂和公共的喜悅，都壓縮在一年間這個慶祝的節日中——以前固然是這樣，在以後兩個世紀的大半時期中也仍舊這樣；在這只有一天的節日中，他們驅散了平時的暗雲，使他們的神情現得並不比其他的多數人類社會在全體遭難的時期所表現的更嚴肅一點。

但是我們也許把這確是當時的風俗習慣的特色的灰色或黑色的情調說得過分了一點。此刻聚在波士盾市場中的人們，並不是生來就承襲着清教徒的陰鬱的。他們本來都是英國人，他們的父親曾在依利薩伯時代的歡樂的富饒中生活過來；那個時代的英國生活，就全體而論，可算是世界上從未有過的莊嚴的、華麗的、快活的生活。假使遵照他們的遺傳的趣味的話，新英倫的移民們就要用燄火、歡宴、展覽、和輝煌的遊行來慶祝一切公共的大事了。或在舉行莊嚴隆重的典禮時，把快活的娛樂跟嚴肅合在一起，彷彿在一國的人民在這種喜慶時節所穿的大禮服上，加上一種奇形怪狀的、輝煌奪目的刺繡去，——這也並不是做不到的事。在慶祝殖民地的政治年度開始這一天的方式中，也含着一些這種企圖的影子。在我們的祖先們所創立的關於知事們每年就職典禮的習慣中，可以找到一種記憶着的莊觀的朦朧的反映，他們曾在高傲的老倫敦看到過的儀式——我們不說是英皇的加冕式，就說是市長大人的就職式吧——的一種褪色的、沖淡過多次的重複。這共和國的祖先們和創立者——那些政治家、牧師、和軍人——在當時認為採用外表上的威嚴和莊嚴乃是一種責任；這，依照古禮，是被當作在公衆間或社會上佔着高位的人的正當服裝

的。大家都走了出來，要在人民的眼前遊行一次，以便把一種必要的尊嚴給予那新近成立的政府的簡單體系。

這一天，一般平民也被容許——如果不是鼓勵的話——放鬆了他們的各種艱苦的勤懇生活的嚴格奉行，這在平時似乎是跟奉行他們的宗教二而一的事。固然，這兒並沒有什麼在依利薩伯時代或哲姆斯時代的英國很容易找到的民衆娛樂設備；沒有做戲等類的粗俗的表演；沒有彈着豎琴唱傳奇中的短歌的行吟詩人，也沒有帶着一只隨音樂而跳舞的猴子的玩把戲者；沒有表演各種摹擬的妖術的變戲法者；沒有「滑稽的安得烈」用笑話來使羣衆闐然大笑，這種笑話也許已有幾百年老了，但因爲是訴之於最廣闊的歡樂泉源的，所以依然很有效力。所有從事這種滑稽的職業的人，在這兒不但將受嚴厲的法律的禁止，而且也將受支持這種法律的大衆心情的嚴格禁止。雖然如此，這些人民的闊大而忠厚的臉卻還是在微笑着——也許是兇猛難看的，但卻是盡情的微笑。這些殖民地的人們曾在英國鄉間的市集上和鄉村中的草地上看到並參加過的那些戶外運動，在這兒也並不缺少；這種運動，因了其中所含的必不可少的勇氣和丈夫氣，是被

認爲值得保存在這塊新土地上的。在市場周圍各處，可以看到許多對康倫華式和德望郡式（註一）的角力者；在一個角上，有兩個人人在作友誼的比棍；而最使大家感到興味的，是在本書中已提到過多次的那個刑臺上，兩個帶着盾牌和闊劍的劍師正在開始作一鬪劍的表演。但是，使衆人非常失望的，是這最後一種表現竟被鎮吏的干涉來打斷了，這小官吏認爲這樣濫用法定的一個神聖的地方，是褻瀆法律的尊嚴，是決不能容許的。

當時的人們還在沒有歡樂的生活的初期，而且是知道及時行樂的父老們的子女；所以就全體而論，如果跟他們的後裔——就像隔開了這麼久的一個時期的我們自己——比較起來，在慶祝節日這一點上，我們假使說他們是比得過的，那也不算過分。他們的直接的後嗣，就是初期移民的次一代人，戴上了清教主義的最黑暗的陰影，使全體人民的容貌上籠罩着這麼濃厚的一重暗雲，就是以後的兩百多年歲月都不足以驅散牠。我們還得重新學習那遺忘了的行樂的藝術哩。

這幅市場中的人生的寫照，在大體上雖然帶着那些英國移民的悲哀的灰色、棕色、或黑色的色彩，但其中也夾雜着一些相異的顏色，使牠顯得很有生氣。一羣印第安人——穿着他們的野蠻

人的豔裝：奇形怪狀地繡着花的鹿皮袍子、貝壳珠結成的帶子、紅色和黃色的赭石、以及羽毛，並且帶着弓箭和尖頭上裝着石頭的長矛——臉上現着比清教徒更甚的剛毅的莊重神情，遠遠地站在一旁。這些塗着顏色的半開化人雖然很粗野，但還不能算是這兒的最粗野的人物。這街頭是應該歸給幾個水手的，他們是那隻從「西班牙洋面」開來的船上的一部分船員，是特地上岸來看「祝賀選舉日」的熱鬧的。他們都是些樣子粗暴的亡命之徒，臉孔被太陽曬得墨黑，生着極濃的鬍子；他們的闊腳管短褲用皮帶繫在腰上，扣子往往是一塊粗糙的金片；皮帶上多數挂着一柄長的小刀，有的挂着一把大刀。在他們的闊邊的棕櫚葉帽子底下閃耀着的眼睛，雖然在高興和快活的時候，也含着一種野獸似的兇光。他們毫不害怕、毫無顧忌地違犯了束縛着旁的一切人的規則；在那鎮裏面前公然吸煙，雖然一個鎮民如果吸了一口煙就要罰款一先令的；任意地從衣袋裏摸出葡萄酒瓶或燒酒瓶來，大口一大口地喝着，並且慷慨地把酒瓶遞給他們周圍的看得口都闔不攏來的人們。這明顯地表示了當時的不完備的道德的特色，那種道德雖然我們說牠是非常嚴格的，但對於航海的人們卻又很縱容，他們不僅在岸上可以任性胡爲，在他們的本土上更其可以

作無法無天的事。當時的水手，在今日是很可以當作海盜辦的。就拿這只船上的船員來說，——雖然他們並不是航海界的特別壞的分子，——絕少可以懷疑的餘地，我們很可以說，他們一定是犯過劫掠西班牙商船的罪的，如果在現在的法庭中審起來，他們的頭頸都是保不週全的。

但是古時候的海洋，完全任着牠自己的意志，或僅僅受着暴風的支配，而洶湧着，激漲着，泛着白沫，人類的法律簡直絕沒有想去節制牠。波浪上的海盜，一旦拋棄了他的職業，如果他願意，就可以立刻變成陸地上的一個正直而虔信的人；而且，就是在他正在過他的亡命生活的時期，如果你去跟他交易一下或偶然交際一下，也並不被認為是不名譽的事的。所以，那些穿着黑外套、漿過的領帶、和尖頂帽子的清教徒長老們，也溫和地對這些快活的航海者的喧鬧和粗暴的舉動微笑着；而當像羅澤爾·乞林渥斯醫生這麼可敬的一個公民，被人們看到在跟那只行跡可疑的船上的船長親密地交談着而一同走到市場中來的時候，也不會引起什麼驚異或批評了。

就服裝上說，那船長無論走到那裏，總是人羣中的最顯赫最華麗的人物。他的衣裳上佩着無數緞帶，帽子上鑲着金花邊，又被一條金鏈條環繞着，而且插着一根羽毛。他的身旁挂着一把刀，他

的額上有一處刀傷；從他的頭髮的梳法看起來，他似乎是故意要把這刀傷顯露出來，而不願把牠遮掩好的。一個陸上的人決不能穿着這套服裝，露着這付臉相，而且帶着這麼豪華的一種神氣，而不受一位知事的嚴厲審問，而被判處罰金或徒刑，成竟帶着腳鐐示衆的。可是對於這船長呢，一切都被看作了他的性格的附屬物，好像閃耀的魚鱗之於魚一樣。

將要開往勃列斯德的船上的船長，在跟那醫生分手以後，就懶散地在市場中走來走去，直到他偶然走近赫絲脫·普林所站的那個地方時；他似乎看到了她，就毫不躊躇地去招呼她。照例，赫絲脫無論站在什麼地方，她的周圍就會留出一塊小小的空地來，好像一個有魔法的圈子似的，人們在附近即使擁擠得摩肩接踵，也不敢或不願踏到這圈子裏來的。這是那猩紅文用以籠罩牠那命定的佩帶者的一種強迫的精神上的孤獨；這一部分是由於她自己的緘默自檢，一部分是由於她的同胞們的本能的撤退，——雖然這種撤退現在已不是那麼粗暴的了。如果這在以前沒有對赫絲脫發生過什麼好處，現在牠卻使她能夠跟那船長談話而怕被別人聽到了；而且赫絲脫·普林在公衆前的名聲已起了極大的變化，所以即使是鎮上的著名最規矩的管家婆，舉行了這樣

的交談，所引起的閒話上決不會少於赫絲脫自己的。

「這樣末，太太，」那船長說道，「我就不能不命管理員在你預定的以外，多備一個鋪位了！這次航海不用怕什麼壞血病或暈船熱了！有了船上的醫生和這另一個醫生，我們唯一的危險將來自藥劑或藥丸；這不是空話，因為船上還裝着一大批我跟一只西班牙船交易得來的藥材哩。」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赫絲脫問道，心裏吃驚得比她所許表現出來的更甚。「你又多了一位搭客嗎？」

「唔，你不知道嗎？」船長喊道，——「此地的那個醫生，自稱爲乞林渥斯的，他想跟你一道來嘗試嘗試我的船上的飯菜呢。嗯，你一定早已知道了；因為他對我說，他是你們一夥的人，是你說起過的那位先生的知己朋友，——那位先生，你說正受着這些刻薄的老清教徒統治者的危害的！」

「不錯，他們倆是相熟的，」赫絲脫答道，臉上雖裝得很鎮靜，可是心中卻非常驚慌。「他們已在一起同住了許多時候。」

船長和赫絲脫·普林交談的就只有這幾句話。但在這個時候，她看到了老羅澤爾·乞林濕斯本人，正站在市場上最偏僻的一只角裏，對她微笑着；這微笑——越過了那寬闊嘈雜的廣場，通過了衆人的一切談笑、種種思想、心情和興味——傳送了一種祕密的、可怕的意義過來。

(註一) 康倫華 (Cornwall) 和德望郡 (Devonshire) 都是英國的地名。

二十一 遊行的隊伍

當赫絲脫·普林還沒有集中她的思想來考慮在這使人驚駭的新局面之下應該怎麼辦的時候，軍樂的聲音已可聽到正在一條隣街上走近來了。這表示知事們和公民們的遊行隊伍正在朝着會議廳前進；到了那裏，丁米司兌爾牧師將照着這麼早就已成立而且以後也一直奉行着的一個習慣，宣講一篇「祝賀選舉的說教。」

不久，遊行隊的先行隊伍就出現了：慢慢地莊嚴地進行着，繞過了街角，向市場中穿過來。走在最前面的是音樂隊。其中包含着多種樂器，彼此也許不十分調和，而且彈奏得也許不大高明；可是卻已達到了那些銅鼓和喇叭對着羣衆吹打的重大目的，——那就是要在眼前經過的人生景象上，加上一種更高尙的更英勇的情調去。小珠兒最初拍着手，但接着在一瞬間卻失去了整個早晨一直使她興奮着的那種不安靜的激動；她默不作聲地凝視着，似乎像一只飄浮的海鳥那樣乘在

那些洶湧激漲的聲浪上飛上天去了。可是，跟在音樂隊後面而作為遊行隊的光榮護衛的軍隊，其武器和明亮的甲冑上放射出來的耀眼的陽光，卻使小珠兒回復了她原來的心情。這一隊軍人——帶着一種古老的、光榮的名望從過去的時代進行下來，至今依然保持着一種團體的存在，——並不是由用金錢僱傭來的東西組成的。牠的行伍中都是些上等人，他們感覺着尚武精神的搏動，要想創立一種「軍事專門學校」在其中，好像在「聖堂騎士」（註一）的聯合會中那樣，他們可以學習軍事上的科學和太平時世的演習，所能教給他們的實際戰術。當時的一般人對於軍人所抱的崇高的敬意，可以在這一隊中各成員的高傲態度上看出來。真的，其中有幾個，憑着他們在「低地國」（註二）和其他的戰場上的勞績，確已獲得了稱為軍人並享受軍人的榮譽的資格。而且全體的裝束——身上穿着擦得發亮的鋼甲，明晃晃的鋼盔上插着顛巍巍的羽毛——具有一種不是現代的任何展覽所能企及的輝煌氣概。

可是，更值得有思想的觀察者注意的，卻是走在這護衛的軍隊後面的那些居高位的文官。即使在外表上，他們所表示着的尊嚴神情也使那些武人的高視闊步顯得很庸俗，——如果不是荒

唐的話。在當時，我們所謂「才能」這東西，被人重視的程度要比現在差得多；可是造成人格的穩定和高貴的那些厚實成分，被人重視的程度卻比現在多得多。那些人民由於世襲的權利，具有着尊敬別人的性格；這種性格，在他們的後裔身上，即使還殘存着一些，分量也很少了，在選擇和評論公務人員時只發揮着非常薄弱的一種力量。這改變不知是好是壞，也許好壞參半吧。在這古老的時代，居住在這些荒蕪的海岸上的英國移民，已把國王、貴族、和各等有地位的可以敬畏的人物都遺棄在身後了，可是他們心中的尊敬別人的能力和需要還很強烈，所以就將這種尊敬加在老年人的白髮和尊嚴的眉額上；加在經過長期試鍊的廉潔上；加在堅實的智慧和帶着悲哀色彩的經歷上；加在那種使人起歷久不變之感而可以歸入「可敬」這一總定義之下的嚴肅莊重的天稟上。所以，這些由人民的初期選舉招到有權力的地位的原始政治家——如勃蘭特斯屈利、安迪考脫、杜特雷（註三）、貝林罕，以及他們的同僚，——似乎並不都是很顯赫的，他們的得名與其說是由於心智的活動，不如說是由於沉着的持重。他們有剛毅和自信心；在遭遇艱難和危險的時候，他們就像抵抗怒潮的一道岩壁似的，為國家的安全屹立着。以上所說的這些性格上的特點，都明白地

表現在殖民地的新知事們的四方臉和魁梧的軀體上。專就天生的威嚴的氣概而言，這些實行民主政治的最前列的人，就是回到祖國去做貴族院的議員或國王的樞密顧問，祖國的人民也不用害羞的。

走在這些知事們後面的，是那非常著名的年青牧師，從他的嘴裏將吐出這每年一度的紀念日的宗教講演來。他的職業，在當時，是比政治生活更可以表現出心智上的才能來；因為，除了其中所含的一種更高尙的動機以外，牠在社會的近乎崇拜的尊敬上具有着強有力的誘因，足以把最有雄心的人吸引到這職務中來。就是政治上的權力——例如般克利斯·馬忒（註四）那樣——也是在一個成功的牧師的掌握中的。

據此刻看到他的人們看來，丁米司兌爾先生自從踏上新英倫的岸上以來，從沒有表現過像他現在在遊行隊伍中走着時的步調和神情上可以看出來的這種精神。他的腳步並不像平時那樣的柔弱；他的身體並不彎曲；他的手也並不吉利地放在他的心上。可是，如果更正確地觀察起來，就可看出牧師的這種精力似乎並不是屬於肉體上的。牠也許是精神上的，是由天使們供給他

的。牠也許只是在誠懇而長期不斷的思想的爐火中蒸溜出來的強烈興奮劑的興奮作用。或者，也許是他那敏感的氣質受了那些響朗的尖銳的音樂的鼓舞，那些向天空激漲着的聲浪把他擡了起來。然而，他的神情是這麼的茫然，丁米司兌爾先生究竟有沒有聽到那些音樂，都是一個疑問哩。他的肉體在那裏向前移動着，而且帶着一種不見慣的精神。可是他的心在哪裏呢？很深很深地在牠自己的領域中，以一種超自然的活動力，忙碌地整頓着一串快要從那裏吐露出來的莊嚴的思想；所以他對於周圍的一切，什麼也沒有看見，什麼也沒有聽到，什麼也不知道；但那精神上的元素卻提起了那孱弱的身體，不自覺其負荷地帶着牠前進，使牠變成了跟自己一樣的精神。具有非常的智力而已變成病態的人，有時會發生這種巨大的作事力量的，在其中他們貫注着幾十天的生活力，過後就要奄奄無生氣地過這麼幾十天了。

赫絲脫·普林一眼不霎地注視着牧師，就感到有一種悲涼的勢力克服了她自己，可是她不知道這是怎樣或從哪裏來的；她只覺得他離她自己的世界是這麼遙遠，絕對不是她所能抓到的。她本來以為他們兩人一定要交換會心的一眼的。她想到了那幽暗的森林，和牠那寂寞的幽谷，愛

情，和悲痛，以及那佈滿青苔的樹榦：他們曾經手挽手地坐在這裏，把他們的悲哀而熱情的談話混在那小溪的憂鬱的嗚咽聲中。那時候，他們是相知得多麼深刻啊！難道這就是那個人嗎？此刻她簡直不認得他了！彷彿被那些悠揚悅耳的音樂籠罩着，隨着那一隊尊嚴的可敬的父老們，昂然地走過去的他在塵世的地位上是這麼不能接近，而在她現在看到他的那種不表同情的遙遠的思想中是更其不能接近的他！她的心發沉了，她想到以前的一切情形一定是一個幻夢，她雖然夢想得活龍活現，其實在牧師和她自己之間是沒有什麼真正的連繫的。赫絲脫的心中還含着這麼多的婦人氣質，她簡直不能夠饒恕他，——尤其是現在，當他們的正在走近來的「命運」的沈重的足音已可以聽到，正在愈走愈近的時候！——因為他竟能夠這麼完全地從他們的共同世界中抽身而去，讓她在黑暗中摸索着，伸出她那雙冰冷的手來，可是卻找不到他。

珠兒或是看到了而感應着她母親的情感，或是她自己感到了籠罩着牧師的那種渺茫的、不可捉摸的氛圍氣。當遊行的隊伍經過面前時，這孩子很不安靜，好像一只將要飛去的鳥兒似的，不住地跳動着。等到全體都走過了的時候，她就擡頭注視着赫絲脫的臉，問道：

「母親這就是在溪邊吻我的那一個牧師嗎？」

「別響，親愛的小珠兒！」她的母親輕輕地說。「我們切不要老是在市場中講談我們在森林中遇見的事情。」

「我不能夠斷定那就是他；他的樣子是這麼的古怪。」孩子繼續說道。「不然，我就要跑到他面前去，叫他此刻在衆人面前吻我了；正如他在那邊的黑暗的老樹林中幹過的那樣。假使我真的這樣做時，牧師將說些什麼話呢，母親？他會不會把手揪在心上，對我縲着眉頭，而叫我走開呢？」

「他將說些什麼呢，珠兒，」赫絲脫答道。「除了說這不是接吻的時候，而市場中也不是接吻的地方？傻孩子，你沒有對他說話，對於你是好的！」

關於丁米司兌爾先生的同樣感覺，又由另一個人表示了出來；這個人的乖僻——或者我們該說是癡狂——竟使她去做很少的鎮上人所敢做的事，那就是在公共場所跟那佩戴猩紅文的人攀談起來。她是喜賓司夫人，今天穿戴得非常富麗堂皇，——三重的縐領，繡花的胸衣，華麗的天鵝絨袍子，金頭的手杖，——也出來看遊行的隊伍。因為這老太婆出名是當時正在不斷地進行着

的一切妖術工作中的一個主角，（這名聲後來使她送掉了她的性命，）所以衆人看見她來時都紛紛讓路，恐怕碰着她的衣服，彷彿那些華美的衣櫥中帶着瘟疫似的。人們看到她跟赫絲脫·普林站在一道，——雖然現在已有不少人對後者抱着好感，——喜賓司夫人所引起的害怕又增加了一倍，而在市場中這兩個女人所站的那一帶地方發生了一種普遍的移動。

「唔，哪個凡人能夠想得到啊！」這老太婆親信地低聲對赫絲脫說道。「那個神聖的人人們奉他爲地上的聖人的，而且——我不得不說——樣子也確乎像是聖人！此刻看他在遊行隊伍中走過這兒的人，誰能想到在沒有多久以前，他曾從他的書房裏走出來，——嘴裏還咀嚼着一段希伯來文的聖經，我敢說，——而得森林中去散步啊！哈！我們知道這是什麼意思的，赫絲脫·普林啊！但是，老老實實說，我都覺得難以相信他就是那一個人。我看到過許多走在音樂隊後面的教友，會跟我在同一的節拍中跳舞着，當時的樂師是『某某』，而且也許還有一個印第安的魔法師或拉普蘭的魔術家跟我們攜着手！這只是區區小事，當一個女人認識了世相的時候。可是這個牧師哪赫絲脫，你能不能確定地說，他就是在林中小徑上跟你相會的那一個人？」

「太太，我不知道你所說的事，」赫絲脫·普林答道，心中覺得喜賓司夫人是在心理上患有毛病的人；但同時看她以那樣確信的態度來斷言這麼多人（她自己也在其內）和那「惡人」的直接關係，卻又不禁異常驚駭害怕。「我不敢隨便談論像丁米司兌爾牧師先生那樣有學問的虔誠的傳道師！」

「呸，女人，呸！」老太婆對赫絲脫搖晃着一根手指，喊道。「你以為我到森林中去了這麼多次數，還沒有法術來斷定還有誰到那裏去過嗎？多得很哩；雖然他們的頭髮裏並沒有遺留着他們跳舞時所戴的野花圈上的葉子！我認得你的，赫絲脫；因為我看見着這個標記。在陽光中，我們大家都可以看到牠；在黑暗中，牠好像火焰似的放着紅光。你公開地戴着牠；所以對於這個是沒有問題的。可是這個牧師呢！讓我對着你的耳朵告訴你吧！那「黑人」知道了他自己的一個已經簽名蓋印的奴隸，竟像丁米司兌爾牧師先生那樣的怕敢承認這束縛，他自有方法來使那標記在青天白日之下對着全體世人的眼睛顯露出來的！這牧師老是把他的手放在心上，他究竟想遮掩些什麼呢？哈，赫絲脫·普林！」

「究竟是什麼呢，喜賓司好太太啊？」小珠兒熱心地問。「你看見過嗎？」

「這沒有關係，寶貝啊！」喜賓司夫人對珠兒深深地行了一個敬禮，答道。「你自己遲早總有一次會看到牠的。人家說，孩子啊，你是『空中之王』的血親哩！你願不願在什麼美妙的夜裏，跟我一道飛去會會你的父親？到了那時，你就會知道牧師爲什麼要把他的手放在心上了！」

尖銳地笑着，使整個市場上的人都聽到了她的聲音，這怪誕的老太婆就走了。

這時候，在會議廳中，開場的祈禱已經做過了，丁米司兌爾牧師的聲調已可聽到在開始演講了。一種不可抵抗的情感使赫絲脫留在這地方附近。那神聖的大廈中已擠滿了人，不能再容納一個聽講者了，所以她只好在那刑臺旁邊佔了一個地位。這地點近得可以使她聽到全部的說教，那牧師的非常特別的聲音成了一種不清楚的然而卻有抑揚頓挫的低語，不斷地飄流到她的耳朵裏來。

牧師的發音器官，本身就是一種可貴的天賦；聽到牠的人即使一點也不了解牧師所講的言語，也會隨着牠的音調和節奏而發生感動的。跟其他一切音樂一樣，牠含着熱情和感情，以及高亢

的或柔和的情緒，使無論在哪裏受過教育的人心都能夠聽懂。雖然聲音因透過教堂的牆壁而被抑低了許多，赫絲脫·普林卻全神貫注地傾聽着，而且非常密切地跟牠感應着，所以這通篇說教竟對她發生了一種跟那些辨不清楚的字句完全無關的意義。這些字句，如果更清楚地聽到了的話，也許不過是一種比較粗俗的媒介，而妨礙着那精神上的意義的。現在她聽到了那抑低的聲調，彷彿正要平靜下去安息的風聲似的；接着她又隨着牠那逐步高升的柔和和氣魄而上升，直到那音量似乎把她包圍在一種可畏而嚴肅的宏壯空氣中。可是，那聲調有時候雖然變得這麼的莊嚴，其中卻始終含着一種悲哀的質素。那好像是可以感動每一個人心的受難的人類的嘆息或絕叫，——大聲的或低聲的苦痛的呼聲！有時候，在悲涼的沉默中，只能聽到——隱約地聽到——這深沉的哀音在嘆息着。但是即使在牧師的聲調變成很高而有威風的時候，——在牠遏抑不住地湧上去的時候，——在牠達到了極大極強的程度，充滿了教堂裏，而衝破了那些堅硬的牆壁，散佈到外界的空氣中來的時候，——就是這樣的時候，如果聽的人留心細聽起來，也可以聽到這同一的痛苦的呼聲的。這是什麼呢？是一個裝滿着悲苦的、或許罪惡的人心，正在對着人類的偉大的心哀

訴牠自己的祕密，不管那是罪惡也好，悲苦也好；正在祈求人類的偉大的心的同情或饒恕——在每一刹那——在每一音響中——而且絕不是徒勞！使牧師得到他的最適當的力量的，就是這深沉的、不斷的低音調。

在這個時候，赫絲脫始終好像一個彫像一樣，站在刑臺的腳旁。即使牧師的聲音沒有把她留在那裏，這個作爲她的恥辱生活的起點的地方也具有着一種不可避免的吸力。她心中有一種感覺——因爲太模糊，不能稱爲思想，但卻沉重地壓在她的心上——覺得她的全部生活，無論以前的或以後的，都跟這個地方連結着；牠好像是使她的生活統一的一點。

這時候，小珠兒早已離開了她母親的身旁，在市場中各處任意遊玩着。她以她那離奇的璀璨的光芒使那些陰鬱的羣衆快活了起來；正如一只鮮明的羽毛的鳥兒，半隱半現地在昏暗的密集的樹葉中間跳來跳去，使整棵樹都明亮了起來似的。她的行動是忽起忽落的，但往往是突如其來的，沒有規則的。這表示着她的精神上的不安靜的生氣，今天在牠那顛着腳尖的跳躍中更加不知疲勞，因爲牠被她母親的不安的心情彈奏撥弄着。每當珠兒看到一件刺激她那永遠活動着

而漂泊無定的好奇心的事物時，她就飛奔過去，照着自己的歡喜，好像自己的財產似的抓住了那個人或那件東西；可是她自己的行動，卻一點也不肯順從別人的意思，以為報答。那些清教徒旁觀着，臉上雖然微笑着，可是看了那從她的小身體內放射出來而閃耀着活潑精神的不可言喻的美麗和古怪的魅力，心中卻並非不想稱她為惡魔的兒女。她跑過去，直視着那些野性的印第安人的臉；他們就感覺到這是比他們自己更野性的一種人物。從那裏，帶着天生的大膽，和同樣為她的特色的謹慎態度，她飛奔到一羣黑臉的水手中間去——這些人正如陸上的印第安人那樣，乃是海洋中的野人；他們驚訝地、欣賞地注視着珠兒，好像是一片浪花變成了一個小姑娘，而賦有着夜間在船頭底下閃爍着的「海火」作靈魂似的。

這些航海家中的一個，——其實就是那跟赫絲脫·普林交談過的船長，——受了珠兒的容貌的極度迷惑，竟想伸出手去抓住她來吻她一下。發見了要抓住她簡直是跟要抓住空中的一只蜂雀一樣的不可能，他就從帽子上拿下了那條環繞着牠的金鏈條來，把牠拋給那孩子。珠兒立刻以十分靈巧的技術把牠繞在自己的頸項和腰身上；一到那兒，牠就變成了她的一部分，使人很難

想像沒有這鏈條時的她了。

「你的母親就是那邊的那個佩着猩紅字母的婦人，」船長說道。「你願意替我帶一個口信給她嗎？」

「如果這口信使我高興，我就帶，」珠兒答道。

「那末你告訴她，」他繼續說道，「我又跟那黑臉孔、扛肩胛的老醫生談過了，他答應帶他的朋友，就是你母親認識的那位先生，一道來上船。所以你的母親只要照顧她自己和你好，不用再操旁的心。你願意把這話告訴她嗎，你這小妖精？」

「喜賓司太太說，我的父親是『空中之王』，」珠兒頑皮地微笑着，喊道。「如果你用這壞名字來稱呼我，我要去告訴他，叫他用暴風來追趕你的船。」

走着一條彎彎曲曲的路徑穿過了市場，孩子回到了她的母親那裏，把船長所說的話傳達了給她。赫絲脫的強壯的、鎮靜的、堅定持久的心，終於差不多沉下去了，當她看到這不可避免的命运，獐狎兇惡的臉相的時候，——正當一條路徑似乎開放着，可以讓牧師和她自己走出他們那

悲慘的迷宮之際，這臉相卻帶着一種毫不容情的微笑，出現在他們的路徑的正中。

船長的消息已使她的心陷在一種可怕的惶惑中被窘困着，同時她又受着另一種磨難。市場上有許多從附近的鄉間來的男女，他們以前時常聽人講起那猩紅文，而且被人們用上百種虛偽的或誇張的謠言把牠說得非常可怕，但是他們從來沒有親眼看到過牠。這些人，在看完了旁的各種玩意兒以後，此刻就都粗魯無禮地擁到赫絲脫·普林的周圍來了。他們雖是這麼的鹵莽，可是也只敢在幾碼外圍成一個圈子，不敢更走近來。他們就站在這麼遠的地方，被那神祕的符號所引起的厭惡的離心力釘住在那兒。還有全體的水手，看到了圍觀者的擁擠，而且又得知了那猩紅文的意味，也就走過來，把他們的晒黑的、亡命之徒似的臉孔鑽到這圈子裏來。就是那些印第安人，也受了白種人的好奇心的冷影的影響，從人叢中溜過來，把他們的像蛇一般的黑眼睛盯在赫絲脫的胸前；他們也許以為佩帶這輝煌的繡花徽章的人，是她的社會中的一位身分很高的人物哩。最後，本鎮的居民（他們對於這破舊的事物的興味，受了別人的情感的感覺而沒精打采地復活轉來了，）也懶洋洋地踱到這塊地方來，冷冷地熟識地注視着赫絲脫的恥辱標記，也許比其他的人

更厲害地折磨着她。赫絲脫看到了七年前在獄門口等候她走出來的那一羣管家婆的同一的臉孔；全體都在，除了其中最年青而唯一有同情心的那一個，這個人的葬服後來是由赫絲脫裁製的。在這最後一刻時候，當她立刻就要拋棄這灼人的符號時，牠竟古怪地變成了更大的注視和興奮的中心；因此，牠痛苦地燒灼着她的胸脯，比她第一天戴上牠以來的無論什麼時候都還要厲害。

當赫絲脫站在這有魔力的恥辱的圈子裏時，——她的刑罰的狡黠的殘忍似乎把她永遠釘住在那兒了，——這時候，那受人讚賞的牧師正在從神聖之講壇上望下來，望着一羣在最深刻的內心中受他支配的聽衆。教堂裏的聖人似的牧師！市場上的佩着猩紅文的女人！哪個人的想像會荒唐到這種程度，竟會想到兩人身上原來印着同一燒灼的烙印！

(註一)「聖堂騎士」(Knights Templars)爲中世紀時保護朝拜聖地的基督教徒的武士團。

(註二)低地國 (the Low Countries) 指荷蘭。

(註三) Bradstreet, Endicott, Dudley —— 以上三人都是美洲殖民地的政治家，曾先後任馬薩諸塞州的州長。

(註四) Increase Mather (1639-1723) 本是波士盾的牧師，自一六六五年至一七〇一年任哈佛大學的校長。

二十三 猩紅文的顯露

那好像激漲的浪潮似的擁着傾聽着的聽衆的心靈升騰而上的雄辯的聲音，終於停止了。暫時靜默得跟神明降諭後一樣的肅靜。於是發生了一種喃喃的、半抑住的聲息；彷彿那些聽衆解除了那把他們送到另一個人的心靈界中去的高尚的法術，正在逐漸覺醒過來，可是還深深地懷着敬畏和驚愕之感似的。又過了一剎時，聽衆就開始從教堂的門戶中湧出來了。現在既已完畢，他們就需要旁的更適於支持他們重返其中的粗俗的塵世生活的空氣來呼吸了；教堂裏的空氣已被牧師化成了熱情的言詞，而且飽含着他的思想的濃烈的香氣。

一到露天，他們的狂喜就變成說話衝了出來。街道上和市場中，從這邊到那邊，完全充滿着讚美牧師的低語聲。他的聽衆都要把自己所知道的比所能說出來的或聽到的更完美的事物告訴了別人，纔能安靜。據他們全體一致作證從來沒有一個講演的人是講得像今天的講演者這樣富

於明達的、高尚的、神聖的精神的；而且從沒有什麼從凡人的嘴裏吐露出來的靈感，是比從他的嘴裏吐露出來的更明顯的。這靈感的力量，似乎可以看到從天上降下來，附着在他身上，佔有了他的心靈，不住地把他從放在面前的講演稿中提起來，並用許多使他自已跟他的聽衆同樣驚奇的思想去充實他。他的題目，好像是「神與人類社會的關係」，特別提到了他們正在此地的荒野中建設起來的新英倫。當他將要結束時，一種預言似的精神降臨在他身上，非常有力地強迫他發表預言，正如牠會強迫古時的那些以色列預言者一樣；只是有一點不同：那些猶太先知們預告了他們的國家的天罰和滅亡，他的使命卻在預言這新集合的上帝的人民將有一個高貴的、榮耀的前途。但是，在這一切中間，在通篇講演中，都含有着一種深沉的、哀感的低音調，那是不能不解釋作一個快要逝世的人的自然哀鳴的。是的；他們這麼敬愛着的牧師，——他也十分愛他們大家，以致在要離開他們而歸天時不能不嘆息着，——已得到了早死的預感，不久就要在他們的痛哭聲中離開他們了！這個他暫留在世間的觀念，更其加強了牧師所造成的效果；那好像是一位飛上天去的天使，在路過時在這些人的頭上鼓了一會兒他那雙雪白的翅膀，——既是一個陰影，同時又有一

片光輝——而撒下了一陣黃金似的真理來。

這樣，丁米司兌爾牧師就達到了一生中的空前絕後地輝煌而充滿勝利的時期——這樣的時期，多數人在自己的生活領域中都會遇見一次的，雖然往往要過了好久以後回顧時纔知道。此刻他就站在卓越的最高峯上：這時天賦的智力、豐富的學識、優越的口才、和純潔無瑕的名望，能使一個最初期的新英倫牧師達到的地位；在當時，牧師的職業本身，已是一種很高的踏腳石了。這就是牧師講完他那「祝賀選舉的說教」而俯首在講壇上的墊子上時所佔的地位。這時候，赫絲脫·普林始終站在那刑臺旁邊，那猩紅文依舊在燒灼着她的胸脯！

現在又可聽到軍樂的鏗鏘聲，和武裝護衛隊的整齊的腳步聲，從教堂的大門中傳出來了。遊行的隊伍要從這裏走到鎮公所去，到了那裏，將舉行一番莊嚴的盛宴，以結束今天的典禮。

因此，那一隊可敬的、威嚴的父老們又在一條寬闊的、夾在民衆中間的甬道上進行着了；當州長和知事們、賢明的老輩、神聖的牧師，以及所有的要人和名人，走到民衆中間去時，後者就連忙恭敬地退讓在兩邊。當他們已全身走到市場中的時候，民衆就對他們歡呼起來了。這歡呼——雖然

無疑地由當時獻給那些統治者的稚氣的忠誠獲得了額外的力量——使人覺得是那還在耳朵裏迴響着的極度緊張的雄辯在聽衆心中燃起來的熱情的遏抑不住的暴發。每一個人都感到了這衝動，而且同時受了鄰近的人的感染。在教堂內，牠是好不容易纔被壓下去的；在露天，牠就轟隆一聲，響徹了雲霄。這兒儘多着人，儘多着受了極度感動的、交響的情感，足以產生這比狂風的呼嘯、霹靂的轟聲、或海洋的怒吼更其動人的呼聲；而且這強有力的許多聲音的歡呼，是被那把許多人的心合成一個大心的普遍的衝動合成了一個偉大的聲音的。在新英倫的土地上，從來沒有發生過這樣的歡呼！在新英倫的土地上，從來沒有站過一個像這牧師這樣受他的同胞們尊敬的人！

這時候，他究竟是怎樣的呢？在他頭部周圍的空中，是不是有一圈輝煌奪目的潔光呢？他被精神化得這麼的空靈，被崇拜者這麼地奉爲神明，那末，他在隊伍中走着時的腳步，究竟是不是真正踏在世間的塵土上呢？

當軍人和官長們的隊伍走過了以後，大家就都把眼睛移到牧師正在走近來的那塊地方望着。當一部分又一部分的羣衆先後看到了他時，那歡呼聲就逐漸沉靜下去，而變成了一種低語。他

在這樣的勝利之中，神情是多麼的衰弱蒼白啊！他的精力——或者應說是那神聖的福音自己從天上帶來使他能夠講完牠的靈感——已被收回去了，因為現在牠已這麼忠實地完成了牠的職務。他們剛纔看見在他的頰上燃燒着的紅光已經熄滅了，就像一個火焰無可奈何地在最後的餘燼中銷沉下去了一樣。帶着這麼一種死樣的顏色的臉孔，簡直不像是一個活人的；那這麼毫無精神地在路上蹣跚着的人，簡直已沒有生命了，可是他還是蹣跚地走着，並不倒下來！

他的一個同事——就是那年高的約翰·威爾遜牧師——看到了丁米司兌爾先生在智力和感情的高潮退去後所陷入的狀態，就連忙走過來扶助他。牧師顫抖地然而卻堅決地推開了這老年人的手臂。他仍舊向前走着，假使這種動作可以稱爲走的話，其實卻很像一個小孩子看見自己的母親伸着兩臂引誘他走過去時的那種搖搖擺擺的動作。而此刻，他已不知不覺地走到了那記得很清楚的、風雨剝蝕的刑臺面前；在這兒，在隔着那麼多的悲慘的歲月以前，赫絲脫·普林遭遇了世人的羞辱的凝視。赫絲脫正牽着小珠兒的手，站在這裏胸前還佩着那猩紅文！牧師在這兒站住了，雖然音樂隊仍在奏着那莊嚴而歡欣的進行曲，領着遊行的隊伍前進。牠在召喚他前進，

——前進去赴宴！——可是他卻在這兒站住了。

在最近這幾分鐘間，貝林罕一直在不安地注意着他。現在他就離開了隊伍中的本位，走過來幫助他了，因為從丁米司兌爾先生的神色上看起來，如果不再有人去扶助他，他一定要跌倒了。可是後者的表情上含着一些什麼，使那老州長不敢走上前去，雖然這個人一向是不肯輕易服從旁的心靈的朦朧的暗示的。這時候，羣衆都帶着敬畏和驚愕的心情在旁邊看着。這種肉體上的衰弱無力，在他們的心目中，不過是牧師的精神上力量的另一面；這麼聖潔的一個人，即使在他們的眼前飛升上去，逐漸朦朧起來而又光明起來，直到終於消失在天國的光輝中，——那也算不得是過於高貴的一種奇蹟。

他轉身朝着刑臺，伸出了他的兩臂來。

「赫絲脫，」他說道，「走過來！來，我的小珠兒！」

他用以望着她們的臉色，是非常可怖的；但其中也含着一些又溫柔又異樣得意的神情。那孩子就以她所特有的那種鳥兒一般的行動飛奔到他那裏，用兩臂抱住了他的膝部。赫絲脫·普林

——慢慢地，好像是被不可避免的命運逼迫着而違反了她的最堅強的意志似的——也走了近來，可是在還沒有走到他那裏以前就站住了。這時，老羅澤爾·乞林渥斯從人叢中鑽了出來——或者，因為他的神情是這麼的陰暗、惑亂而邪惡，說不定是從什麼下界鑽上來的，——要來搶回他的犧牲，不讓他去做他所想做的事！無論是怎樣的，總之，這老頭兒衝上前去，抓住了牧師的胳膊。

「瘋子，且住！你想做什麼？」他低聲說道。「叫那個女人回去！把這孩子丟開！一切就都好了！不要沾污了你的名譽，而死於恥辱中！我還可以救你哩！你要使你的神聖的職業受到污辱嗎？」

「哈，誘惑者啊！我想你來得太遲了！」牧師答道，同時害怕地可是卻堅定注視着他的眼睛。「你的權力已比不得從前了！靠着上帝的助力，現在我要逃出你的掌握了！」

他又對着那佩猩紅文的女人伸出了他的手來。

「赫絲脫·普林，」他帶着深刻動人的懇摯喊道，「用了上帝的名義，——他是這麼的可怖而又這麼慈悲的，他竟許我在這最後一刻時候，爲了我自己的深重的罪孽和悲慘的痛苦，來做我七年前所沒有做的事，——請你走過來，把你的力量環繞在我身上！你的力量，赫絲脫；但是願牠受

着上帝賦予我的意志的引導！這個可憐的、被損害的老人正在用他的全力來反對牠——用他自己的全力和惡魔的全力來吧，赫絲脫，來吧！扶我到那刑臺上去！」

羣衆騷動起來了。切近地站在牧師周圍的那些有地位和有身分的人，是這麼的吃驚，這麼的感亂而不明白他們所看到的事的含義——他們不能夠接受那非常明顯地呈現在他們面前的解釋，又不能夠想像到旁的任何解釋——以致他們始終一聲不響，一動不動地旁觀着那「上天」似乎就要舉行的審判。他們眼看牧師靠在赫絲脫的肩膀上，並被她的一臂扶持着，走近了刑臺，走上那梯子去；那由罪惡而生的孩子的小手，依舊緊握他手中。老羅澤爾·乞林渥斯也跟了上去，好像是一個跟他們大家都在其中表演的罪惡和悲苦的戲劇有密切關係的人，所以很有資格參預在這最後的一幕中。

「你即使找遍了全世界，」他兇惡地望着牧師，說道，「也找不到這麼祕密的一個地方，——無論是高尙的地方或低微的地方，能夠逃得過我的——除了這一個刑臺上！」

「謝謝領我到這兒來的上帝！」牧師答道。

然而他還是戰慄着，眼睛裏含着一種疑惑不安的表情，轉臉朝着赫絲脫，——雖然他的嘴唇上同時流露着一種無力的微笑。

「這不是比我們在森林中夢想的更好嗎？」他低聲說。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她急急地回答道。「更好？是的；這樣我們倆就可以同死，而小珠兒也跟我們一同死了！」

「你和珠兒，但願能照着上帝的命令做，」牧師說道；「上帝是很慈悲的！現在讓我做他明白地放在我眼前的事吧。因為，赫絲脫啊，我已是一個就要死的人了。所以，讓我趕緊把我的恥辱負擔起來吧！」

一部分由赫絲脫·普林扶持着，同時仍舊握着小珠兒的一只手，丁米司兌爾牧師轉過身來，朝着了那些尊嚴可敬的統治者；朝着了他那些同輩的神聖的牧師；朝着了那些民衆，這些人的偉大的心已澈底嚇呆了，可是卻氾濫着含淚的同情，因為知道有一件深刻的人生大事——這即使充滿着罪孽，但同時也充滿着痛苦和悔恨——立刻就要在他們面前披露出來了。剛剛經過子午

線的太陽，照射在牧師身上，使他的形體顯得非常清晰：這時他正聳峙在大地之上，在「永恆的正義」的法庭中申訴他的罪惡。

「新英倫的民衆！」他喊道，——在他們上面發出來的聲音是有力的、嚴肅的、莊嚴的，可是其中始終含着一種震顫，有時還帶着一種從悔恨和悲痛的無底深淵中迸出來的絕叫，——「曾經敬愛我的你們！——曾經把我認作神聖的你們！——請看這裏的我，世間的一個罪人終於——終於！——我站在七年前應站的地方了；站在這裏，跟這個婦人一道；她的手臂，在這可怕的一刻時候，比我用以爬到這裏來的一點力量更甚地支持着我，使我不致於撲面倒在地上。看哪，赫絲脫佩着的猩紅文！你們大家都對牠戰慄過！無論她走到哪裏，——負着這麼悲慘的重荷的她，無論想到哪裏去尋求一點安息，——牠總在她的周圍投射了一道慘澹的使人害怕而非常厭惡的光線。但是在你們中間卻站着一個人，你們並沒有對他的罪惡和恥辱的烙印戰慄過！」

說到這裏，牧師似乎不能不讓他的其餘的祕密隱藏着不披露出來了。但是他努力打退了那正在企圖控制他的肉體上的衰弱，——更打退了心的衰弱無力。他摔去了一切的助力，熱情地跨

上一步，站在那婦人和孩子的前面。

「這烙印確在他身上！」他猛烈地繼續說道，——他決意要完全說出來。「上帝的眼睛看見牠的天使們一直在指點着牠，魔鬼也很知道牠，不斷地用他那灼人的手指來刺戳牠！但是他狡黠地隱藏着牠，不讓人們看見，而在你們中間走來走去，——帶着一付哀悼的臉色，因為他在這充滿罪惡的世界上是這麼的純潔！——帶着一付悲哀的臉色，因為他喪失了天國中的親屬！現在，在臨死的時候，他直立在你們面前了！他吩咐你們再看一看赫絲脫的猩紅文！他告訴你們，這雖然帶着牠的一切神祕的恐怖，卻不過是他自己胸前所生的東西的影子，而且就是這個，他自己的紅色烙印，也不過是那燒焦了他的內心的東西的表象而已！站在這裏的人，有誰懷疑上帝對於一個罪人的懲罰嗎？看吧！請看這可怕的證據！」

他以一種痙攣的動作，扯去了他胸前的牧師領帶。牠就顯露出來了！但要描述那顯露出來的東西是不敬的。在一瞬間，嚇壞了的羣衆都把視線集中在這怖人的奇蹟上；牧師站在那裏，臉上泛着得意的紅暈，好像一個在絕頂痛苦的危急關頭得到了勝利的人一樣。於是，他跌倒在刑臺上了！

赫絲脫把他扶起了一些來，使他的頭枕在她的胸上。老羅澤爾·乞林渥斯跪倒在他旁邊，現着一種茫然的、呆木的臉色，其中似乎已沒有生氣了。

「你已經逃過了我！」他反復地說了好幾次。「你已經逃過了我！」

「願上帝饒恕你！」牧師說道。「你的罪孽，也很深重的！」

他把他那雙垂死的眼睛從老頭兒那裏收回來，把牠們注視在那婦人和孩子的身上。

「我的小珠兒呵，」他無力地叫道，——他的臉上現着一種甜蜜的、溫和的微笑，彷彿一個將要酣睡着的人似的；不但這樣，現在那重荷既已移開，他差不多似乎要跟那孩子開玩笑了，——「親愛的小珠兒，現在你肯吻我嗎？在那個森林中時，你是不肯的！可是現在你肯了吧？」

珠兒在他嘴唇上吻了一下。一道符呪被解除了。這野性的孩子也在其中表演的那一幕大悲劇，已啓發了她的一切同情心；當她的眼淚落在她父親的頰上時，那就是她的誓約：她將在人間的喜悅和悲哀中長大起來，將不再老是跟世人作戰，而將成爲其中的一個婦人。對於她的母親，珠兒的悲痛使者的使命也完全履行好了。

「赫絲脫，」牧師說道，「別了！」

「我們不是還要相會的嗎？」她把臉俯伏在他的臉上，低聲說道。「我們不是要在一起度我們的永生的嗎？當然，當然，我們已用這一切悲痛來替彼此贖了罪！你用這些明亮的垂死的眼睛遙望着永恆！那麼告訴我吧，你看到些什麼？」

「別響，赫絲脫，別響！」他震戰着嚴肅地說。「我們所破壞的法律——這麼可怕地在這兒顯露出來的罪惡——願你一心想着這些吧！我怕！我怕！也許當我們忘記了我們的上帝——當我們違犯了我們對於彼此的靈魂的尊敬時——自從那時以後，我們就希望不到在來世相會，在永遠的純潔的重合中相會了。上帝知道的；他是很慈悲的！他在我的痛苦上特別顯出了他的慈悲來。他使我胸前受着這燒灼的痛楚！他派了那個陰沉的可怕的老人來，使這痛楚老是熾熱着！他帶我到這裏來，使我能在這勝利的恥辱中死在民衆面前！這些痛苦只要缺少了一樣，我就永遠滅亡了！願他的名字受人讚美！願他的旨意能夠實現別了！」

說了這最後一句話，牧師就斷了氣。直到此刻始終沉默着的羣衆，就發出了一種異樣的、深沉

的、敬畏和驚愕的聲音來；這種敬畏和驚愕的感覺還不能用言語表現出來，只能變成這麼一種喃喃的聲音，隆隆地追隨着那逝世的靈魂而去。

二、二十四 結局

過了好多天以後，等到人們已有充分時間來整理好他們的關於上述的這個場面的意見時，對於在刑臺上所看到的事卻發生了不止一種的說法。

大部分的觀衆，都力說曾在那不幸的牧師的胸前看到一種「猩紅文」——跟赫絲脫·普林所佩的非常相像的，——深印在肉裏。對於這猩紅文的來源，又有多種不同的解釋，這種種解釋當然都是推想出來的。有些人斷定丁米司兌爾牧師在赫絲脫·普林初戴她那恥辱的符號的那一天，就開始了一種懺悔的苦行，——這種苦行，後來他又用了許多種無效的方法一直做下去，——把一種可怖的酷刑加在他自己身上。旁的人卻竭力爭辯道，這烙印是過了許多時候以後纔產生的，是那有法術的巫師老羅澤爾·乞林渥斯借了奇妙的毒藥的力量使牠現出來的。還有些人，——以及那些最能覺察牧師的奇特的敏感性和他的精神對於其肉體的奇妙作用的人，——

輕輕地說，他們相信這可怖的符號乃是那始終活動着的悔恨的牙齒所造成的；牠從最深的內心中咬出來，終於用這個可以看得見的符號顯示了上天的可怕的懲罰。讀者可以在這些理論中間任意去選擇。我們已把所能得到的關於這凶兆的說明都提出來了，現在牠既已完成了牠的職務，我們很願意把牠深印在我們腦海中的印象擦去了，——長久的默想已使人不快地異常明晰地把牠印在那兒了。

說也奇怪，有幾個始終在場看着而且據說一次也沒有把他們的眼睛離開了米司兌爾牧師身上的觀衆，卻否認他的胸前有什麼符號，正如一個初生的嬰兒的胸前一樣。據他們報告，他臨終時所說的話既沒有承認，——甚至於也沒有隱約地暗示着，——他跟赫絲脫·普林所犯的，因而一直佩着那猩紅文的罪惡，有絲毫的關係。據這些非常可以尊敬的見證說，牧師因為知道自己就要死了，而且也知道羣衆的尊敬已把他放在聖人和天使們中間，所以故意要死在那墮落的婦人的懷抱中，借此對世人表示，即使最優秀的人類的正直，也是多麼的無足輕重。在爲了人類的精神上的利益而用盡了他一生的精力之後，他把他的死的方式也造成了一種譬喻，以便把這重大的、

可哀的教訓深印在欽佩他的人們的腦筋上；在無限純潔的神的心目中，我們大家都是罪孽深重的人。那是要告訴他們，我們中間的最聖潔的人，也不過在這一點上高出了他的同胞們：那就是能夠更明白地看到那俯視着的慈悲之神，而更澈底地擯斥那向上仰望的人的功績的幻影。我們雖不敢辯駁這麼重大的一種真理，但卻不能不把關於丁米司兌爾先生的故事的一種說法看作一個實例，可以表明一個人的朋友們——尤其是一個牧師的朋友們——有時候用以維護他的人格的那種頑強的忠信，雖然明亮得好像照在那猩紅文上的正午的太陽光似的證據已證實他是一個虛偽的、被罪惡玷污的、用泥土製成的人。

我們所依據的主要的根據，——一份古舊的原稿，那是根據着許多人的口述而寫成的，這些人有的是認識赫絲脫·普林的，有的曾從當時的目擊者那裏聽到過這故事，——完全證實着以上幾頁所記述的見解。這不幸的牧師的悲慘的經歷，使我們得到了許多深刻的教訓，現在我們只把這一句寫在下面：「你應該老老實實！你應該老老實實！開誠佈公地與世人相見，即使不讓他們看到你的最壞的特點，至少也該使他們看到一些能推想到你的最壞處的特點！」

差不多緊接着丁米司兌爾先生的死而發生的變化，最顯著的要算是那名叫羅澤爾·乞林渥斯的老人的狀貌和態度上所起的變化。他所有的氣力和精力，——他所有的生命力和智力，——似乎都立刻離開了他：他真正枯萎了起來，萎縮了下去，幾乎從人們的眼界中消失了，好像是一棵被拔起來晒在太陽中而逐漸枯萎的蔓草一樣。這個不幸的人會把追求和有系地執行復仇作為他的生活的唯一目的；等到得到了最完全的勝利和成功而這邪惡的目的不再有什麼東西來支持牠的時候，也就是世間已沒有什麼魔鬼的工作可以給他做的時候，——這不人道的人就只好到他的「主子」能夠替他找到很多的工作而付給他應得的工資的那裏去了。但是對於這些陰影似的人物，——如羅澤爾·乞林渥斯和他的同伴們——當他們還是我們附近的熟人時，我們是極願表示一點慈悲的。愛和憎恨，在根底上究竟是不是同一的東西：這是很值得考察和探討的一個題目。這兩者發展到極點的時候，都含有一種高度的親密和知心的知識；都使一個人不得不去向另一個人求得自己的情感上和精神生活上的糧食；而當那對象被撤去時，一個熱烈的愛人或一個同等熱烈的憎恨者都要感到絕望和淒涼。所以，哲學的地思考起來，這兩種熱情在本

質上似乎是一樣的，不過前者恰巧帶着天國的光輝，後者恰巧帶着昏暗的、慘澹的紅光吧了。在精神上的世界中，這老醫生和那牧師——雖然他們本來是彼此的犧牲——也許已不知不覺地發見，他們在塵世上所抱的那種憎恨和反感，已化成了黃金般的愛情了。

丟開這些議論不談，我們還有一件正事要報告讀者。在不到一年內，老羅澤爾·乞林渥斯就死了；他臨死時立了一張遺囑，請貝林罕州長和威爾遜牧師做執行人，把他在此地和英國的一份很不小的財產，完全遺贈給赫絲脫·普林的女兒小珠兒。

因此，珠兒——那鬼孩兒，——那惡魔的子女，有些人直到此刻還在堅持她是這麼一個東西，——就變成了當時的「新大陸」上的最富有的女繼承人。這境遇大概使公衆對她的評價起了很大的變化；如果母女倆繼續留在這兒，那麼，當小珠兒達到了可以結婚的年齡的時候，她也許會把她那野性的血液跟那些清教徒中間的最虔敬的血統混在一起的。但是在那老醫生死後不久，那佩猩紅文的婦人就不見了，小珠兒也同時不見了。在好多年之間，雖然時時有一些含糊的消息飄過海來，——好像被拋到海灘上來的一片無定形的漂流的木片似的，上面記着一個姓名的第一

個字母——可是關於她們的確鑿無疑的訊息卻一點也沒有得到。猩紅文的故事逐漸變成了一種傳說。可是牠的魔力依然很強，使人們非常害怕那不幸的牧師死在那裏的刑臺，以及赫絲脫·普林曾經住過的那所海濱小屋。有一天午後，幾個兒童正在這小屋附近遊戲，忽然看見一個穿灰色衣服的高大的婦人走到牠的門口去。在這許多年間，牠一次也沒有被打開過；但不知道是她開了門上的鎖呢，還是那些朽木爛鐵被她的手推開了，或是好像影子似的從這些障礙之間溜了進去——總之，她是走了進去。

她在門檻上站住了，——身體旋轉了一些來，——也許因為她一想到在經歷了這麼多的變化以後，這麼獨自一人地走進這從前度過這麼緊張的一種生活的家裏去，就覺得悽苦悲涼得不能忍受了。但是她只在那兒躊躇了一瞬間，雖然已長久得足以使人看到她胸前的猩紅文了。

這樣，赫絲脫·普林是回來了，又戴上了她那拋棄了很久的恥辱！可是小珠兒到哪裏去了呢？如果依然活着，現在一定正在新鮮旺盛的少婦期中。沒有一個人知道，——永遠沒有一個人能得到十分確定的消息，——究竟那鬼孩兒已這麼早就鑽進了一個處女墳裏去呢，還是她那放蕩的、

艷麗的天性已被緩和了，馴伏了，而能夠去享受一個婦人的溫和的幸福了？但是，從赫絲脫的此後的生活，卻可以看到許多形跡，表示這猩紅文遁世者乃是住在遠方的另一個人的愛和關心的對象。印着世家的紋章的信時有寄來，雖然那些紋章是英國的宗譜裏所沒有的。在那所小屋裏，有許多赫絲脫永遠不願使用的奢侈品和舒適的用品，這些物品是只有富裕的人纔買得起，只有愛她的人纔會替她想到的。此外還有許多小東西，小小的裝飾品，和表示不住地記憶着的美麗的紀念品，這些一定是愛心衝動時用靈巧的手指製成的。有一次，人們還看到赫絲脫在刺繡一件非常富麗堂皇的嬰兒衣裳：如果有一個嬰兒穿着這樣的衣服出現在我們的素色的社會中，那一定要引起公衆的喧吵的。

總之，當時的閒談者都相信，——在一世紀後調查過這件事的普檢量官也相信，——還有一個最近繼承他的職務的人深深地相信，——珠兒不但活着，而且已結了婚，很幸福，時常紀念着她的母親，很希望能把這位悲哀的、寂寞的母親迎接到她的家庭中去。

可是對於赫絲脫·普林，此地，在新英倫，卻比在珠兒住家的那個異鄉具有着一種更真實的

生活。她曾在此地犯罪；她曾在此地受苦；她還要在此地懺悔。所以，她回來了，而且重新戴上了——出於她自己的志願，因為即使是那個鐵石心腸的時代的最嚴酷的知事也不會來強迫她這麼做了，——重新戴上了那我們已講了這麼陰慘的一個故事的符號。自此以後，牠永遠沒有離開過她的胸前。可是，跟着那些組成赫絲脫的生涯的辛苦的、關切的、獻身的歲月的推移，這猩紅文已不是一個引起世人的輕蔑和嘲笑的烙印，而已變成了一種應該悲傷、應該敬畏、而且應該尊敬的事物的表象了。因為赫絲脫·普林並不抱着什麼自私自利的目的，絕沒有爲了自己的利益或享樂而生活，所以人們都把他們的憂愁和疑難的事帶到她這裏來，請求她的指教，因為他們知道她是經歷過極大的憂患的。尤其是婦人們，——在遭遇着受傷的、白費的、被辜負的、誤用的、或妄用的、罪惡的熱情的層見疊出的患難時，——或因為沒有人瞧得起自己，來追求自己，而負着淒涼的、不甘心的重荷，——她們都來到赫絲脫的小屋裏，問她爲什麼她們是這麼不幸，而且有什麼補救方法！赫絲脫總是竭力安慰她們，忠告她們。她又鄭重地告訴她們，她堅定地相信，到了一個更光明的時期，當世人已經成熟的時候，也就是「天國」來到的時候，就會有一種新的真理宣示出來，把男人和

女人間的全部關係建立在一個更穩固的共同幸福的基礎上。在早年，赫絲脫曾經妄想過，也許她自己就是這注定的女先知；但不久就明白，無論關於什麼神聖的、神祕的真理的使命，決不會付托給一個被罪惡玷污的、給恥辱壓得擡不起頭的、或終身負荷着一種悲痛的女人的。將來宣示這真理的天使和使徒，固然一定是一位女人，但她一定是很高尚、很純潔、很美麗的；而且是很賢慧的，——並非由於陰暗的愁苦，而且藉着歡樂的微妙媒介；她將用實現這樣的一個目的的最真實的生活實驗來表示出來，神聖的愛情能使我們多麼幸福！

赫絲脫·普林這麼說了以後，就垂下她那雙悲哀的眼睛去望着那猩紅文。這樣過了好多年好多年之後，在後來建築王家禮拜堂的地方旁邊的墳場中，在一個下陷的老坟附近，掘了一個新坟。牠是跟那下陷的老坟很相近的，可是中間夾着一些空地，彷彿這兩個長眠者的遺骸也沒有權利混在一起似的。可是兩個坟墓卻合用着一塊墓碑。四周圍的紀念碑上，都刻着世家的紋章，在這塊簡單的石版上，——如好奇的查考者現在依然可以看到而莫明其妙的，——卻呈現着一個刻上去的盾形的東西。這上面刻着一種紋章，其中所隱含的字句很可以作為我們現已講完的傳說

的標語和簡短的說明；這傳說是這麼陰沉的，而且只點綴着比影子更幽暗的一點永遠不滅的紅光：——

「黑地之上，猩紅的A字。」

